



搏斗

素材提供：阡陌

修图制作：草木皆兵

本书仅限连友交流欣赏之用，请

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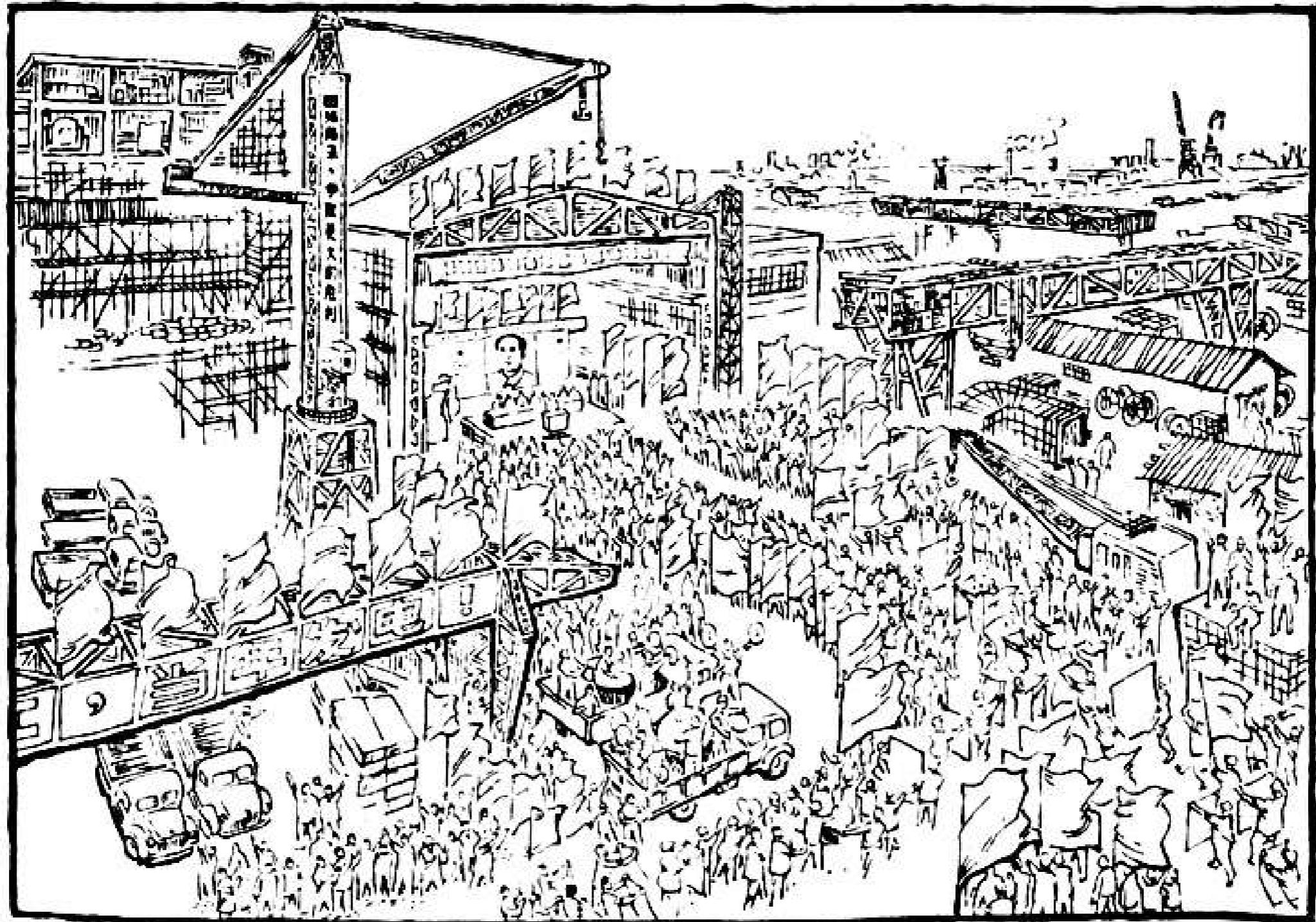
搏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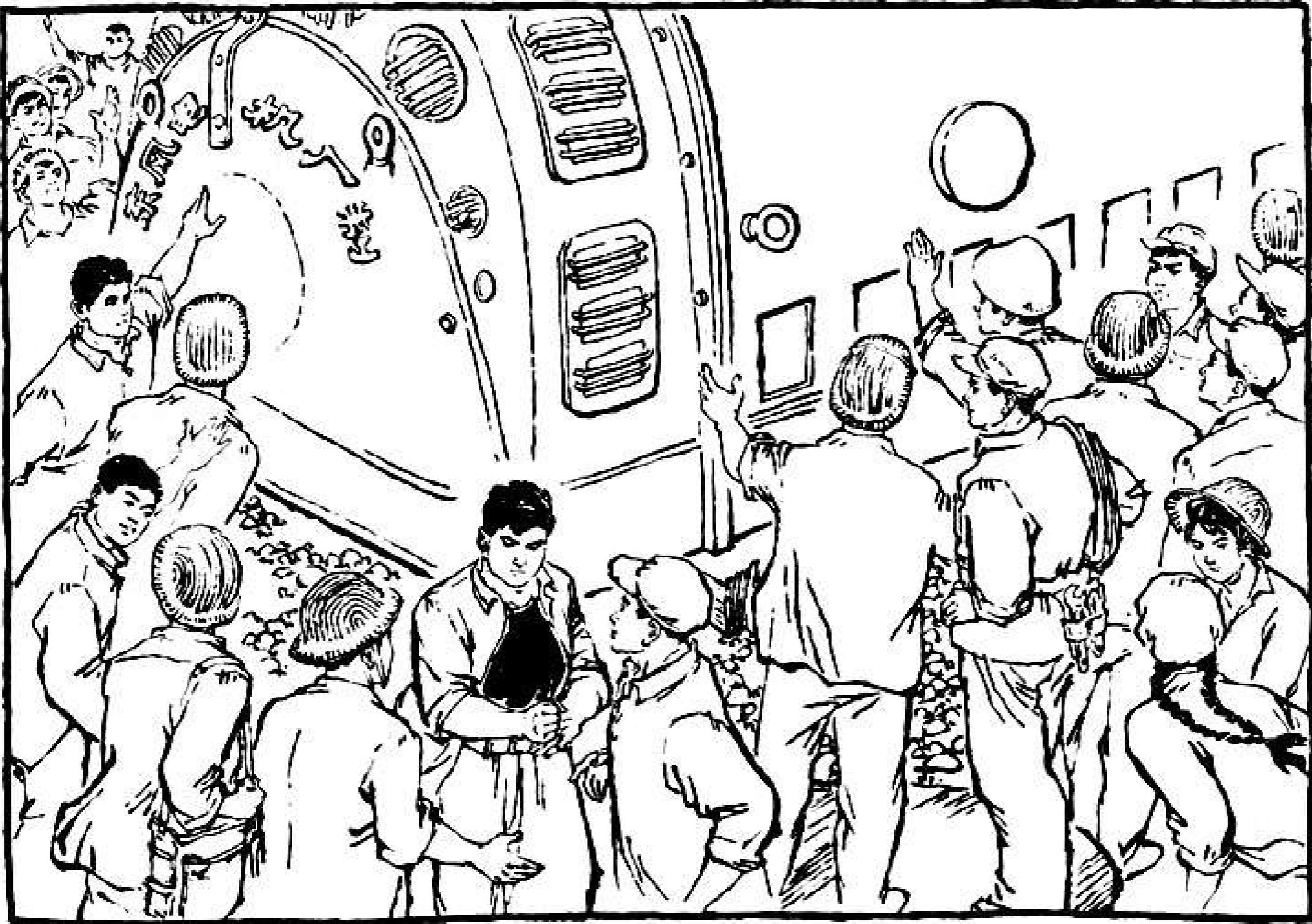
编文 郁俊英 沈金祥  
绘画 华东电业管理局  
《搏斗》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

**【内容提要】** 七十年代的黄浦江畔，正在建设又一座大型发电站，在这个过程中，施工员徐鹏利用职权，篡改图纸，企图造成破坏事故。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新干部高永海，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识破了敌人的种种伎俩，引蛇出洞，最后揪出了隐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工程胜利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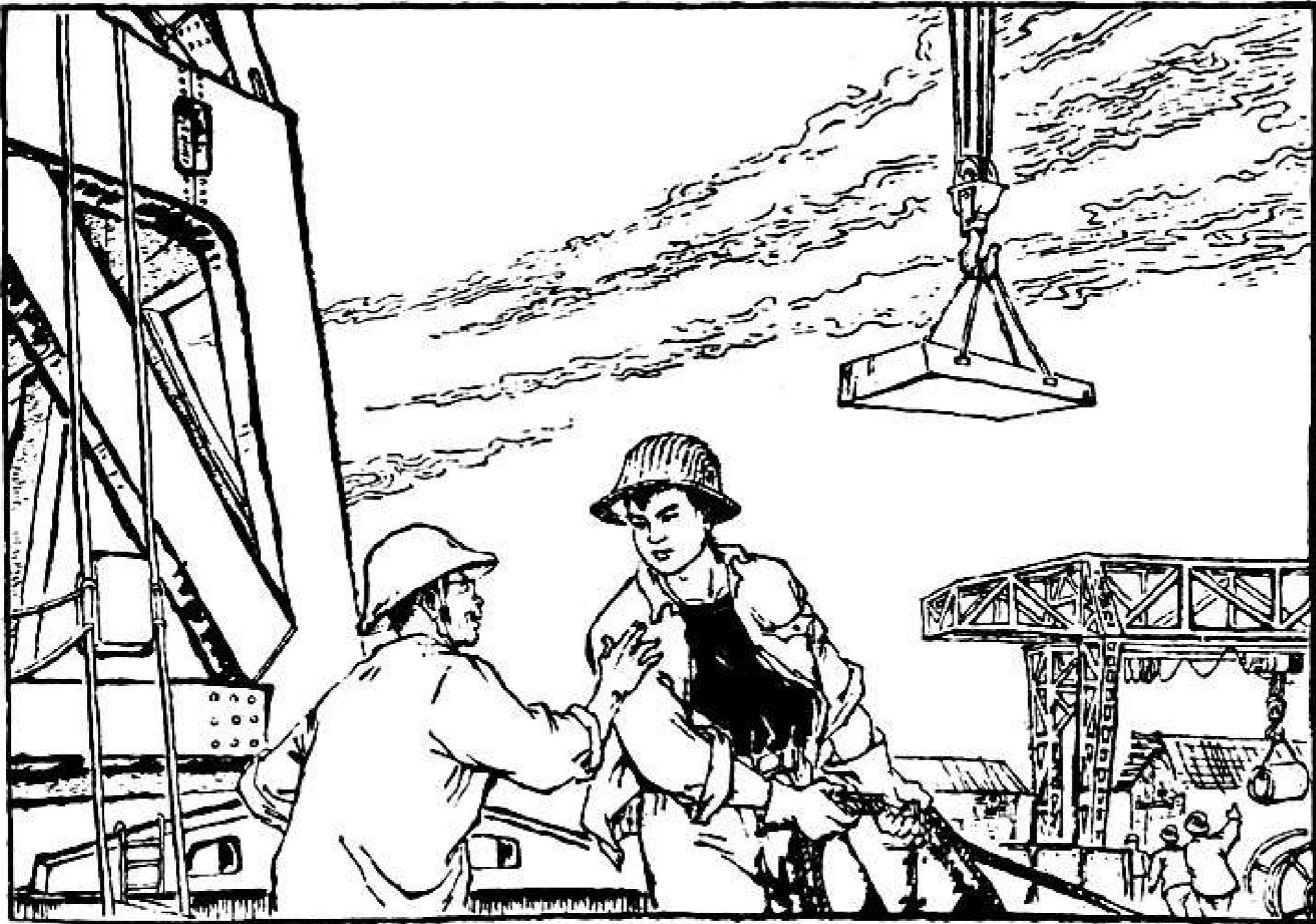
(1)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黄浦江畔正在新建又一座大型发电站。在批林整风运动推动下，工人阶级发出豪迈誓言，争取做到“当年设计、当年制造、当年施工、当年发电”。工地上，万众一条心，苦战大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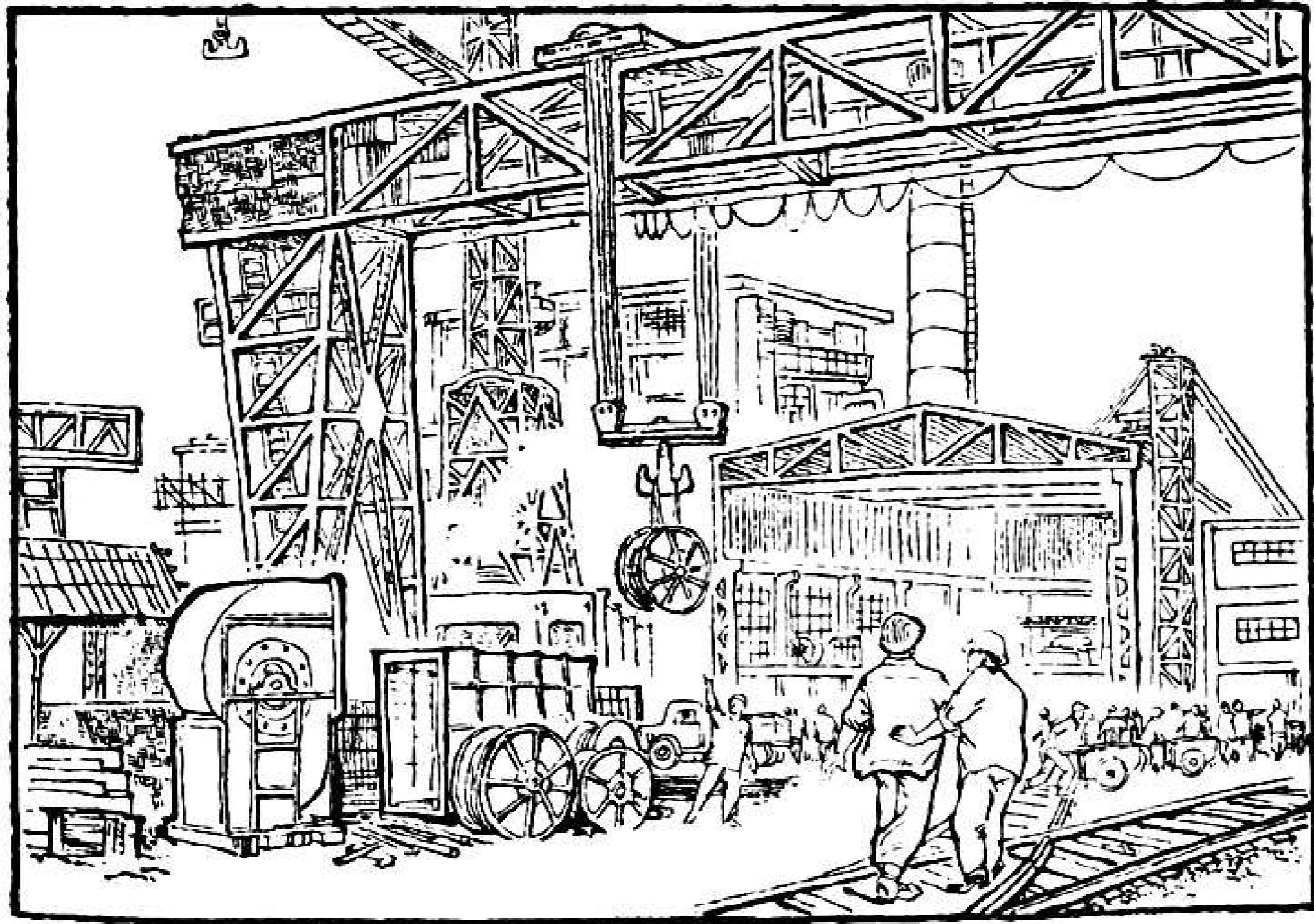
(2) 九月中旬，工程提前三个月进入安装阶段，象座小山似的发电机已运进厂房。在这个节骨眼上，起吊电机的百吨行车，因为制造厂在突击一批援外产品，不能提前交货。消息传开，全工地都为之着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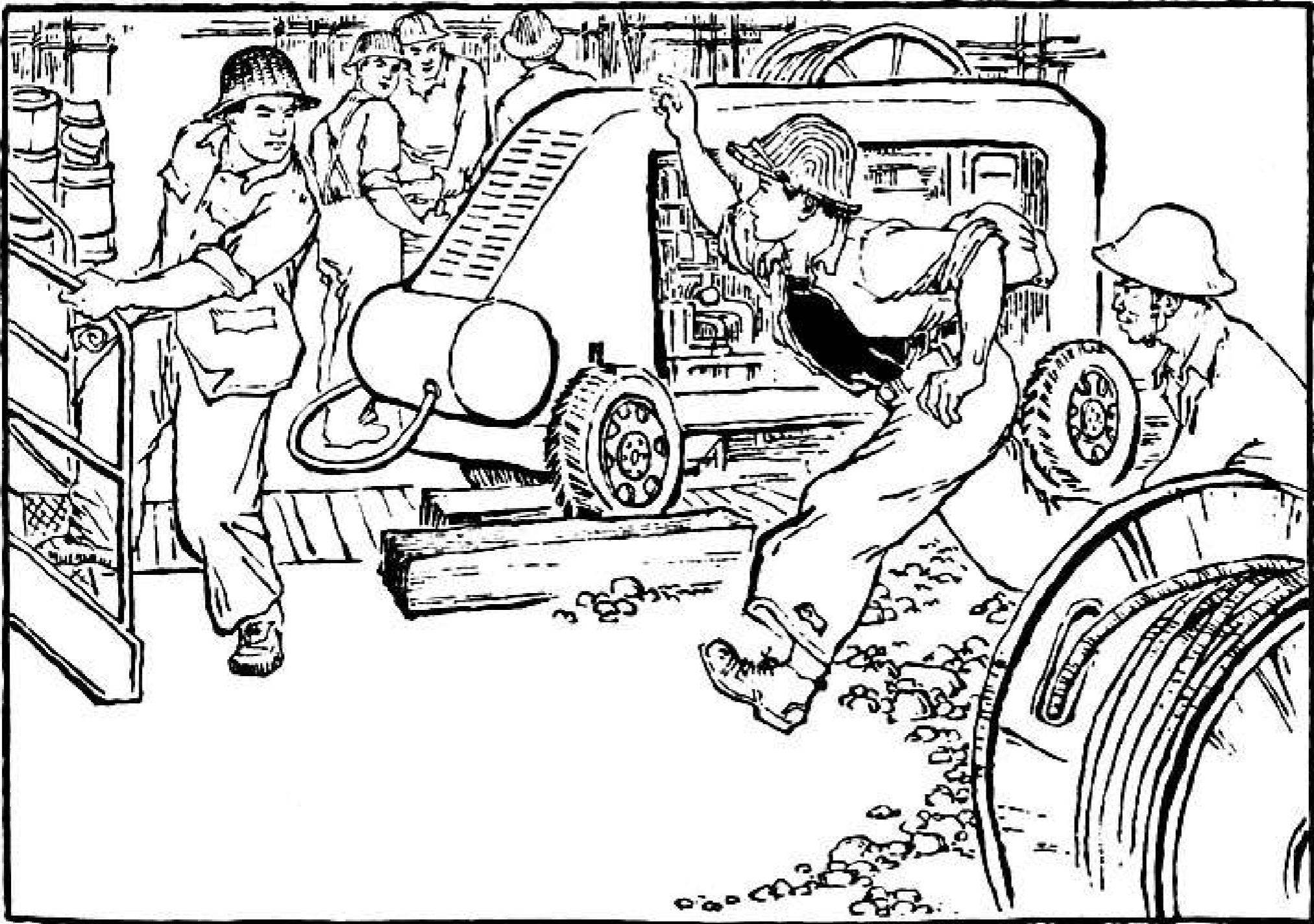
(3) 起重一队青年张启刚，在食堂门口贴出大字报，大胆提出：拆迁电站老厂一台六十吨行车，起吊百吨电机。看的人很多，有的支持，有的怀疑，也有人反对……



(4) 隔天下午，施工员徐鹏在工地上找到张启刚，一见面就说：“小张到底是年青敢闯啊！这个建议提得好。过去在山东工地，就用三十吨行车吊过一台五十八吨发电机。这回是六十吨吊一百吨，保险没问题！”



(5) 小张却说：“总指挥不同意，再提也是白搭。”徐鹏一把拉住他：“走！我帮你去说说。”两人匆匆向主厂房走去。



(6) 工程总指挥刘大明正在主厂房里，他见小张又来了，不耐烦地说：“启刚，你那个冒险的建议，就是磨破嘴皮子，我也不回同意。”徐鹏帮着说：“老刘，我看小张的建议能行，这个新生事物我们应该大力支持。”



(7) 刘大明对徐鹏说：“你甭用帽子来压我。我们电站是全市重点工程，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六个月，要是在最后一关出了问题，我怎么向党和人民交代？”张启刚拍着胸膛说：“出了问题我负责。”刘大明还是不同意。



(8) 张启刚火了：“你压制新生事物，我要贴大字报轰你！”这时，刘大明发现新提拔的安装大队长、党总支副书记高永海和起重一队队长杨师傅分手后，大步流星向主厂房走来，就说：“好了，你们大队长来了，听听他的意见吧。”



(9) 高永海没有立即表态。他支持张启刚的建议，但又觉得还有不少技术问题要解决，就转向张启刚说：“启刚，我想再听听你提出这个建议的依据。”张启刚就把在山东工地用三十吨行车起吊五十八吨电机的事说了。



(10) 一旁的徐鹏接过话头说：“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能打破框框以小吊大，现在可不能再有框框啦！我相信高师傅一定会大力支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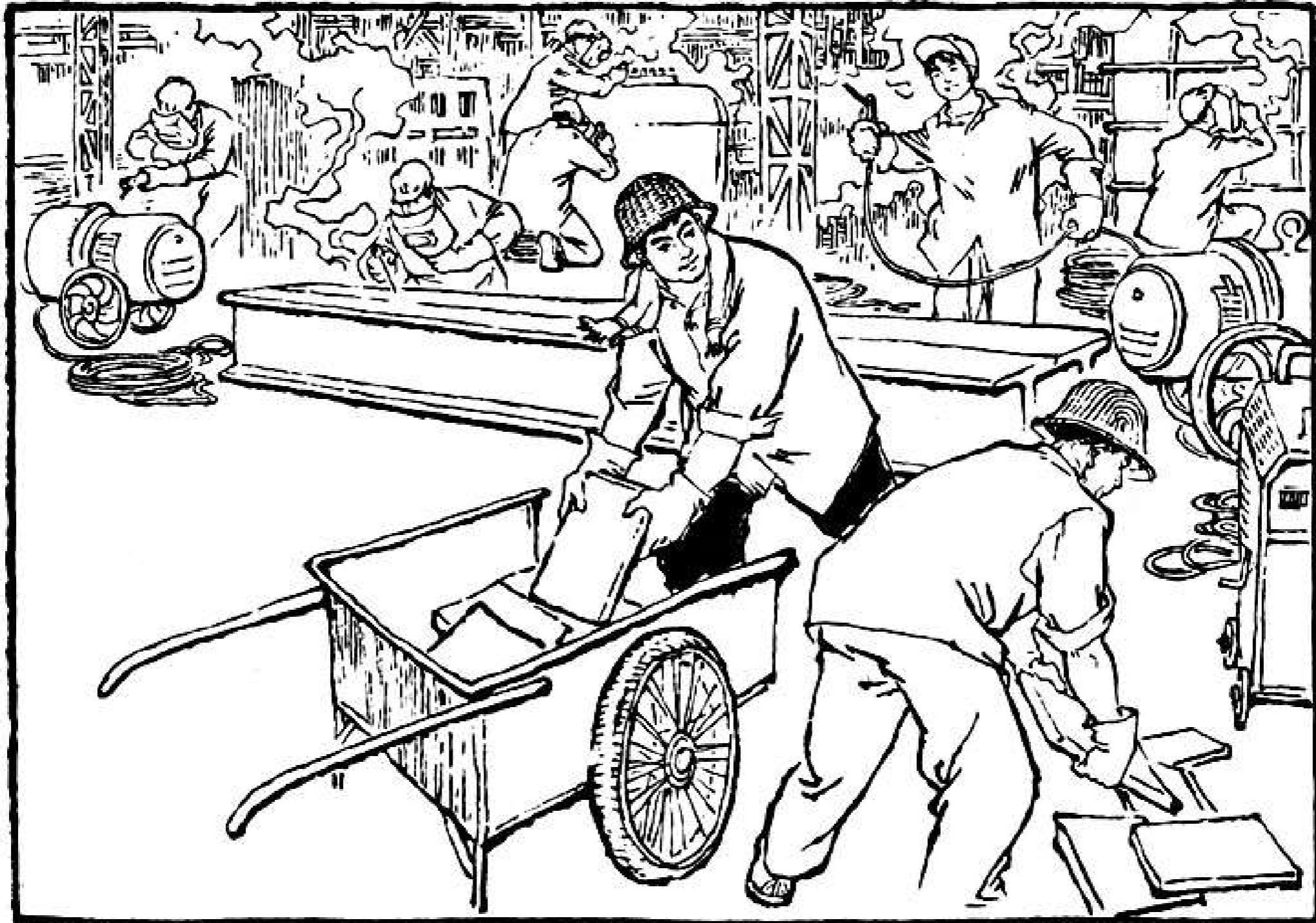
(11) 高永海觉得徐鹏讲话味道不对，就提出说：“那时是把发电机放在行车一头吊，分量吃在柱脚上。现在百吨电机装在厂房中心，非得在中间吊上去。你看不出情况变化了吗？”徐鹏听了心里一楞，假装咳嗽，不作回答。



(12) 高永海这时从袋里摸出一张纸，对大家说：“刚才和杨师傅到行车上去看过，老行车必须加装一根铁扁担。我这里画了张草图，一百吨分量，通过铁扁担分到行车两头，这叫一副重担两人挑，两只肩头轻飘飘。看行不行？”



(13) 张启刚一看挺高兴，刘大明仍然犹疑不决。高永海又建议先改装工地现有的一台三十吨行车，搞个起吊六十吨的试验，取得经验后再改装大的。刘大明这才不得不同意，但说：“不过有话在先，试验不准出任何事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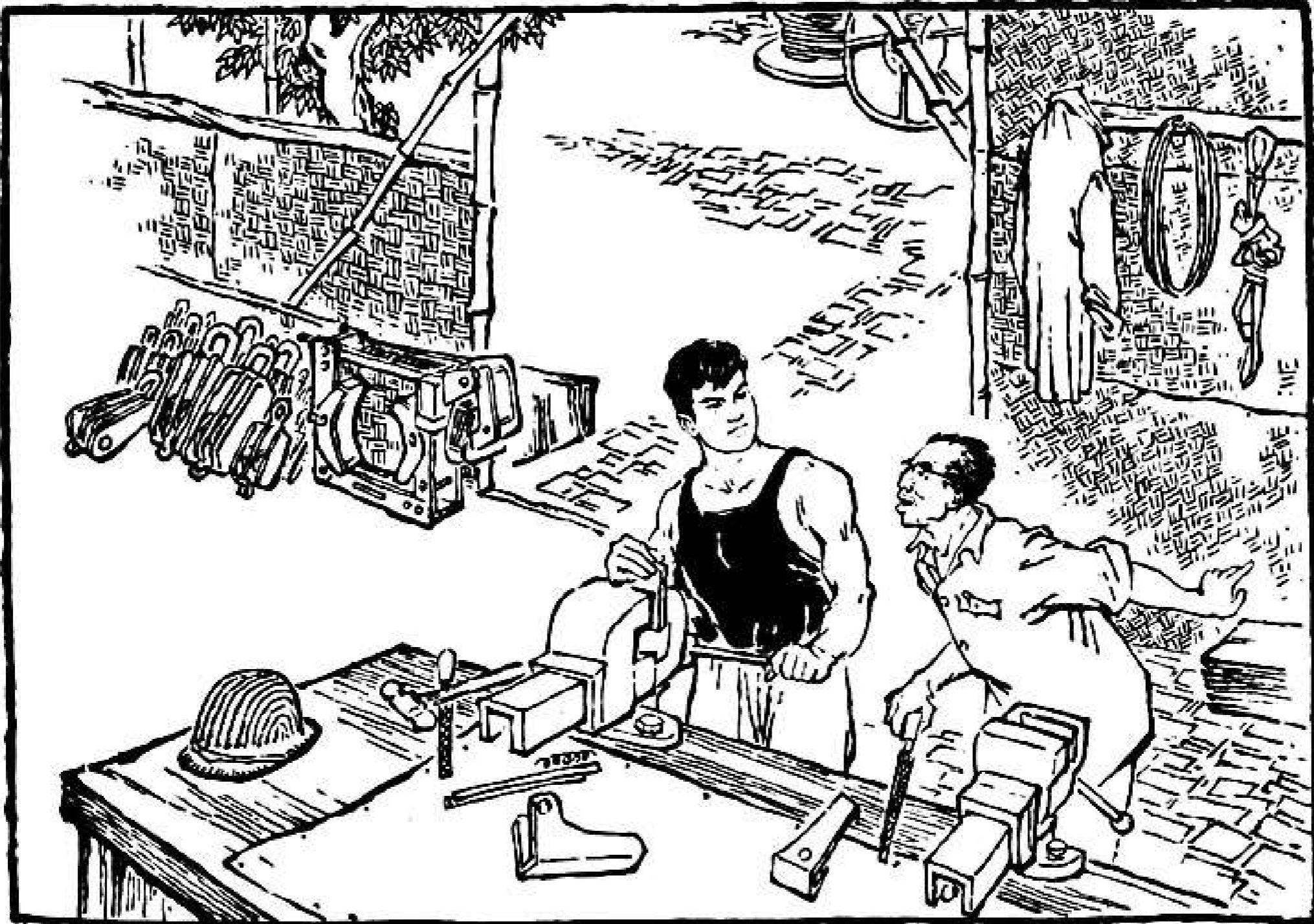
(14) 改装试验开始了，高永海亲自参加战斗，和几个师傅到仓库领料，到车间加工，集中力量制造一根铁扁担，这是改装行车的关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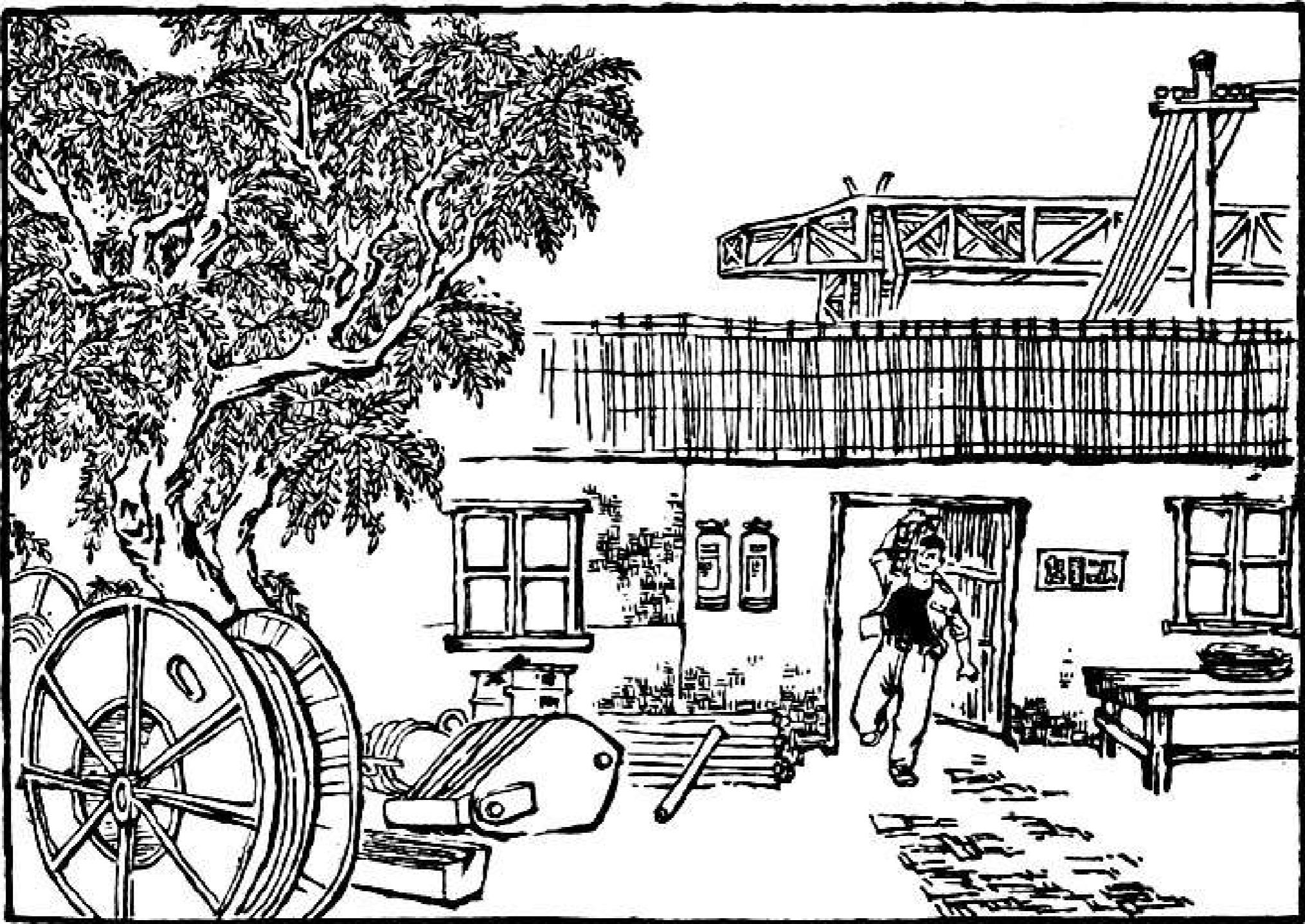
(15) 施工员徐鹏也冒着火辣辣的太阳参加劳动。他和张启刚一起检查、修理几只电动刹车。忙了一整天，只整修好了一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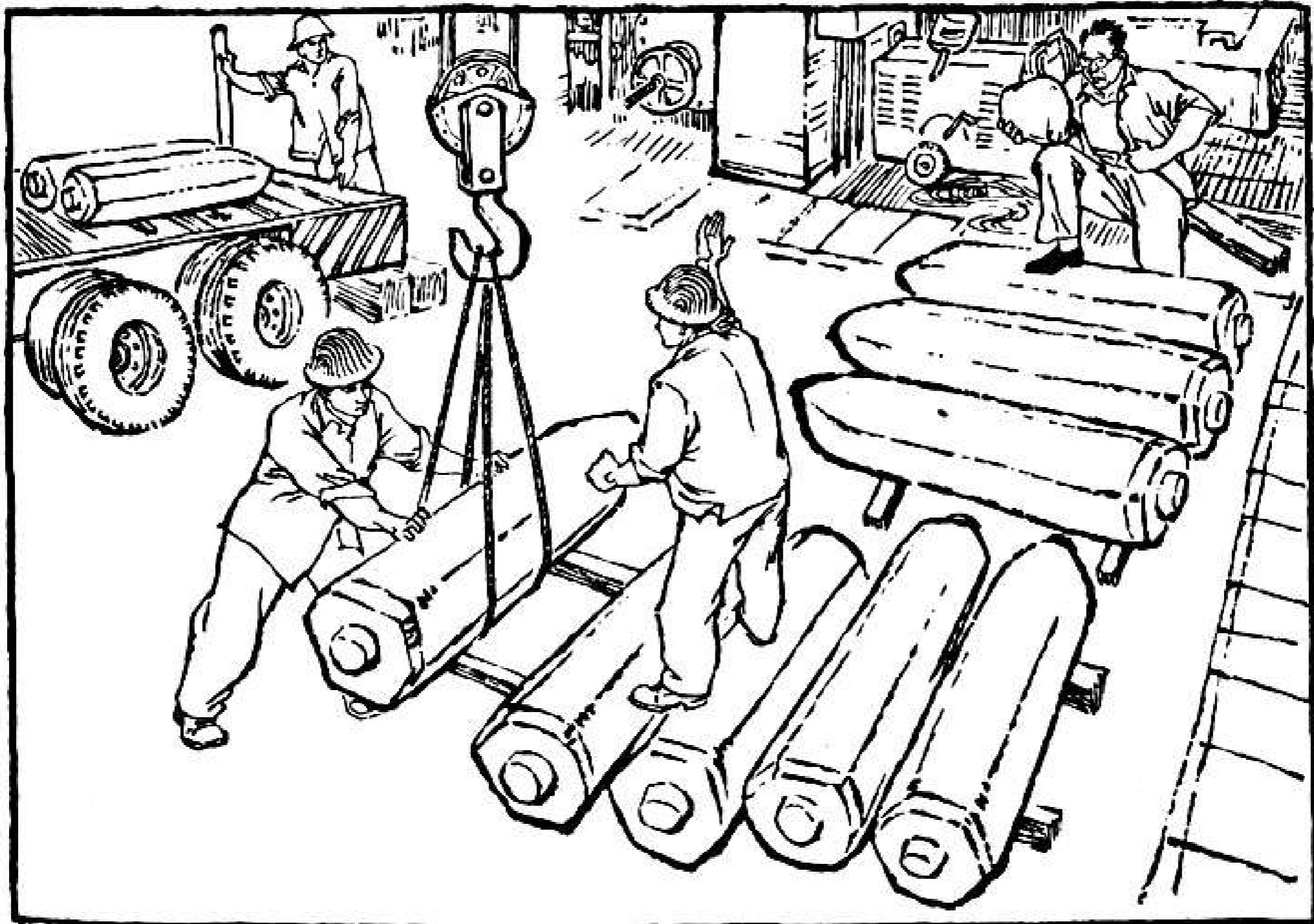
(16) 这天下班时，徐鹏路过起重二队工棚间，听到里面有哗哗的流水声。进去一看，原来是一根自来水管破了，流得满地是水，有人正把器材往外搬运。他见水中有一只崭新的电动刹车，心里一动，和一个工人打了声招呼就走。



(17) 第二天，徐鹏和张启刚继续修理刹车，速度更慢，徐鹏说：“这要修到哪一天啊！”张启刚也说最好能换只新的，可仓库里没有。徐鹏就说：“仓库里没有，你到二队去看过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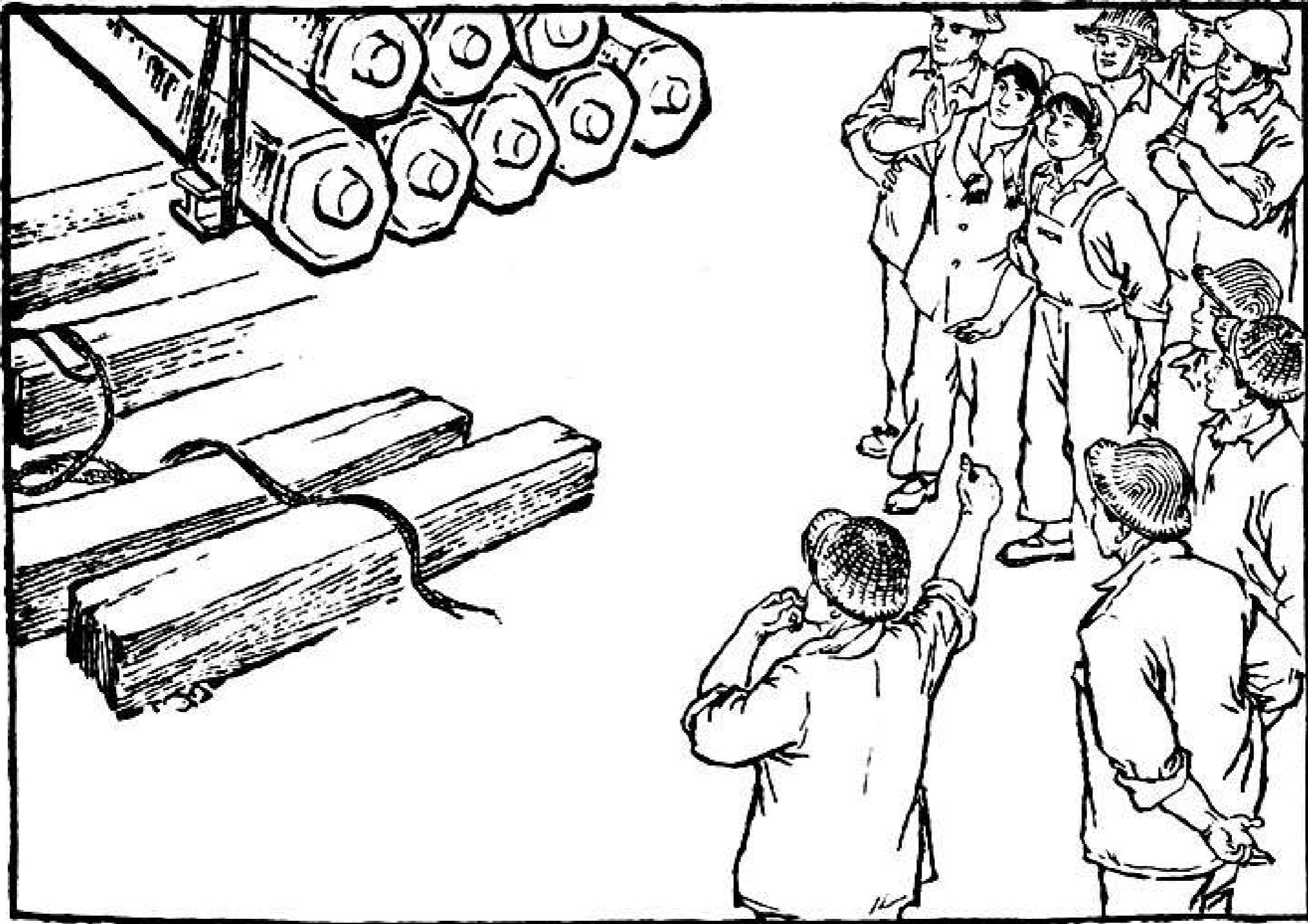
(18) 一句话提醒了张启刚，他撒腿跑到二队。二队人都出去工作了，昨天抢出来的东西都放在台上。张启刚一看，正好有一只新刹车，嗨！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他留了张纸条，扛起就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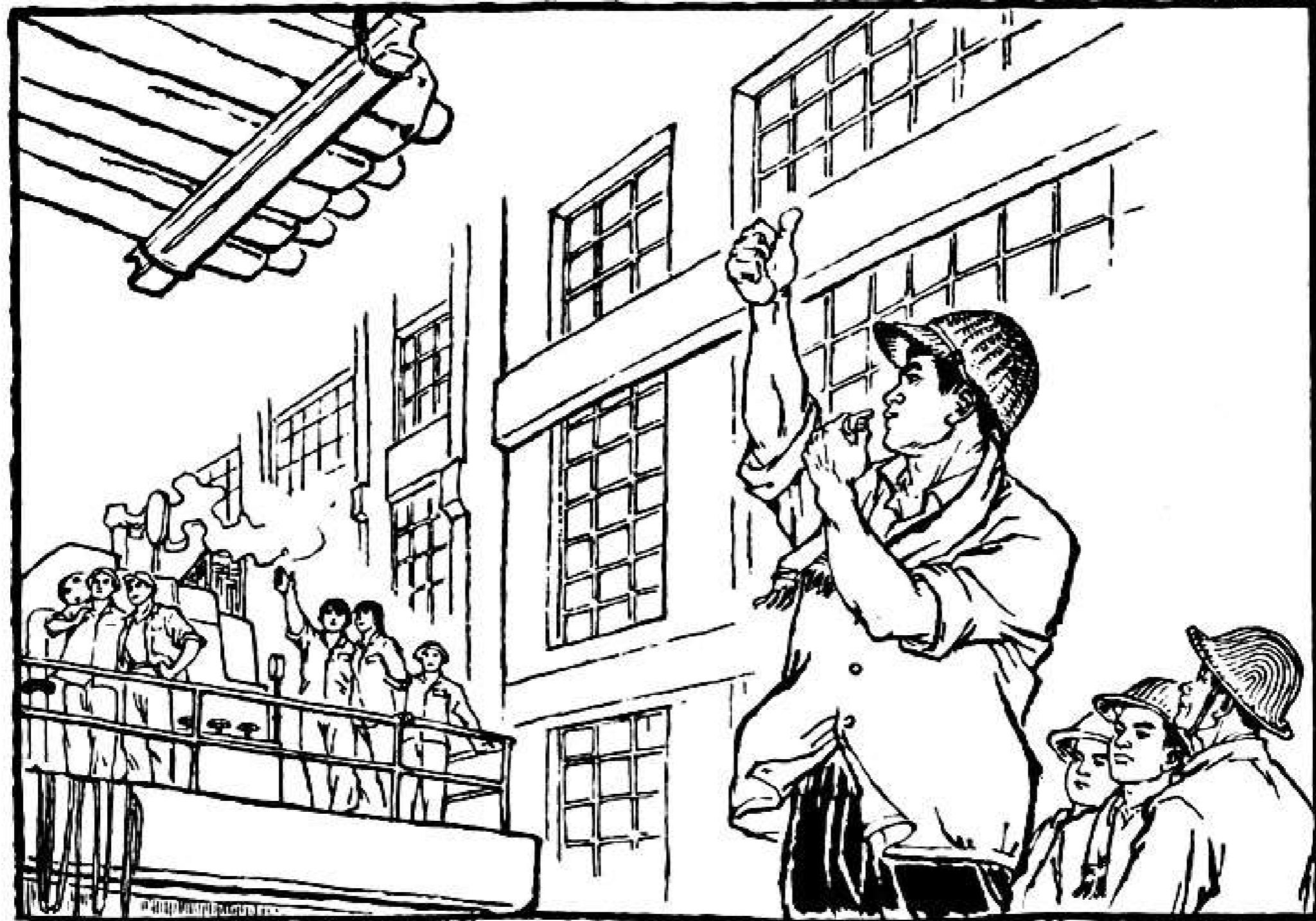
(19) 四天后，三十吨行车全部改装完毕，忙得满头大汗的徐鹏，自告奋勇地带了人到隔壁炼钢厂去运来了试验用的六十吨钢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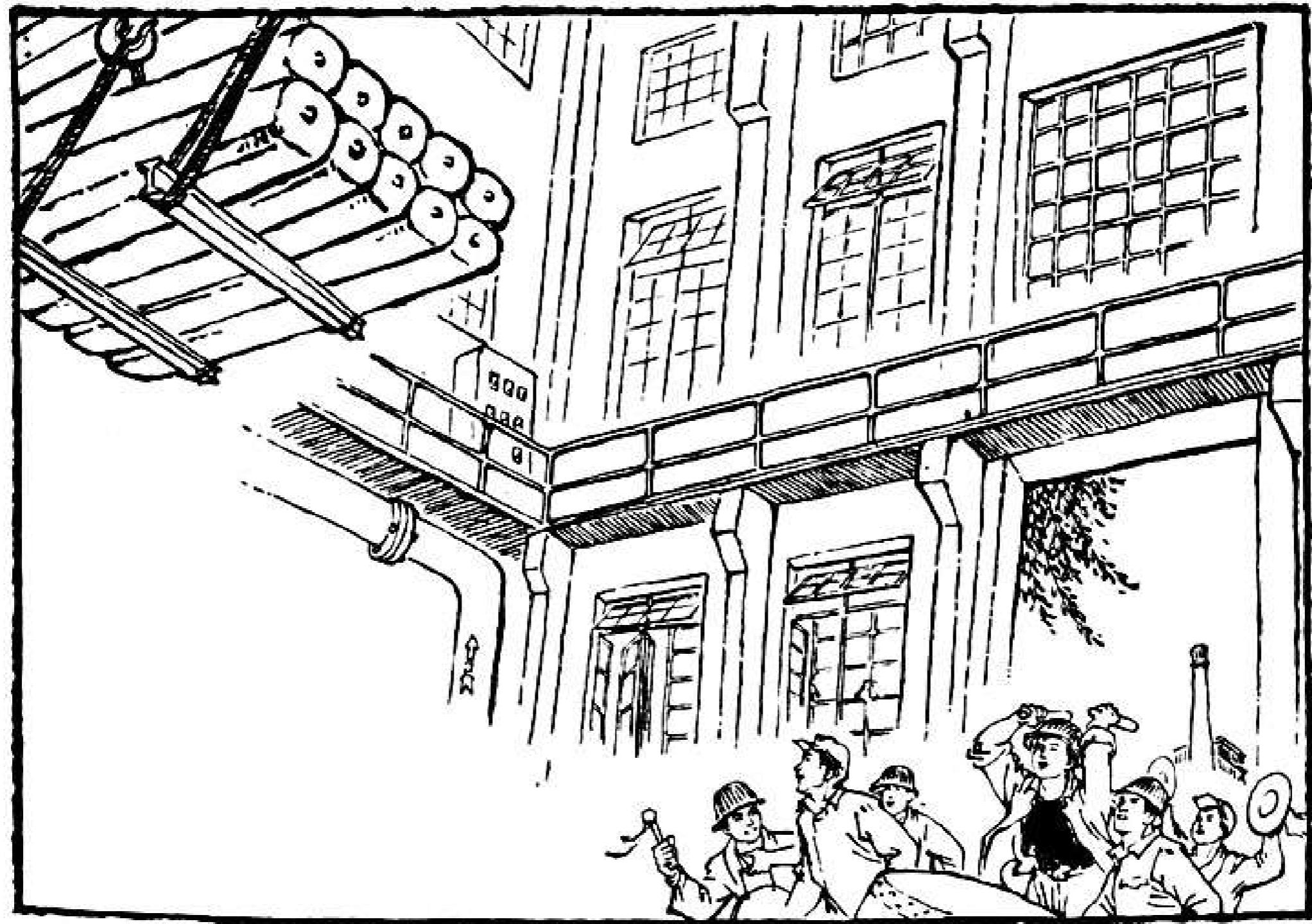
(20) 试验这天，总指挥刘大明很重视，虽然他事情很多，还是特地跟着高永海来到现场。高永海和杨师傅上行车作了最后一次检查，决定按计划进行，开始试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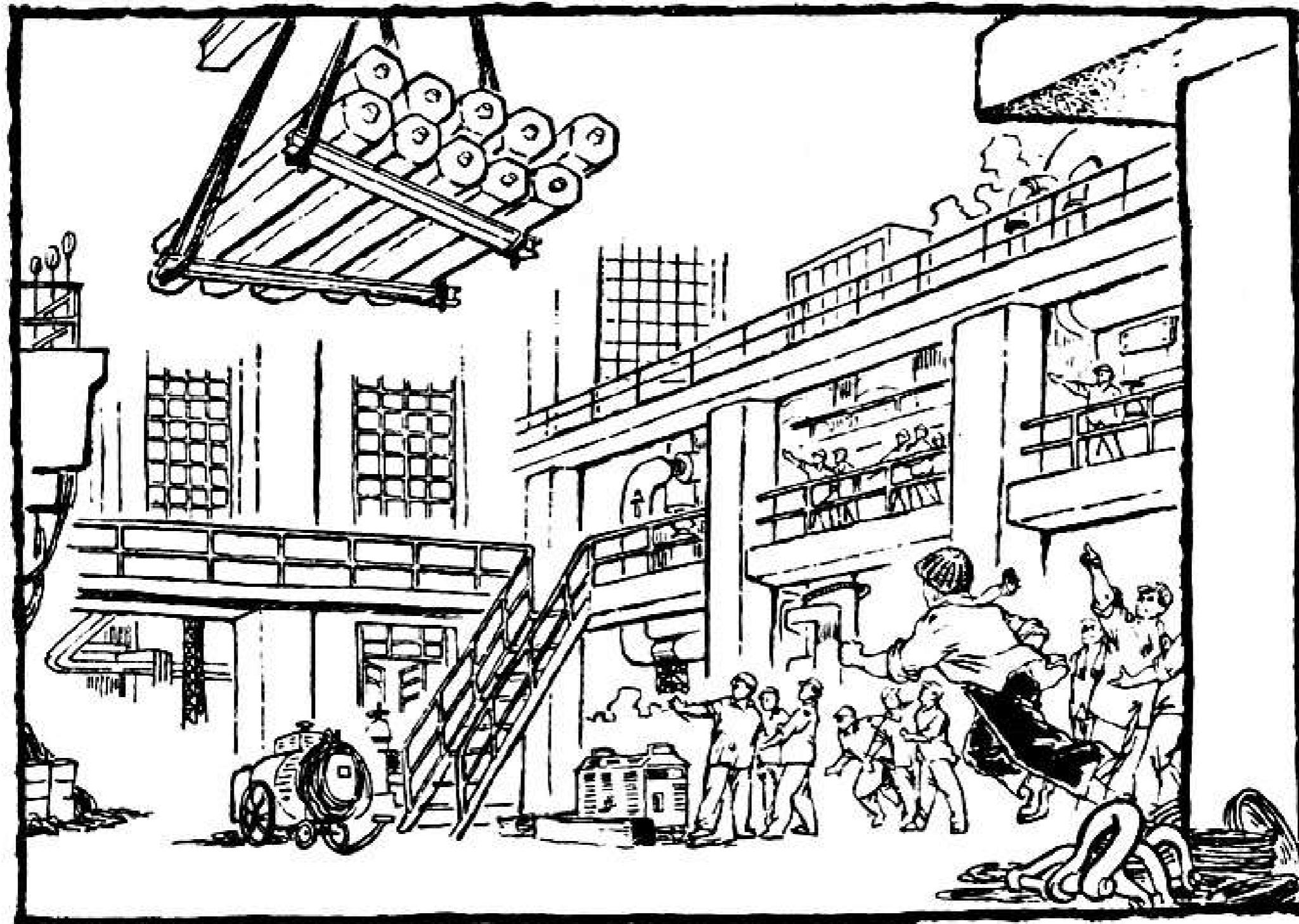
(21) 随着一声清脆的哨音，六十吨钢锭被轻轻抓了起来，停顿在高空后，高永海又上行车用仪器测量大梁沉降情况。测量结果，没有发生任何弯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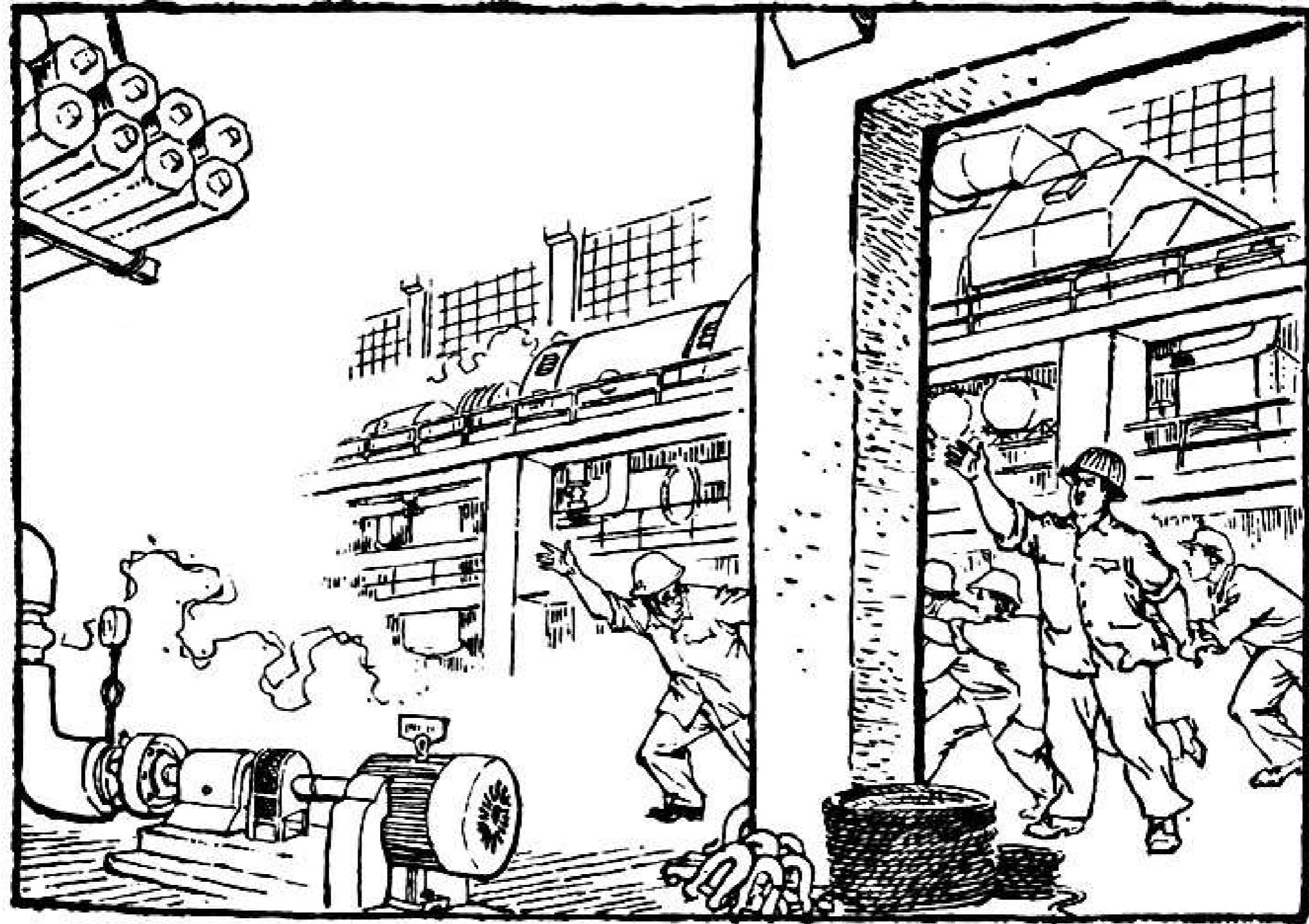
(22) 接着，高永海又让行车抓着钢锭作了几次大幅度的来回跑动，在“嚟嚟——”的指挥哨音中，行车“轰隆隆，轰隆隆”从前到后，从左到右，十分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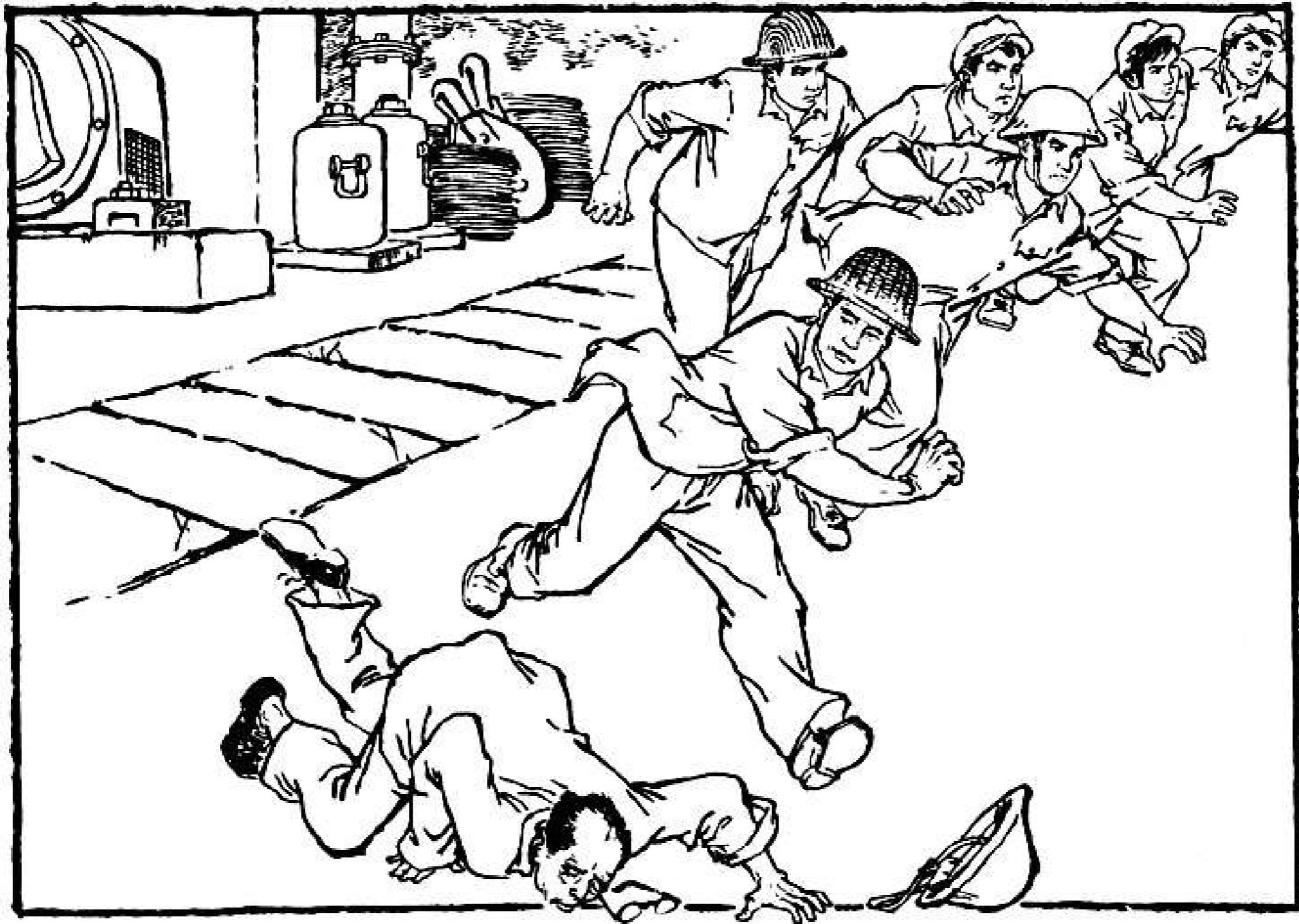
(23) “胜利啦！试验成功啦！”钢锭还没放下，不知谁拿来了一套锣鼓，“咚咚锵！咚咚锵！”地敲了起来，张启刚甩着两只手臂，敲得最起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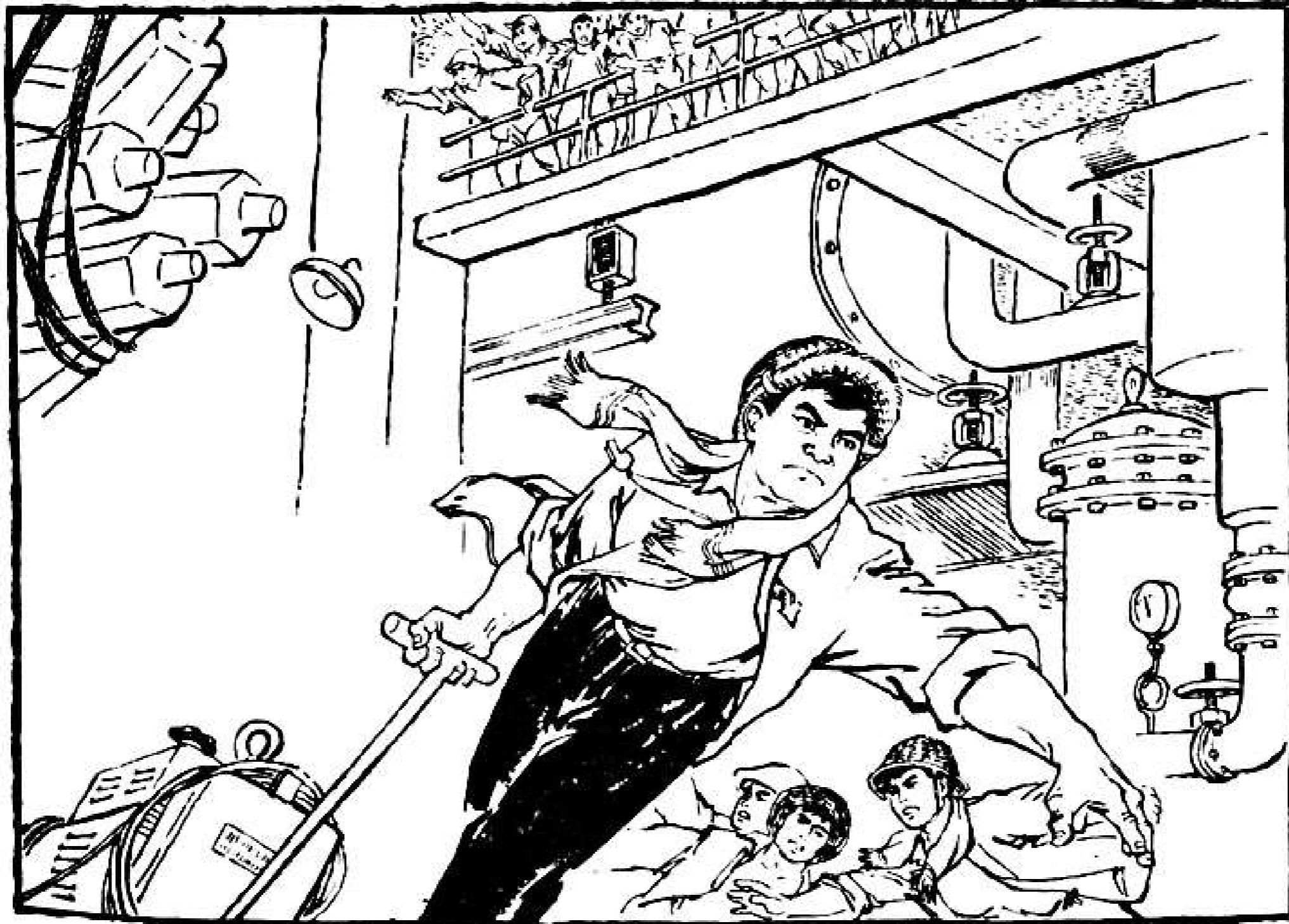
(24) 突然，有人惊呼：“行车上冒烟了！”话音刚落，一根钢丝绳哗啦啦从行车上往下直掉，偏偏钢锭下面放着一台电焊机，眼看就要被砸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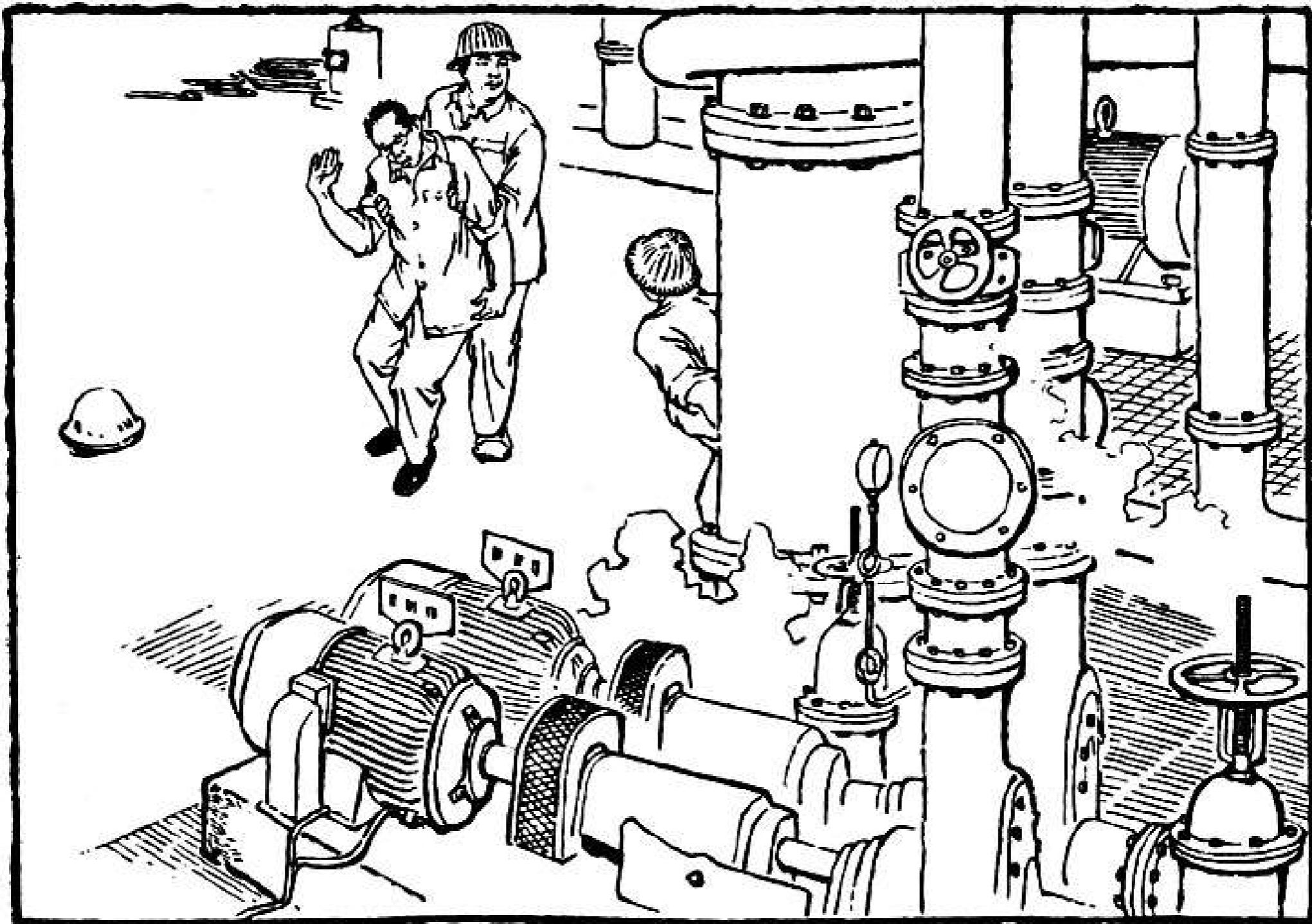
(25)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徐鹏高喊着：“快抢救！”直往钢锭下窜。正在观看的刘大明赶紧高喊：“危险！”可是徐鹏已经冲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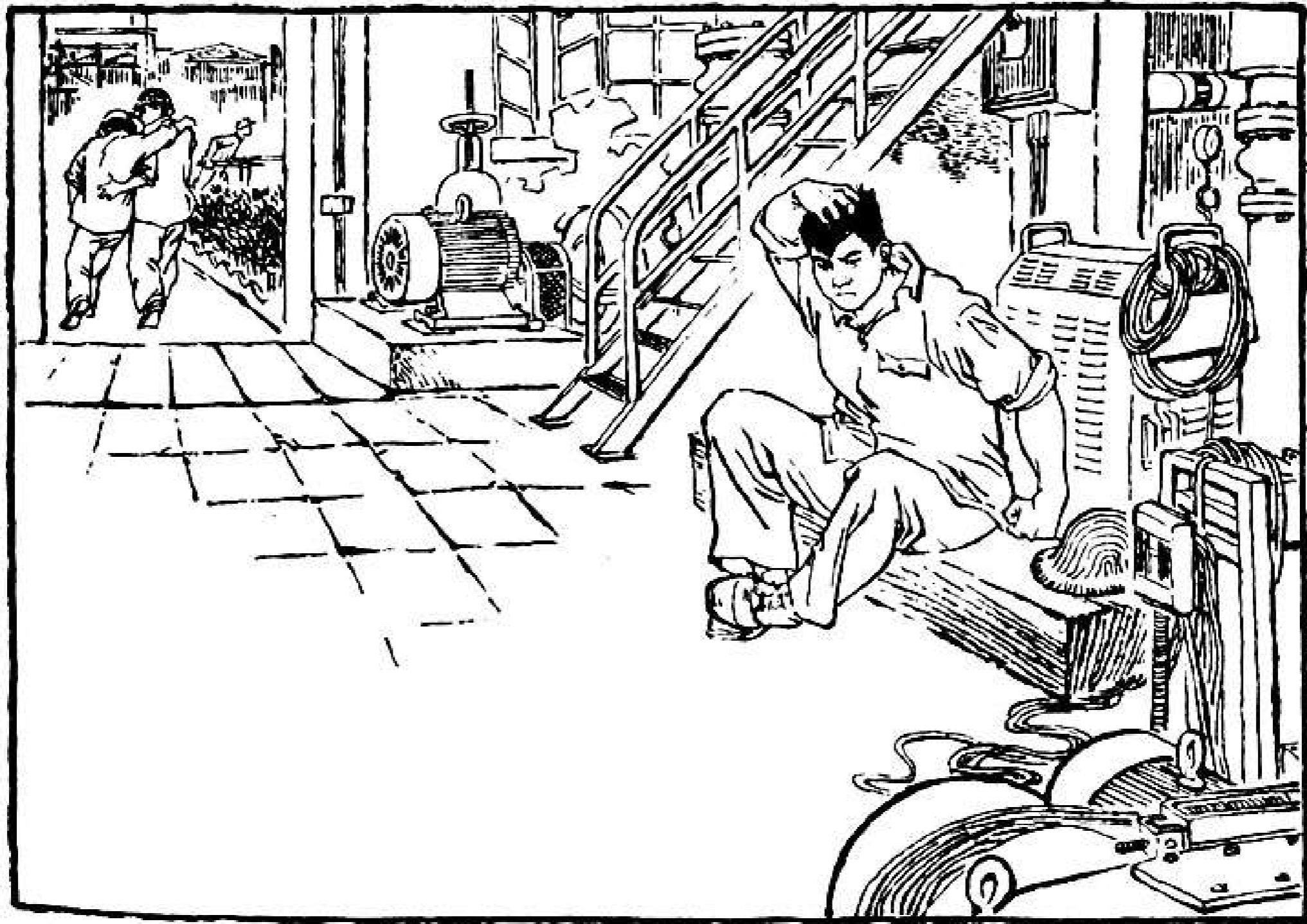
( 26 ) 徐鹏刚奔几步，忽然身体一晃，跌了个嘴啃泥，脸上擦去一块皮，流着鲜血。刘大明赶快把他扶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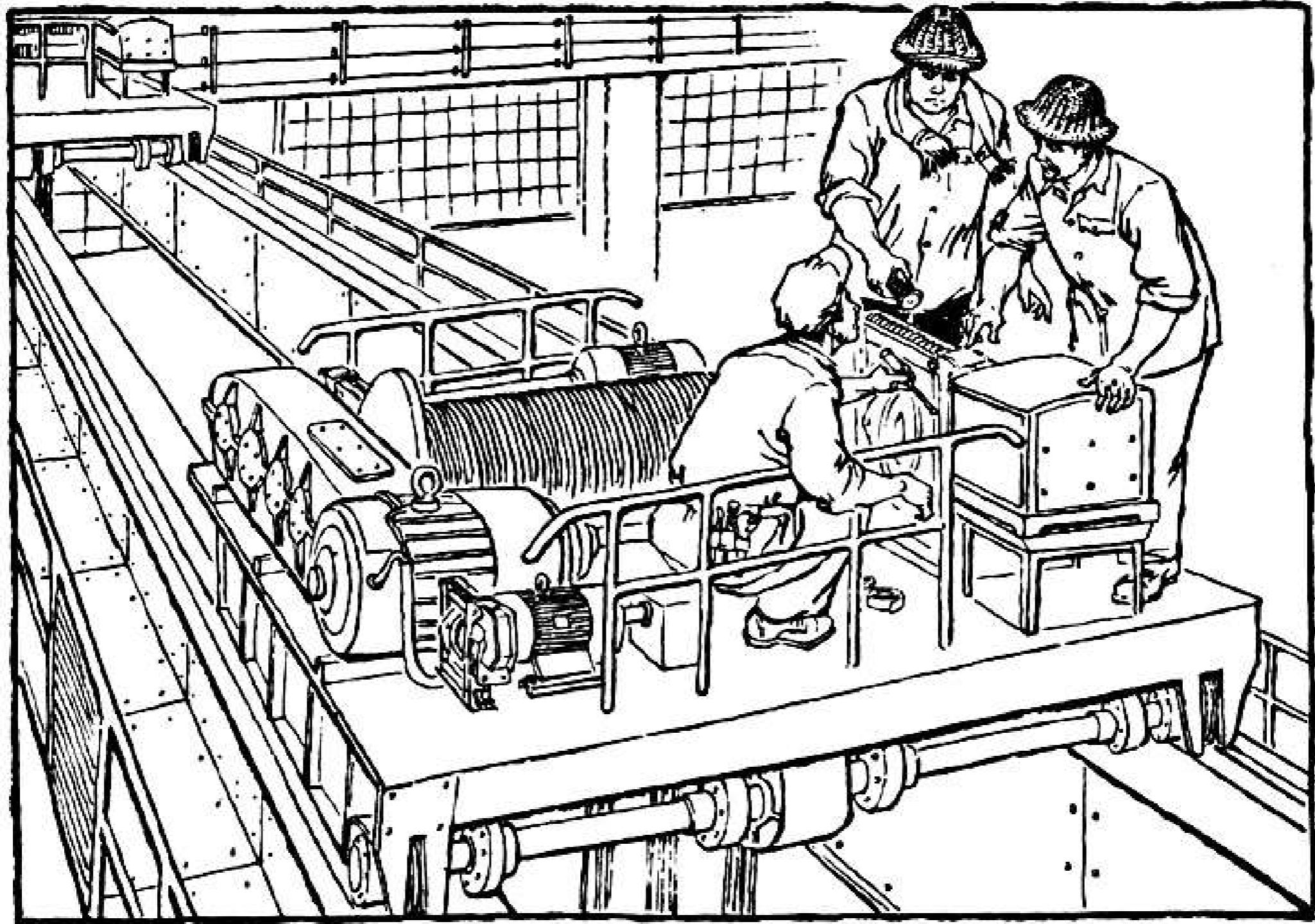
(27) 与此同时，六十吨钢锭轰地一声掉了下来。而那台电焊机，却被另一个人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出去了，他就是新干部高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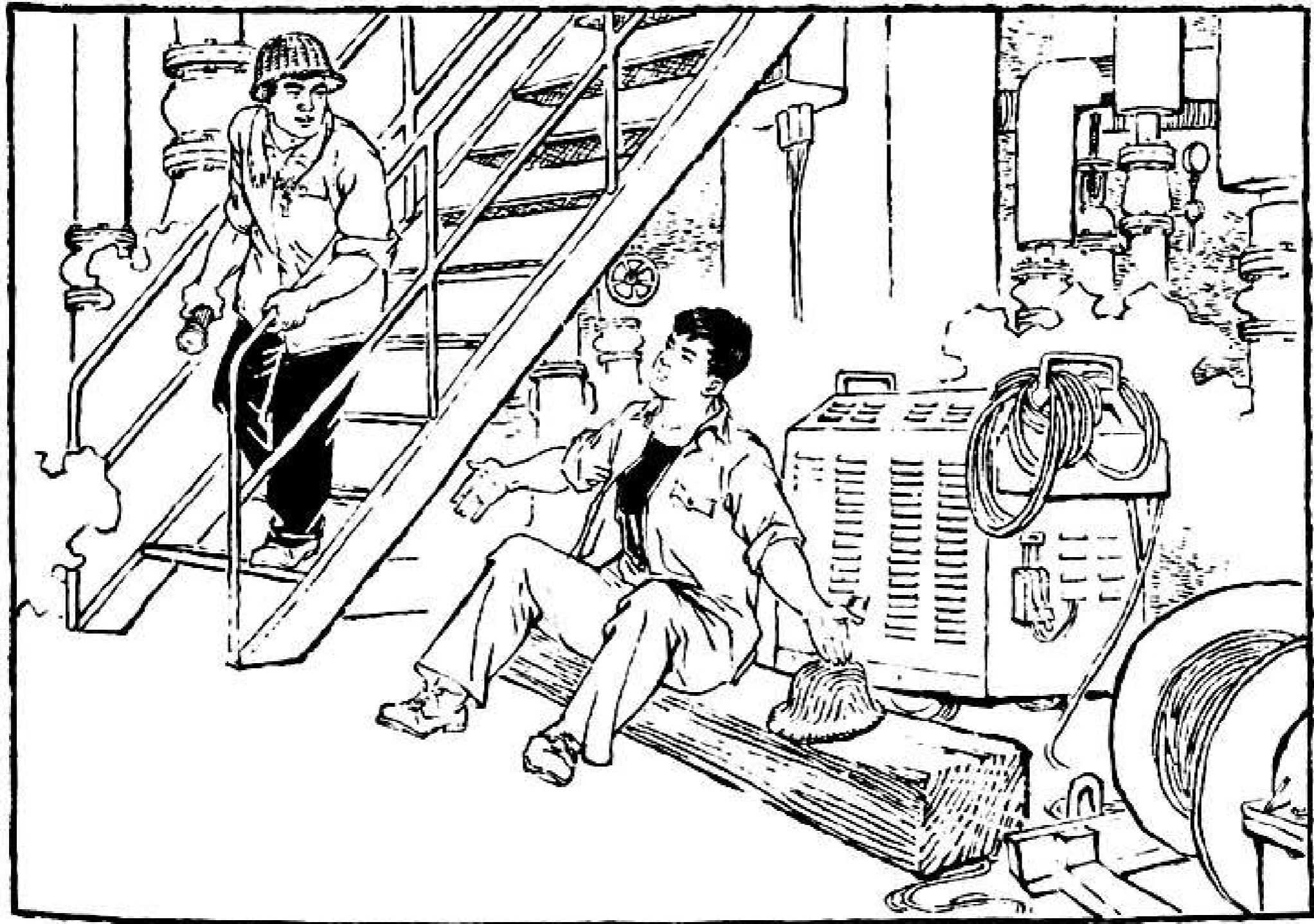
(28) 刘大明见徐鹏鲜血满面，心里很不安，想这个人在关键时刻表现还不差，就叫人扶他去医务室。徐鹏一面大喊：“别管我，抢救电焊机要紧。”人却直往刘大明身上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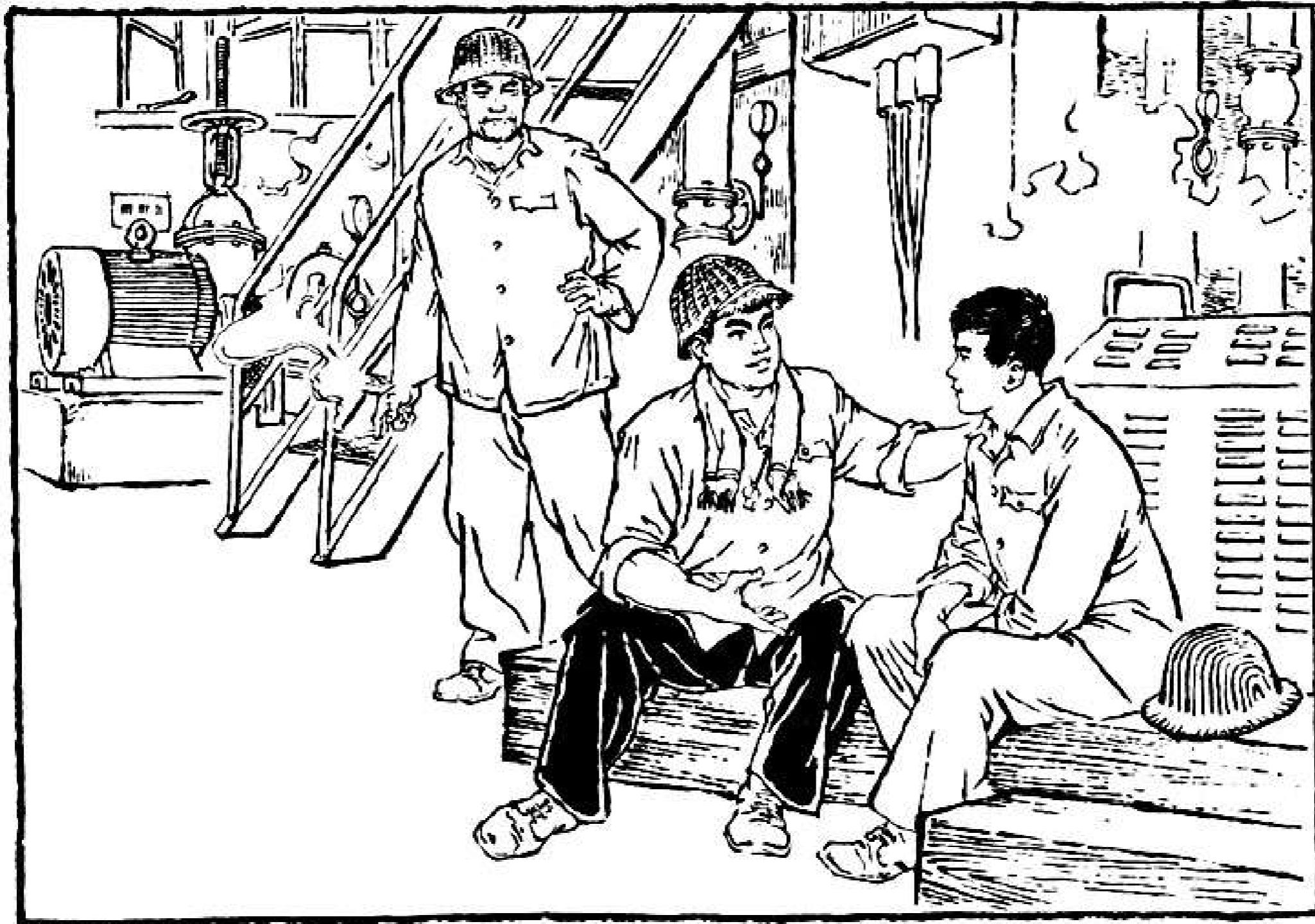
(29) 这一切来得多么突然！张启刚见刘大明扶走了徐鹏，一下坐到枕木上，扯着蓬松松的头发，把头埋进了手掌，内心极度矛盾，真有说不出的难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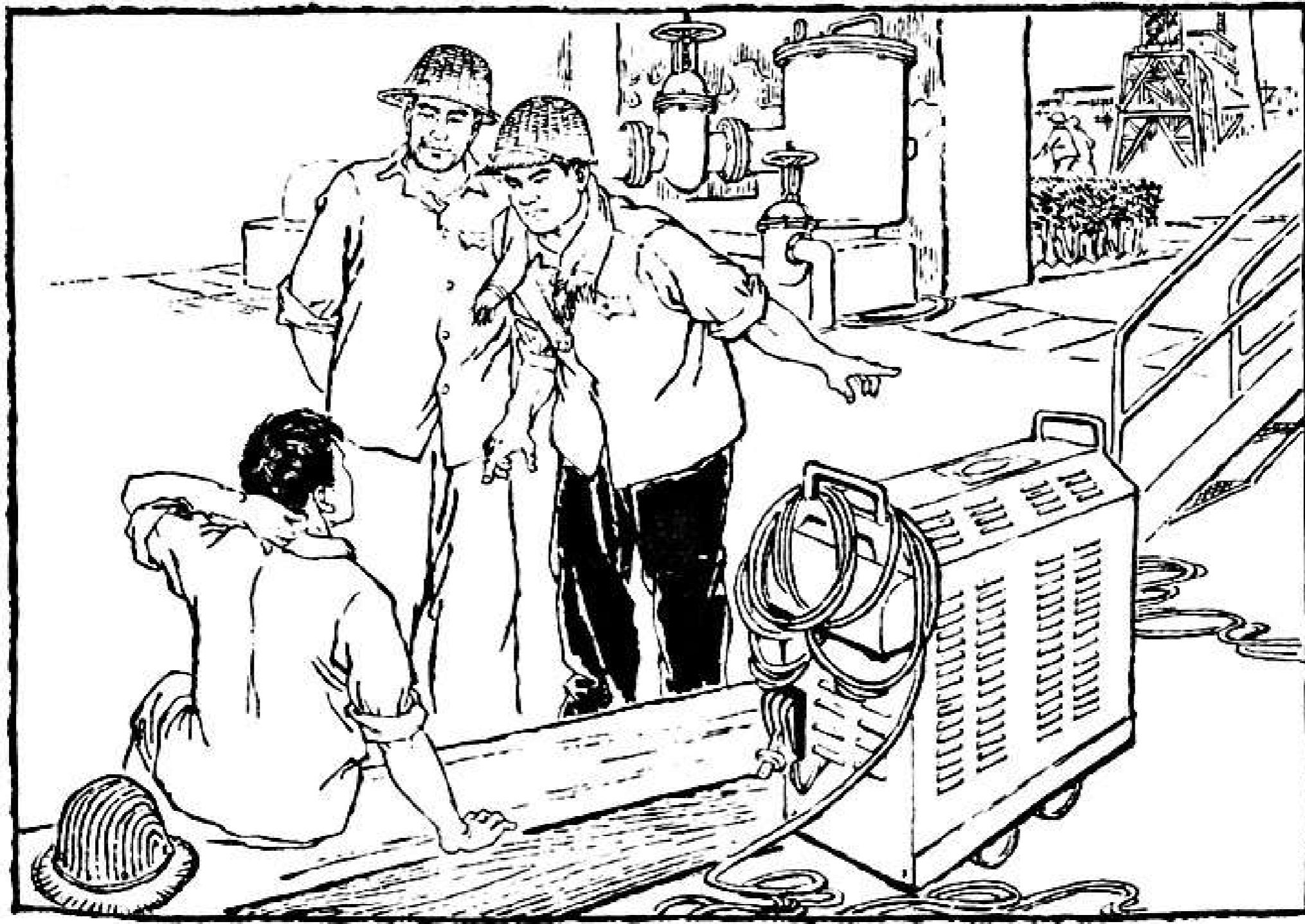
(30) 这时候，高永海和杨师傅等几个工人正在行车上检查冒烟的地方，发现是一只电动刹车的线圈烧坏了，散发出一股焦臭味。高永海一面拆一面想：这只新刹车怎么会烧起来的呢？真是怪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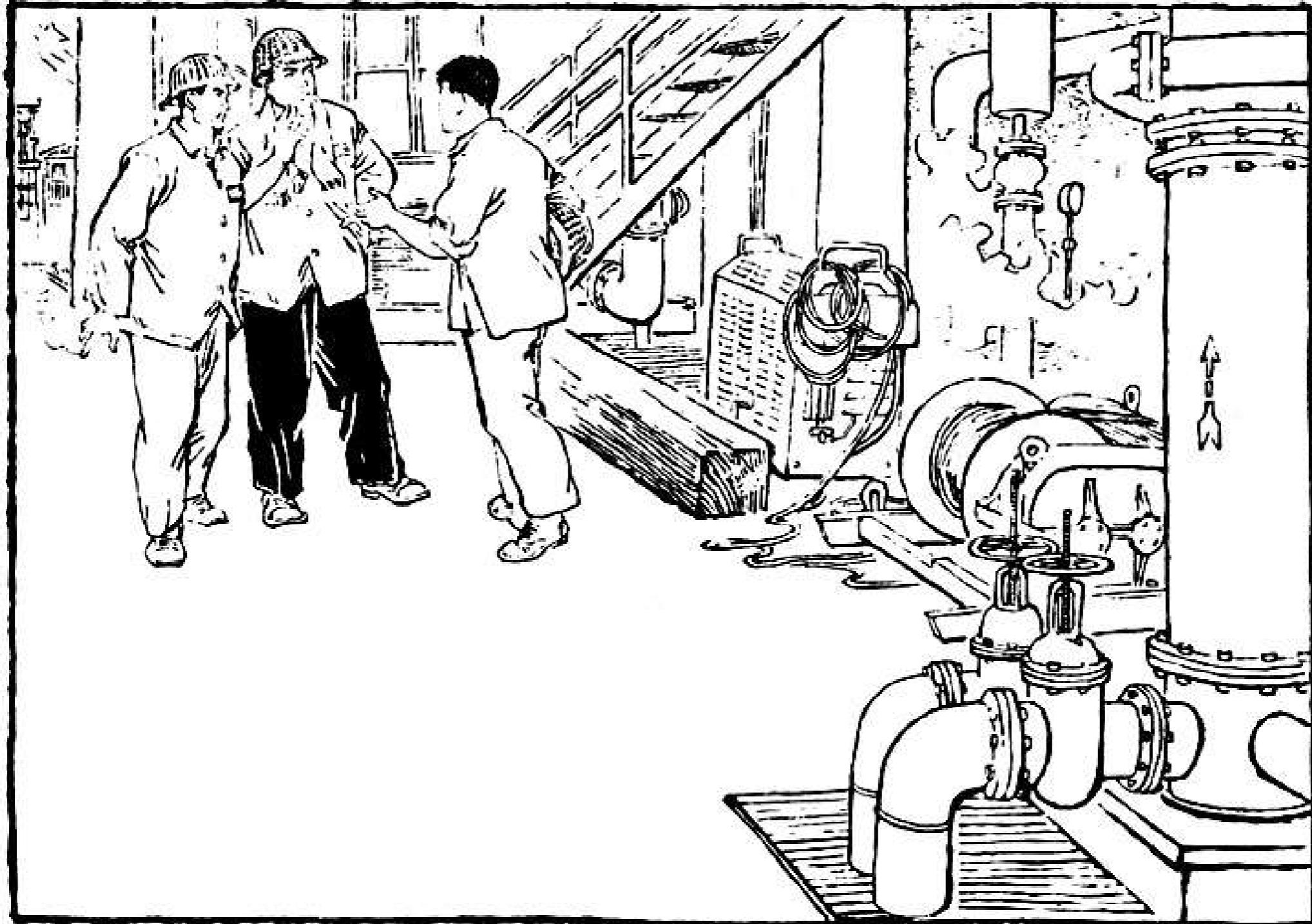
(31) 回到地面，高永海发现张启刚一个人垂头丧气坐在枕木上，关心地问：“怎么？启刚，泄气啦？”张启刚满脸沮丧地说，“队长，你看，这不是完了吗？试验失败了，徐鹏又受了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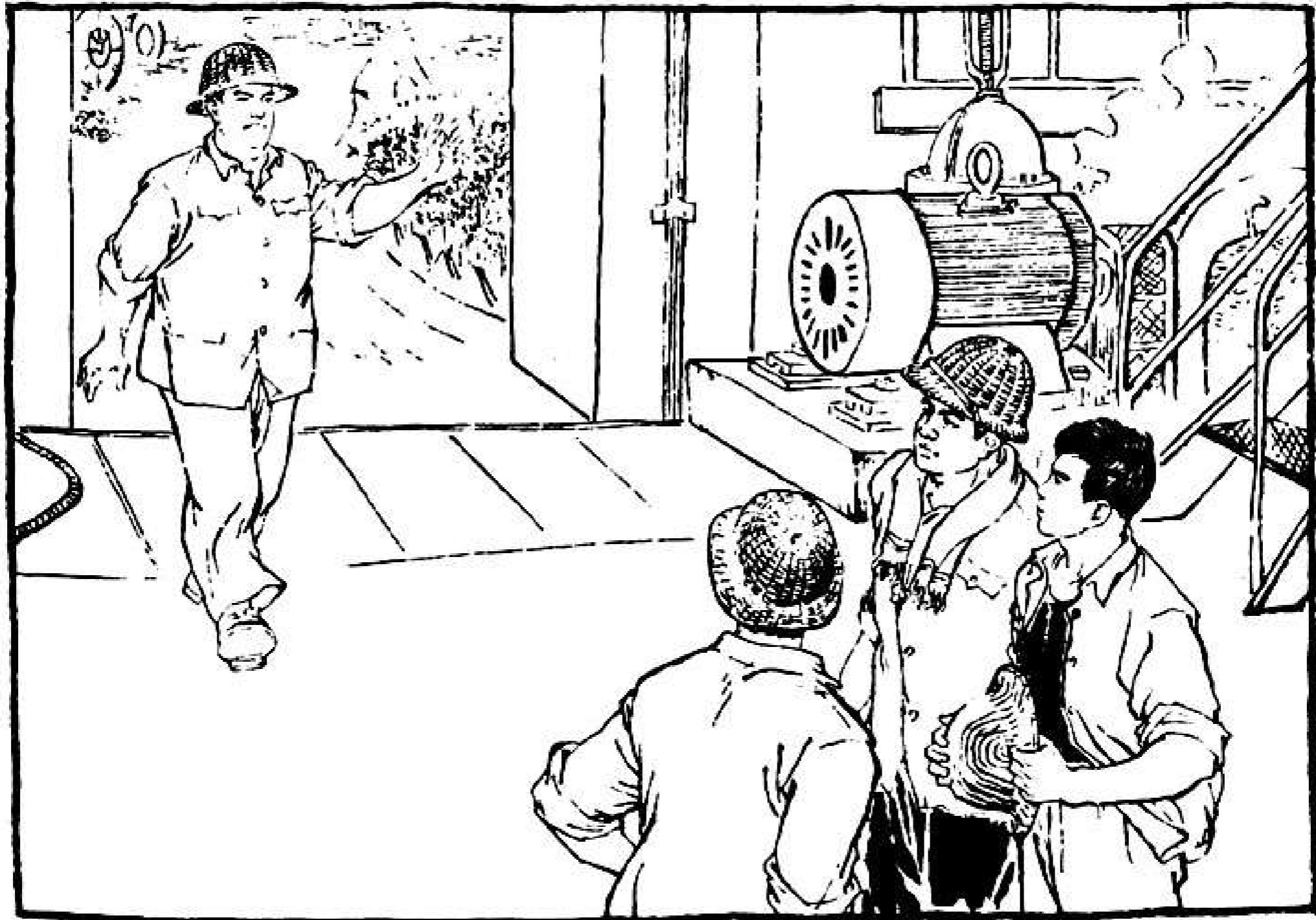
(32) “不，没有完！”高永海按着他的肩头说，“通过今天的试验，证明三十吨能吊六十吨，铁扁担也经得起考验，问题是刹车。我问你，这只新刹车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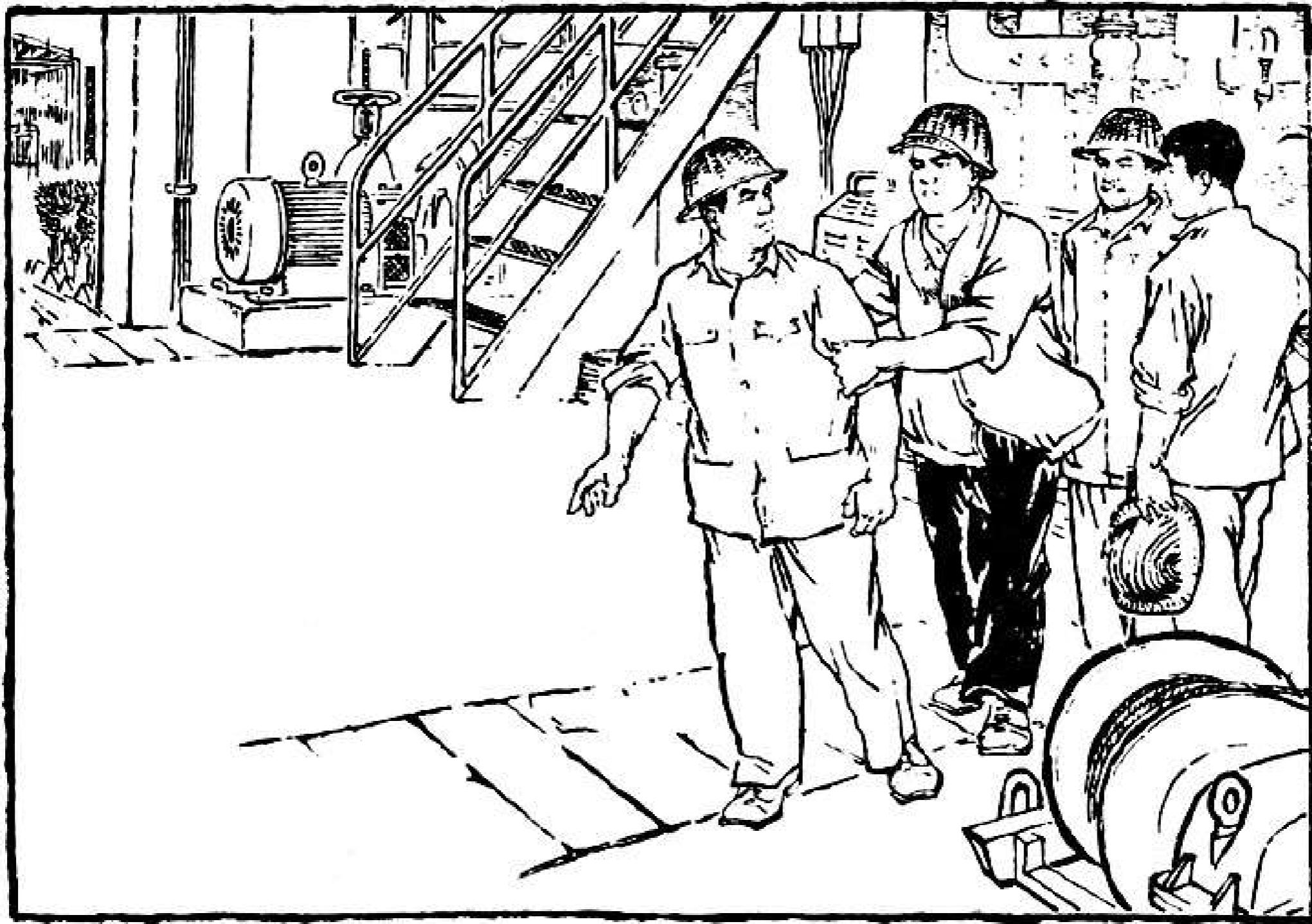
(33) 张启刚说：“二队借来的。”“糟糕！”高永海急了，“二队工棚间不久前水流满地，刹车线圈一定受潮了，所以才烧起来。你怎么会到二队去借的呢？”



(34) “是徐鹏提醒我去拿的。”张启刚答道。“徐鹏？”高永海就问是怎么回事，张启刚如实地讲了。高永海越听越觉得有问题，难道徐鹏不知道线圈受潮？看来这件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35) 张启刚抬头望望高永海：“队长，你说这试验还有希望吗？”“有！”高永海斩钉截铁地大声说，“启刚，干革命哪会没有困难的，抬起头来，振作精神再干！”“还要干哪？”刘大明突然返回这里，“我可早就有话在先，谁要再搞，谁负责！”



(36) 刘大明转身要走，高永海把他一把拉住：“大明，话可不能这么说，今天的试验我认为是成功的。”“什么？成功在哪里？”刘大明瞪着两眼惊疑地望着高永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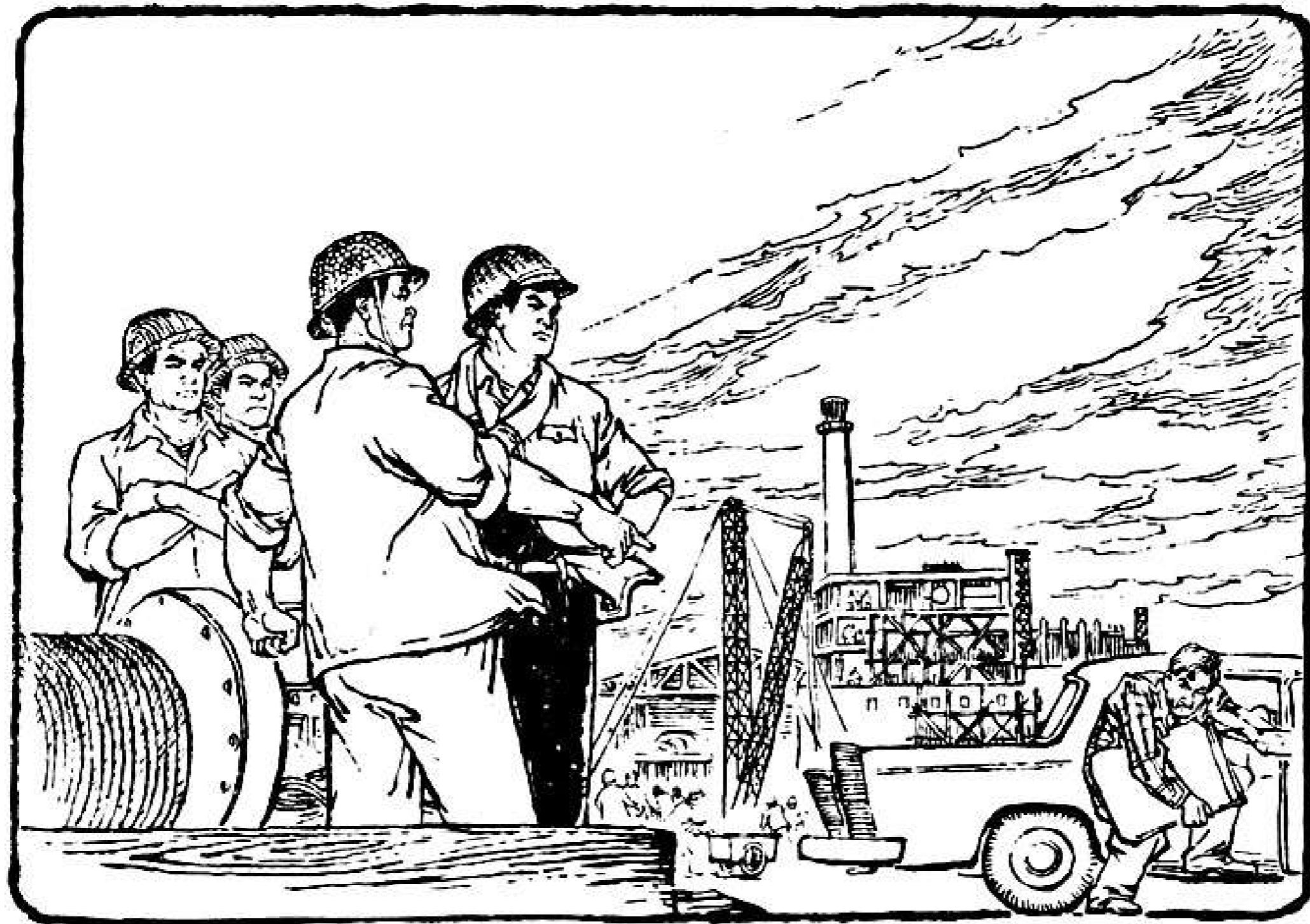
(37) 高永海平静地对刘大明说：“大明，刚刚我们上行车作了检查，主要是刹车有点小问题，只要在这方面再改进一下，我看就能——”话还没完，就被刘大明打断了：“今天刹车烧了，明天又会出其他问题，总太危险。”



(38) 高永海也忍不住激动了：“你这种思想要不得，我们工人在困难面前从来只吹进军号，可你，稍受挫折就打退堂鼓，你不要忘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刘大明一下子闷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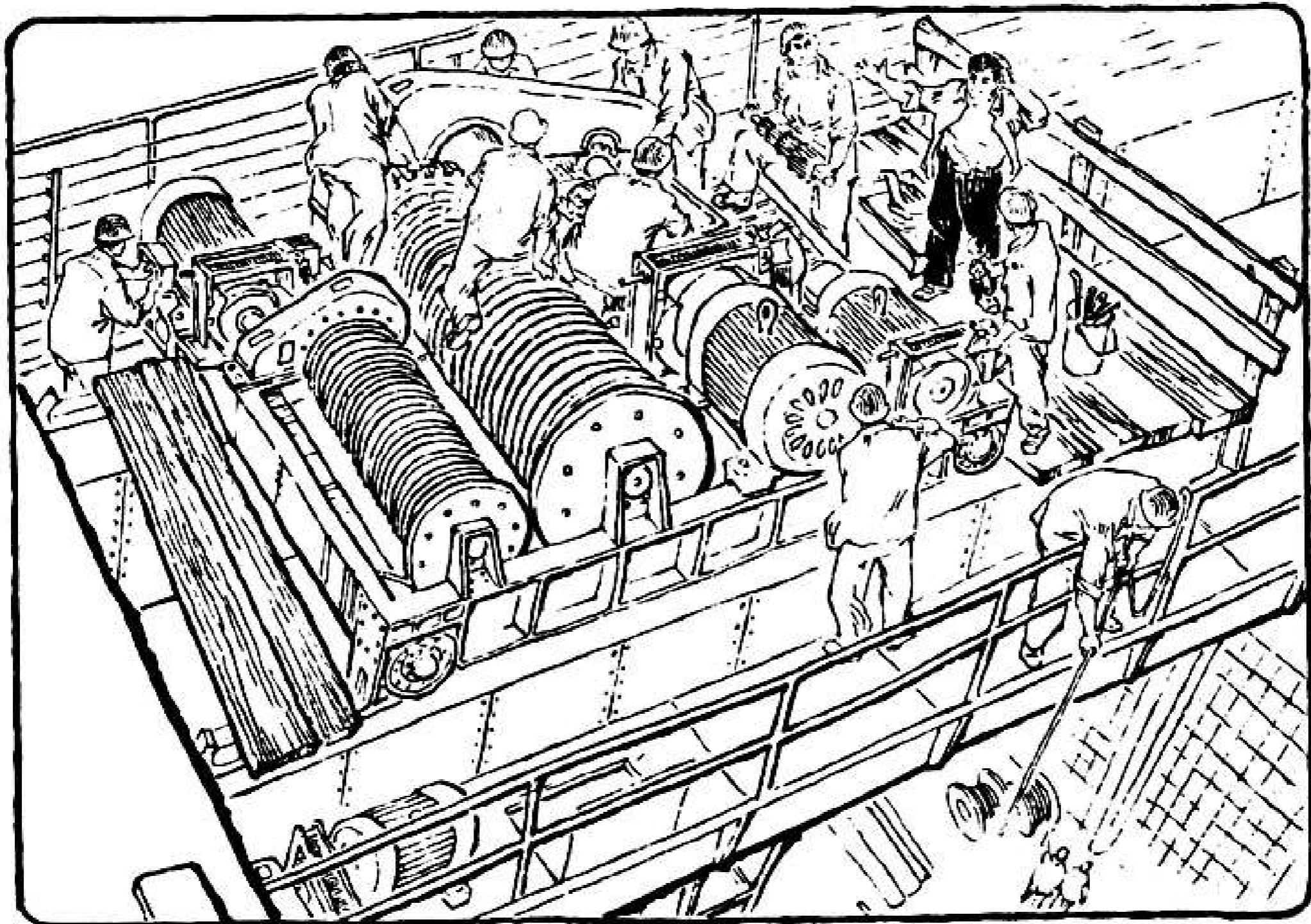
(39) 高永海又语重心长地说：“大明，我觉得这几年你变了。你还记得吗？在一九六二年苏修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那些日子里，你是怎么对待困难的？”接着高永海讲起了那时的一段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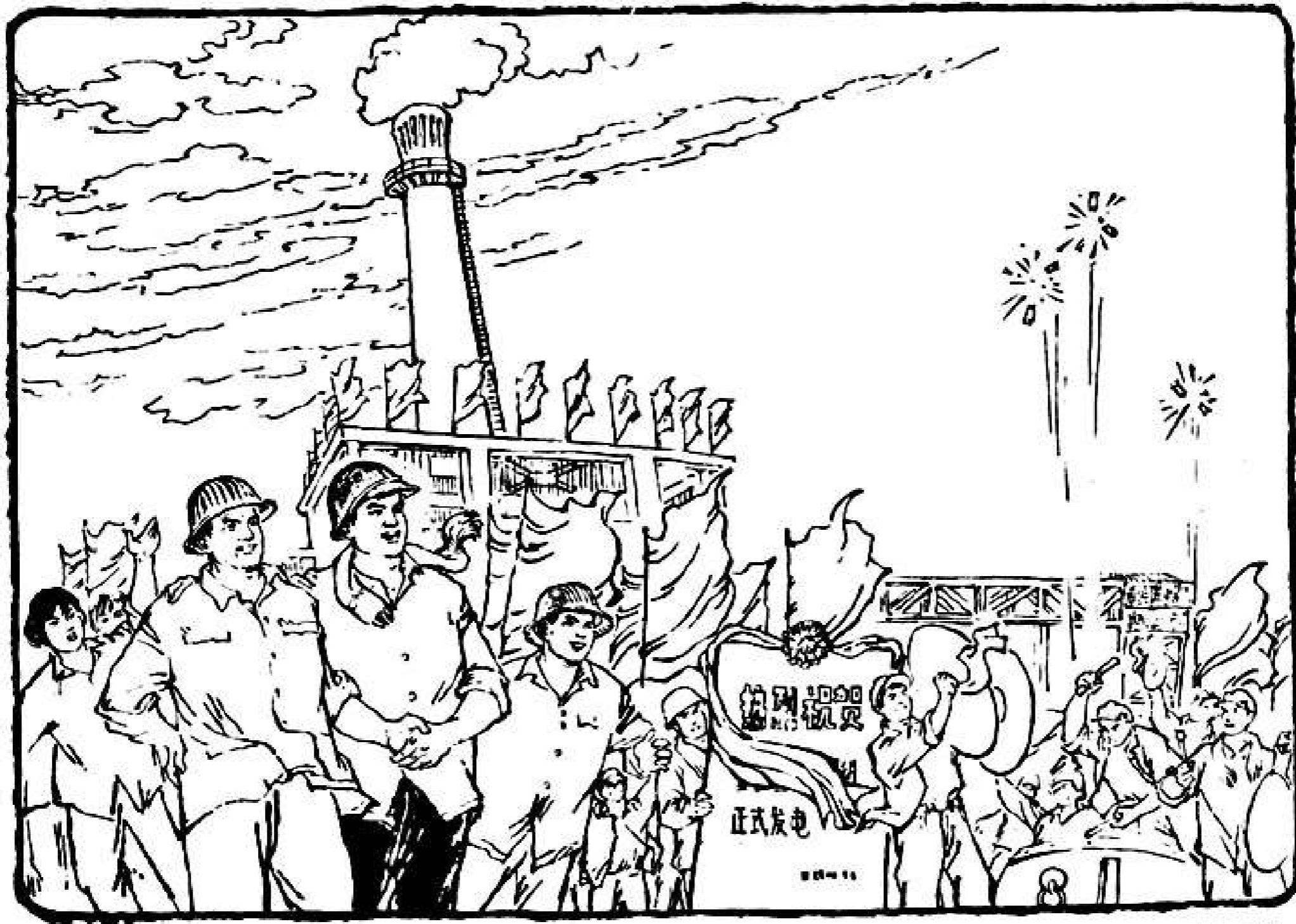
(40) 一九六二年，苏修背信弃义，突然中止正在建设中的一座电站，带着图纸走了，丢下一台只安装了一半的七十五吨行车。一个名叫沙科夫的还指着电厂的烟囱冷笑说：“看你们还能叫它冒烟！？”气得高永海、刘大明他们浑身冒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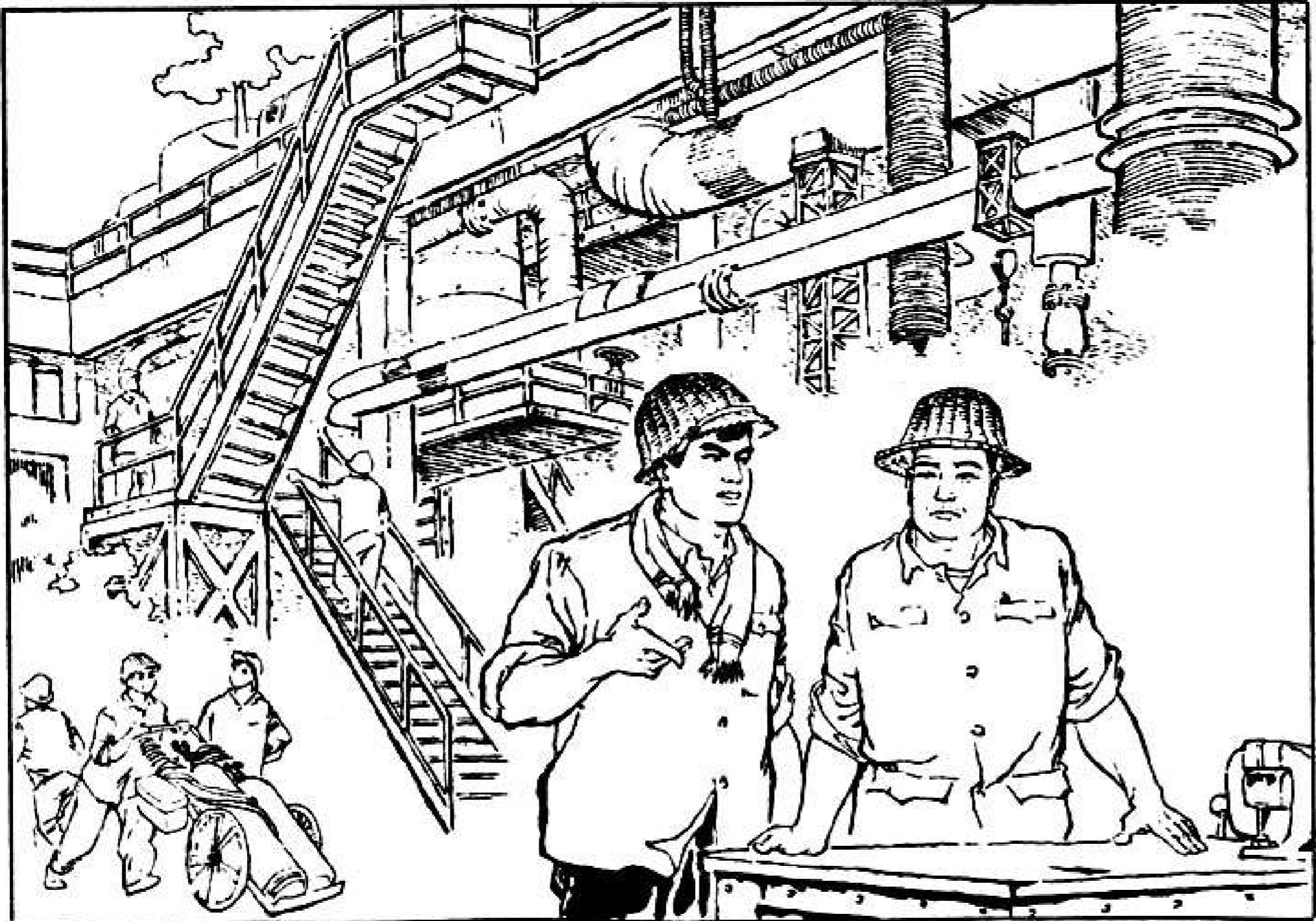
(41) 听说领导上准备从东北调一台国产的行车来，他们就主动请战，提出自己动手将那台苏修的行车装完，领导上同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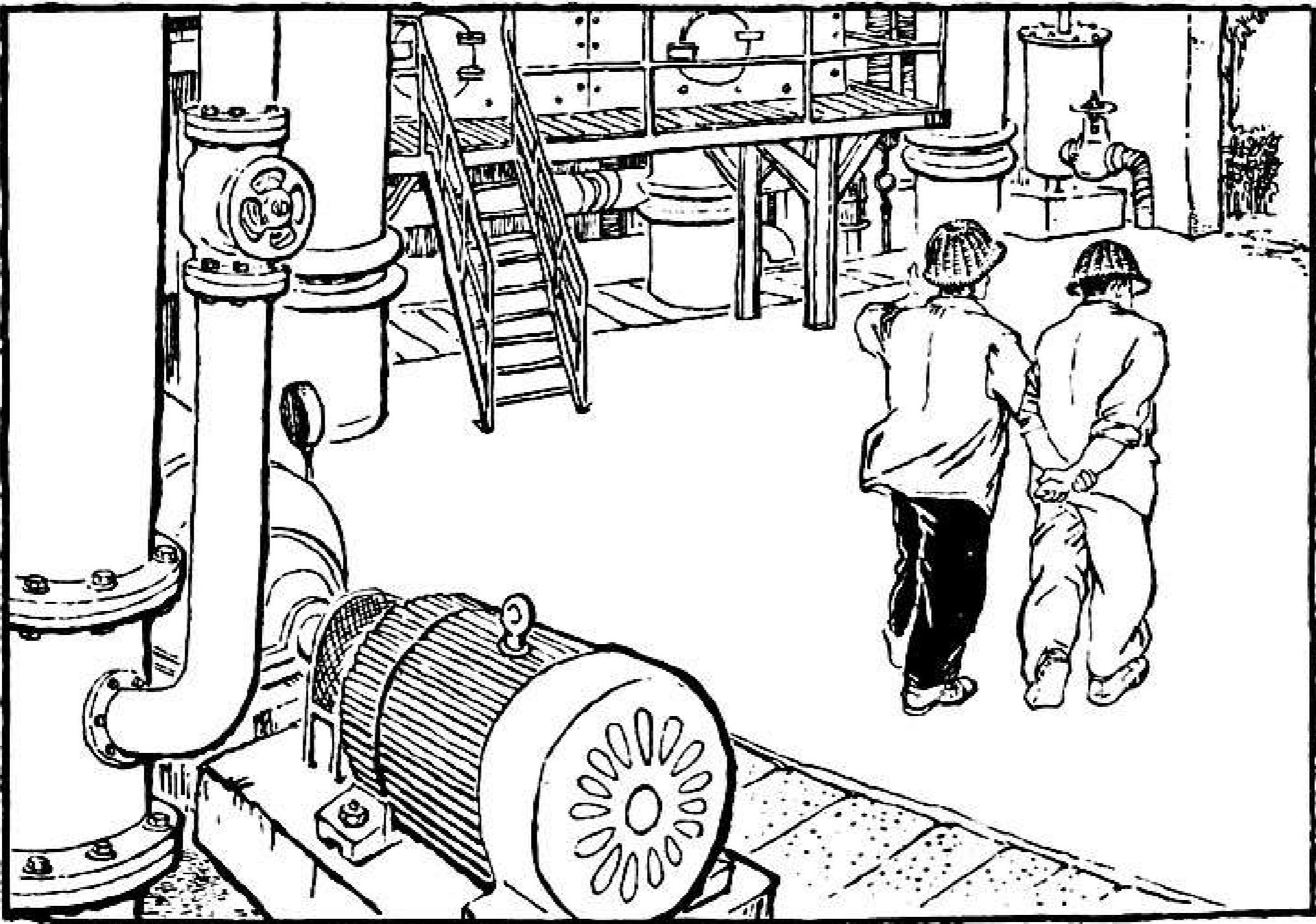
(42) 师兄弟俩和杨师傅一起将铺盖搬进厂房。他们吃在行车上，战斗在行车上，硬是凭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志气，把那台苏修的行车搞了个服服贴贴。



(43) 试车那天，有人担心会出问题，可刘大明说：“怕什么！胆小的别来，天塌由我们工人顶！”结果，试车成功了！发电厂的烟囱直指蓝天，突突的冒烟了！



(44) 高永海讲到这里，问刘大明：“那时候你为什么知难而进，不怕危险？现在你又为什么怕担风险了呢？”刘大明无言对答，高永海又说：“这几年苏修陈兵我国边境，国内的阶级敌人也蠢蠢欲动，斗争并没有结束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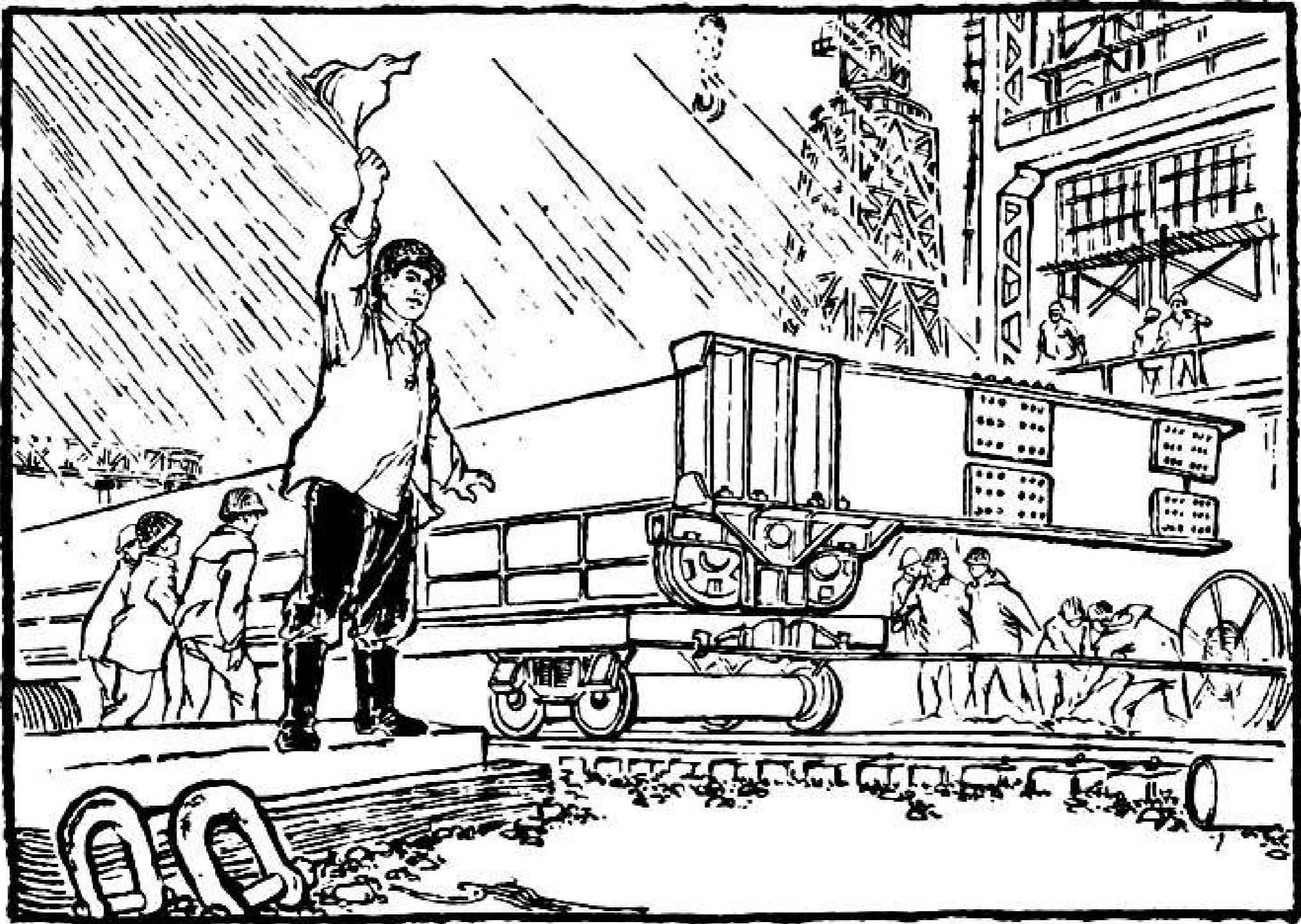
(45) 一席话，既深刻，又诚恳，刘大明陷入了深思。高永海相信刘大明思想能斗争过来，便又告诉说，他准备去行车制造厂，请他们协助赶造几只特殊刹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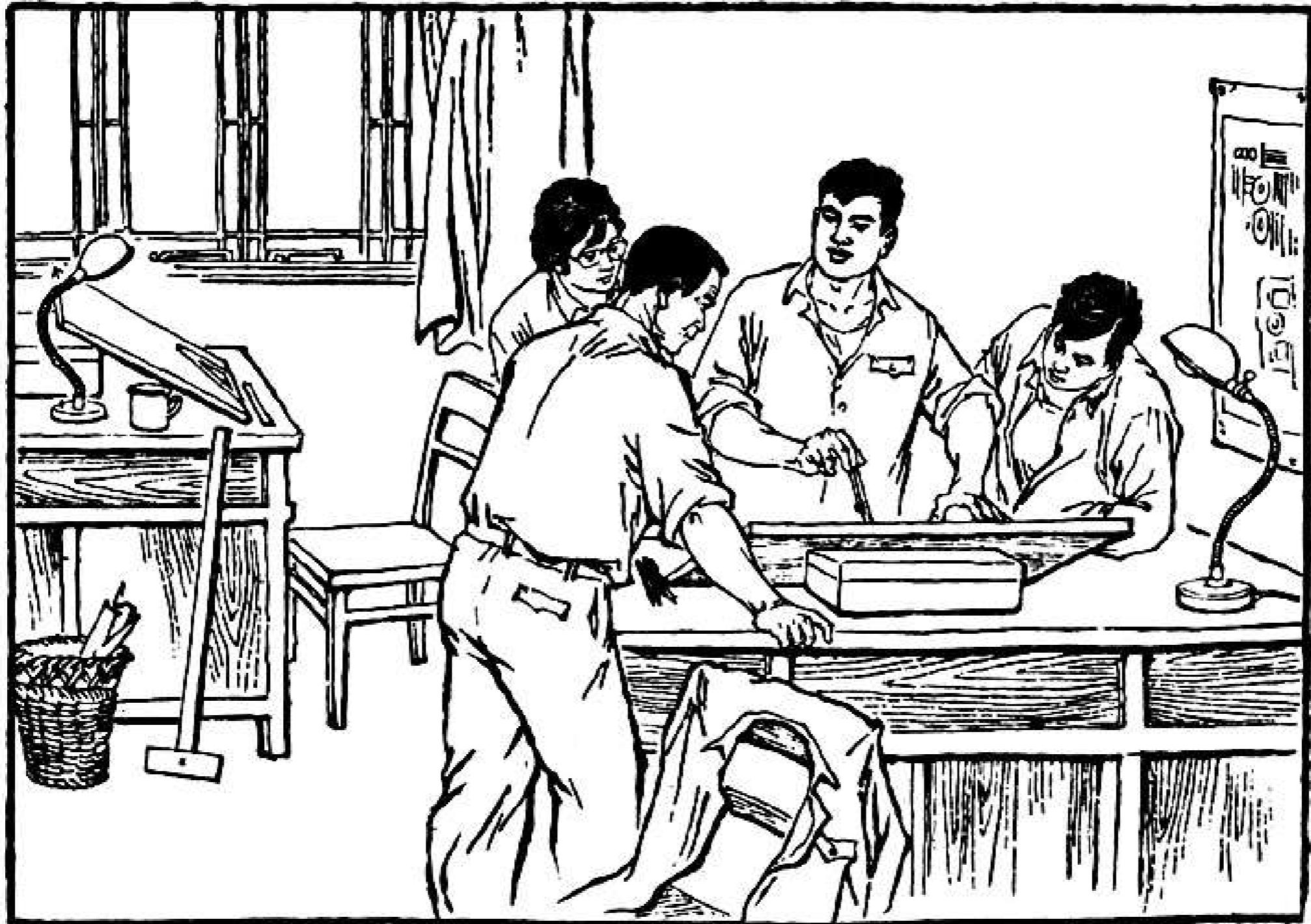
(46) 高永海又到二队调查，他们也正议论刹车的事，原来张启刚留的纸条被风吹走。高永海问他们工棚间漏水时，有没有旁人去过？一个工人告诉他：徐鹏去过。高永海心里一震：徐鹏把受潮的刹车用到行车上居心何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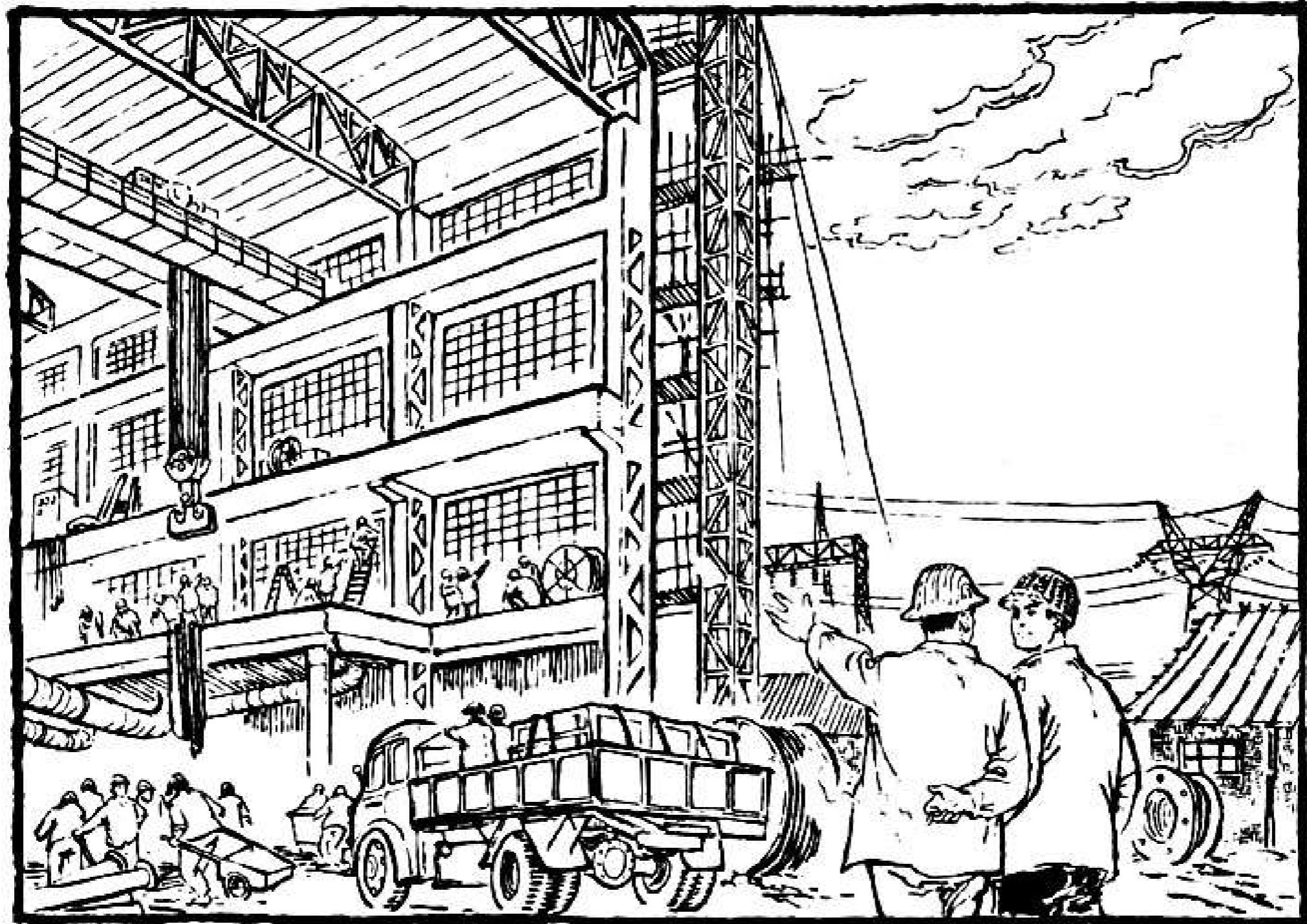
(47) 不久，行车制造厂在百忙中，给工地赶造了四只特殊刹车，还发扬风格，送到现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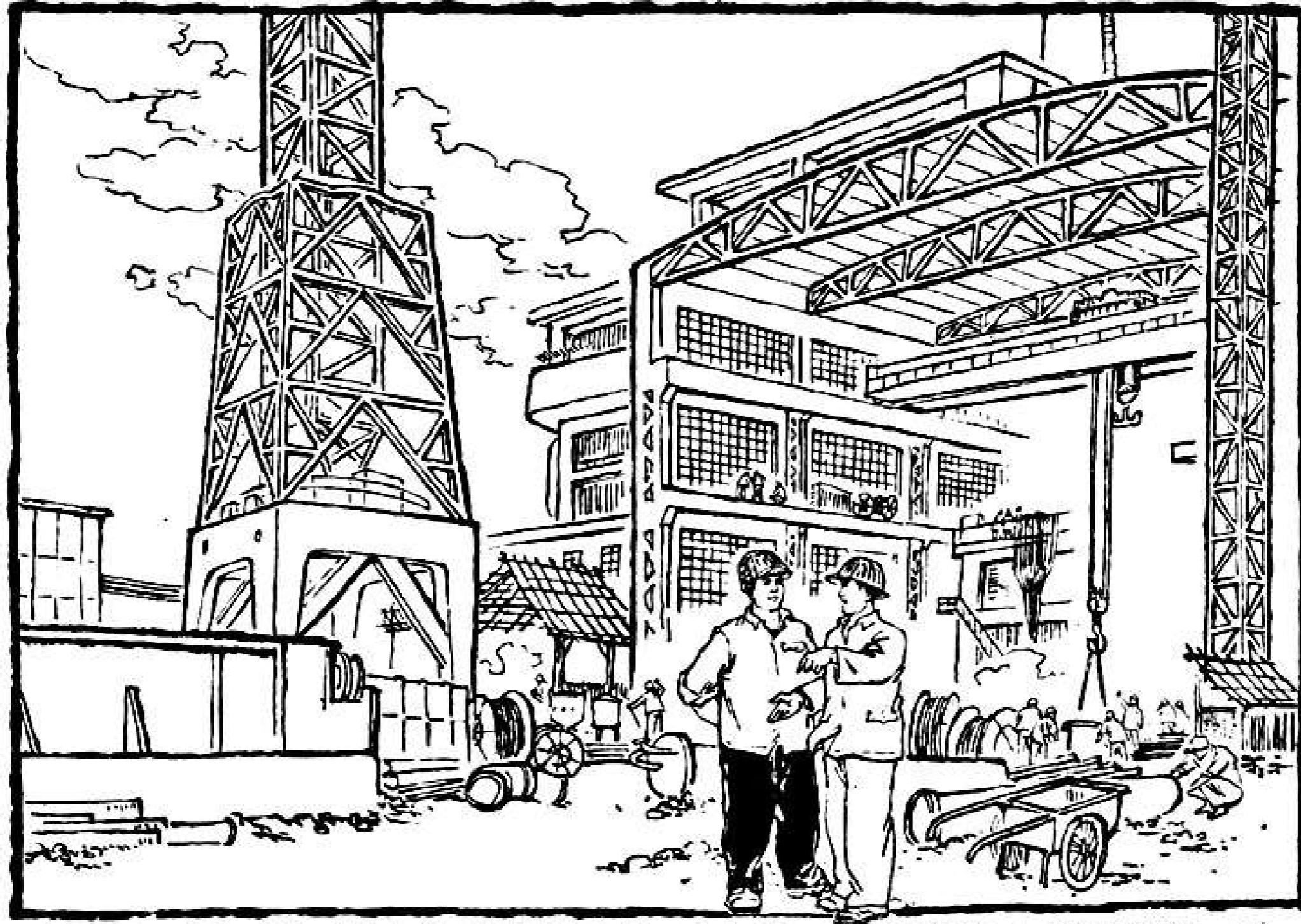
(48) 高永海白天和工人一起劳动，冒着大雨把六十吨行车从老厂拆到了主厂房底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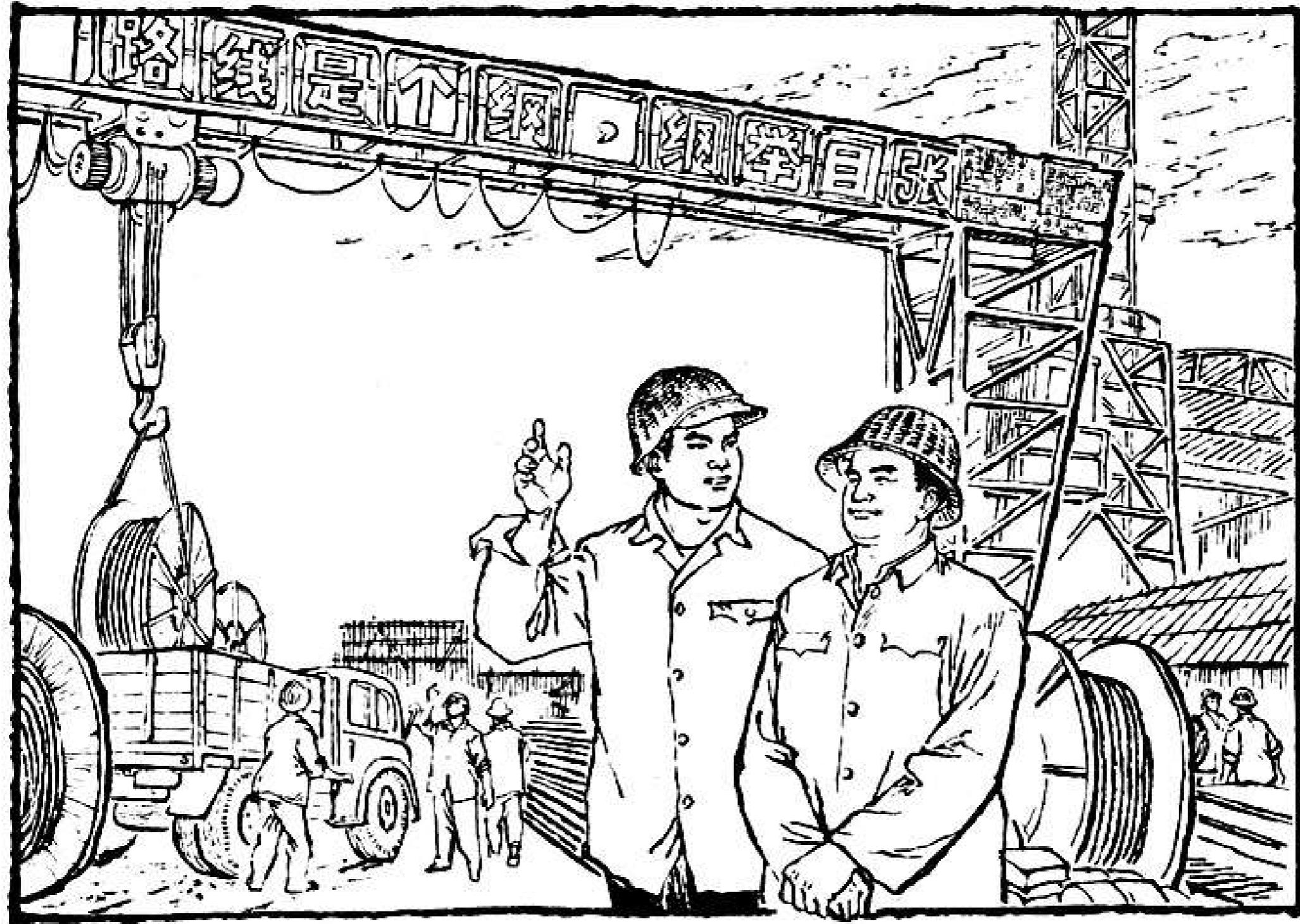
(49) 晚上，高永海又发动技术人员突击设计改装图纸。在党的培养下，高永海不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有一定的理论知识，所以，一根最关键的铁扁担就由他亲自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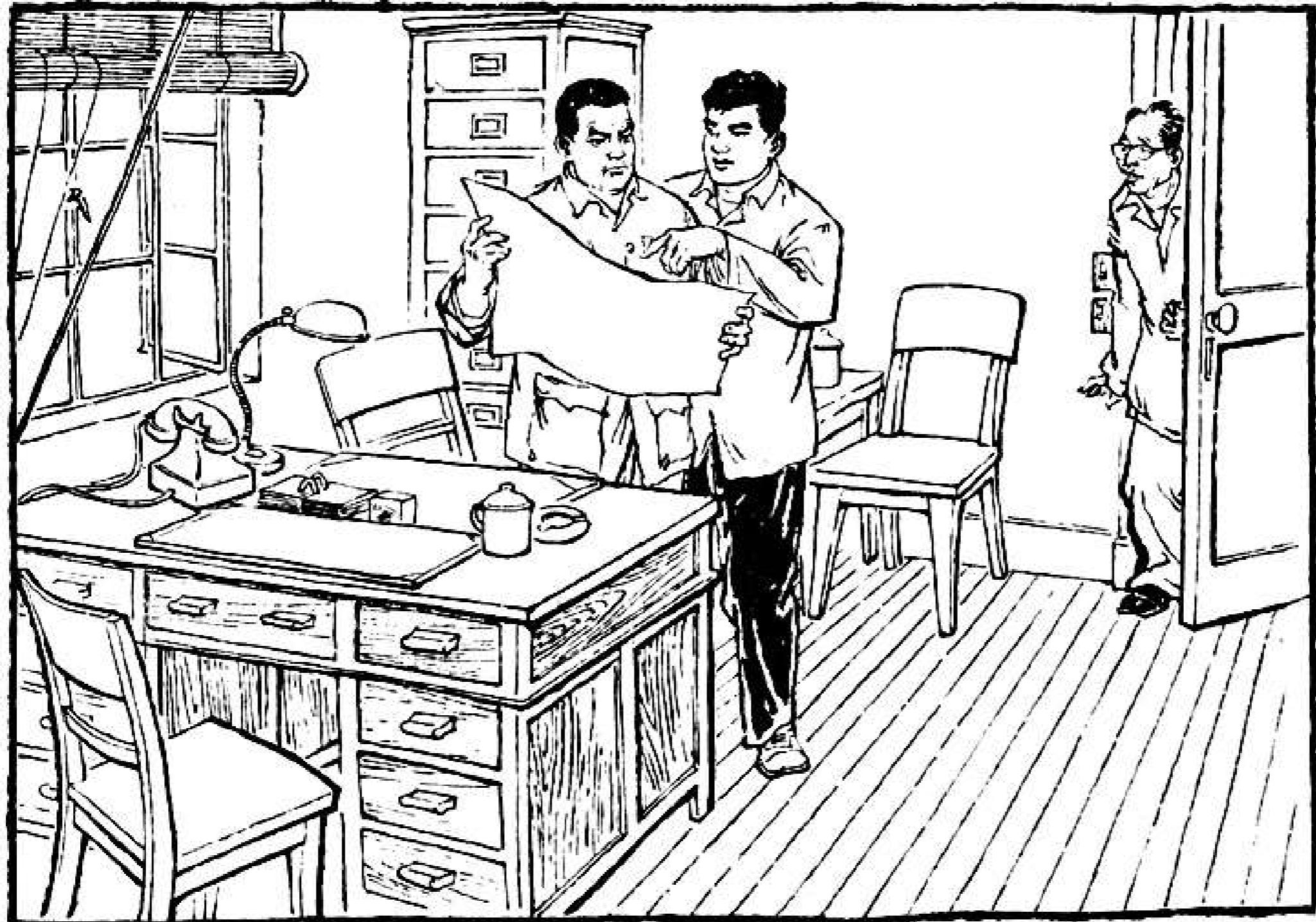
(50) 干完了这些，刘大明认为电站年内发电，真是大榔头敲豆腐——笃笃定定了。可高永海提醒他，刹车事件到现在还没了结，而且徐鹏的一跤跌得很奥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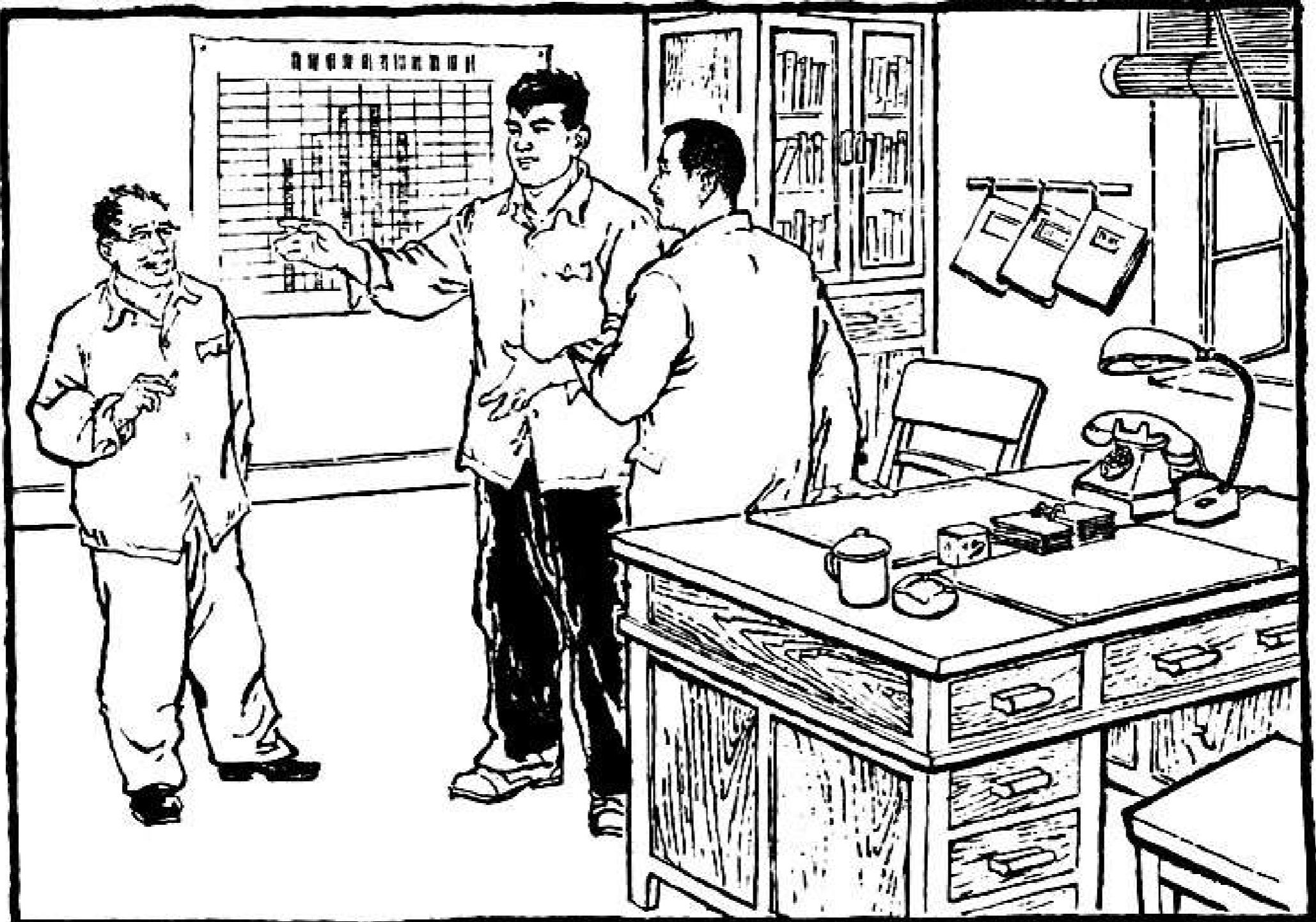
(51) “奥妙？”刘大明摇摇头，“永海，不要草木皆兵嘛！徐鹏在刹车问题上已经主动作了检讨，这是他求战心切，一时疏忽。况且他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受了伤，表现不差嘛！我们对他应该一分为二。”



(52) 高永海不同意这种看法，说打靶要打靶心，看人要看本质，不能被徐鹏的表面现象所迷惑。他要刘大明提高警惕，不能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刘大明听到师弟把这个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才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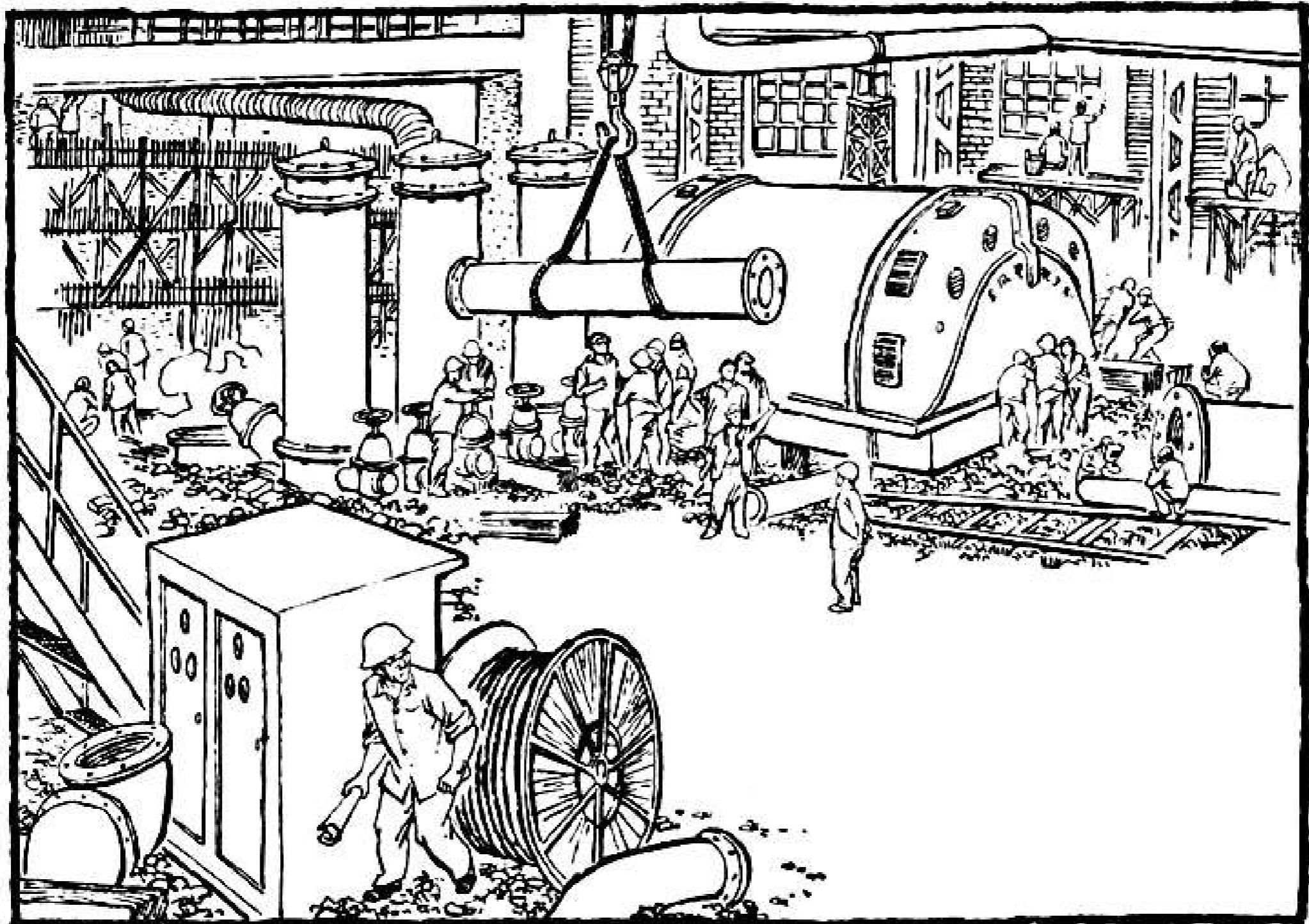
( 53 )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上级突然来个通知，要高永海和杨师傅立即赶到市里去接待一个外国电力考察团，时间是五天。高永海将设计好的底图交给刘大明，还作了详细交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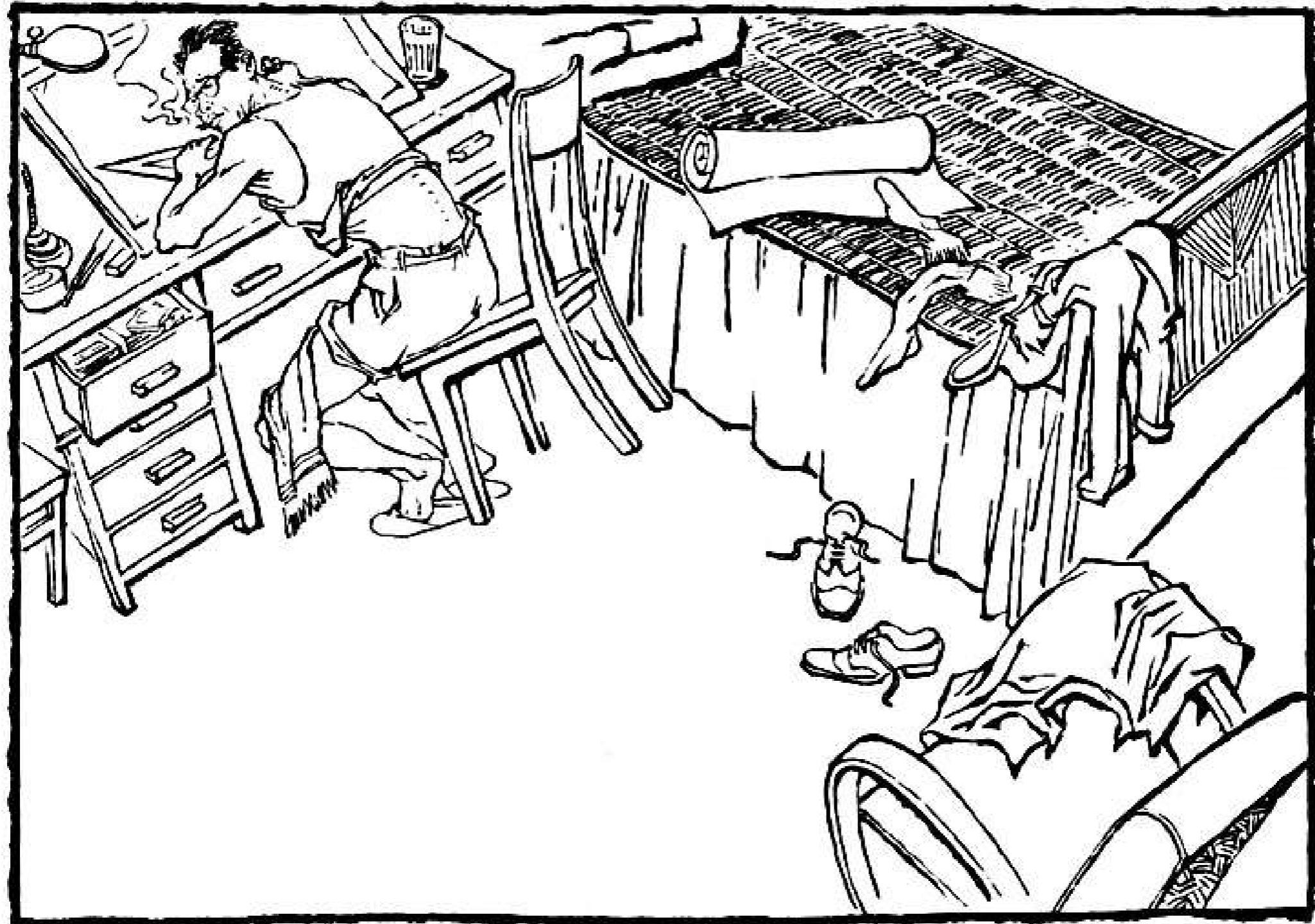
(54) 正好徐鹏进来，高永海就特地对他说：“徐鹏，我和杨师傅这几天要离开工地，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工程已进入尾声，我们都要当心啊！”徐鹏觉得话中有话，尴尬地连声说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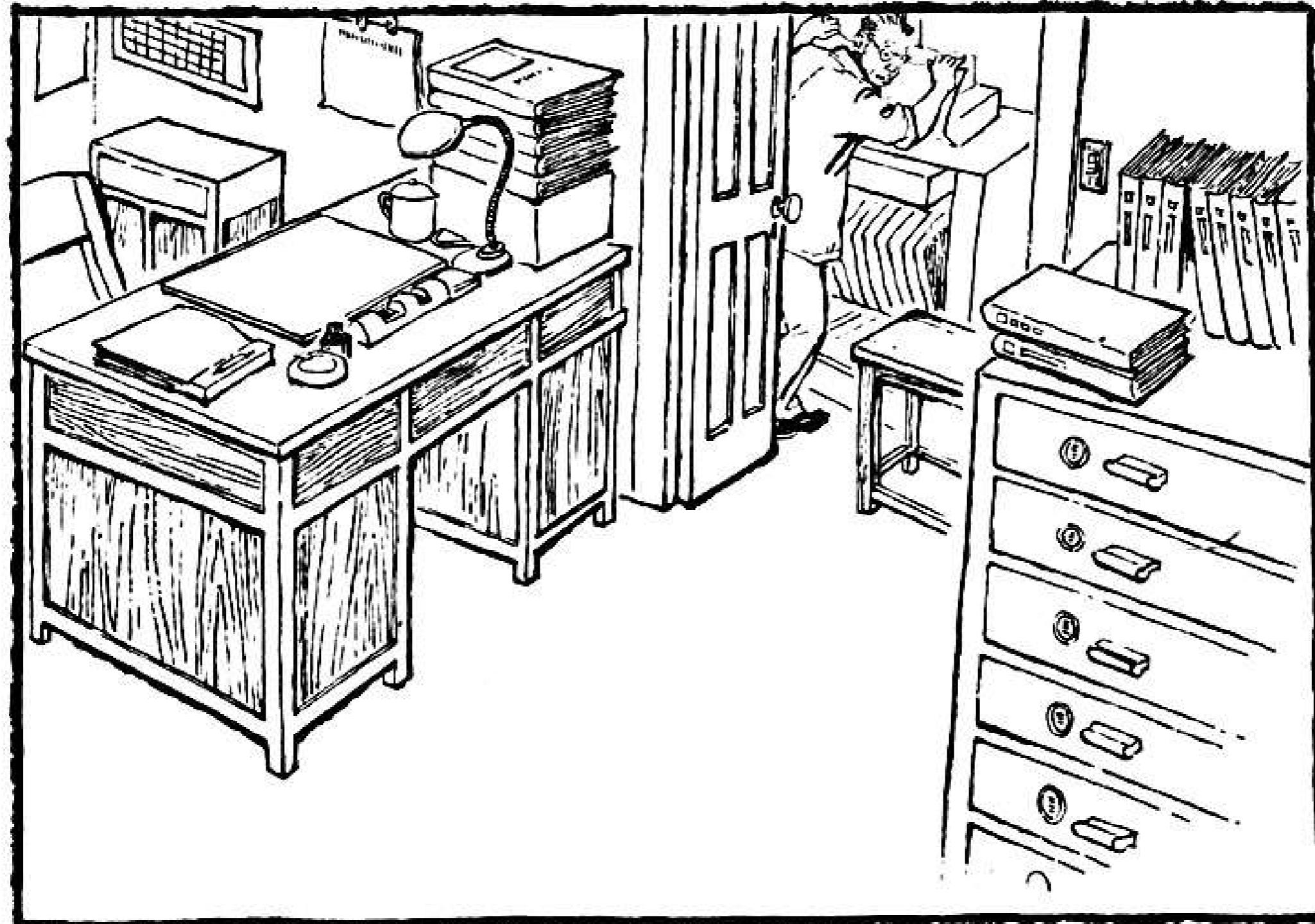
(55) 刘大明转手将底图交给徐鹏后，和高永海走了。徐鹏心怀鬼胎，暗暗高兴。他在一九五七年犯过严重错误，近几年发展到与一个外号叫“青龙”的家伙搭上关系，对社会主义怀有刻骨仇恨，是个暗藏在工人阶级内部的反革命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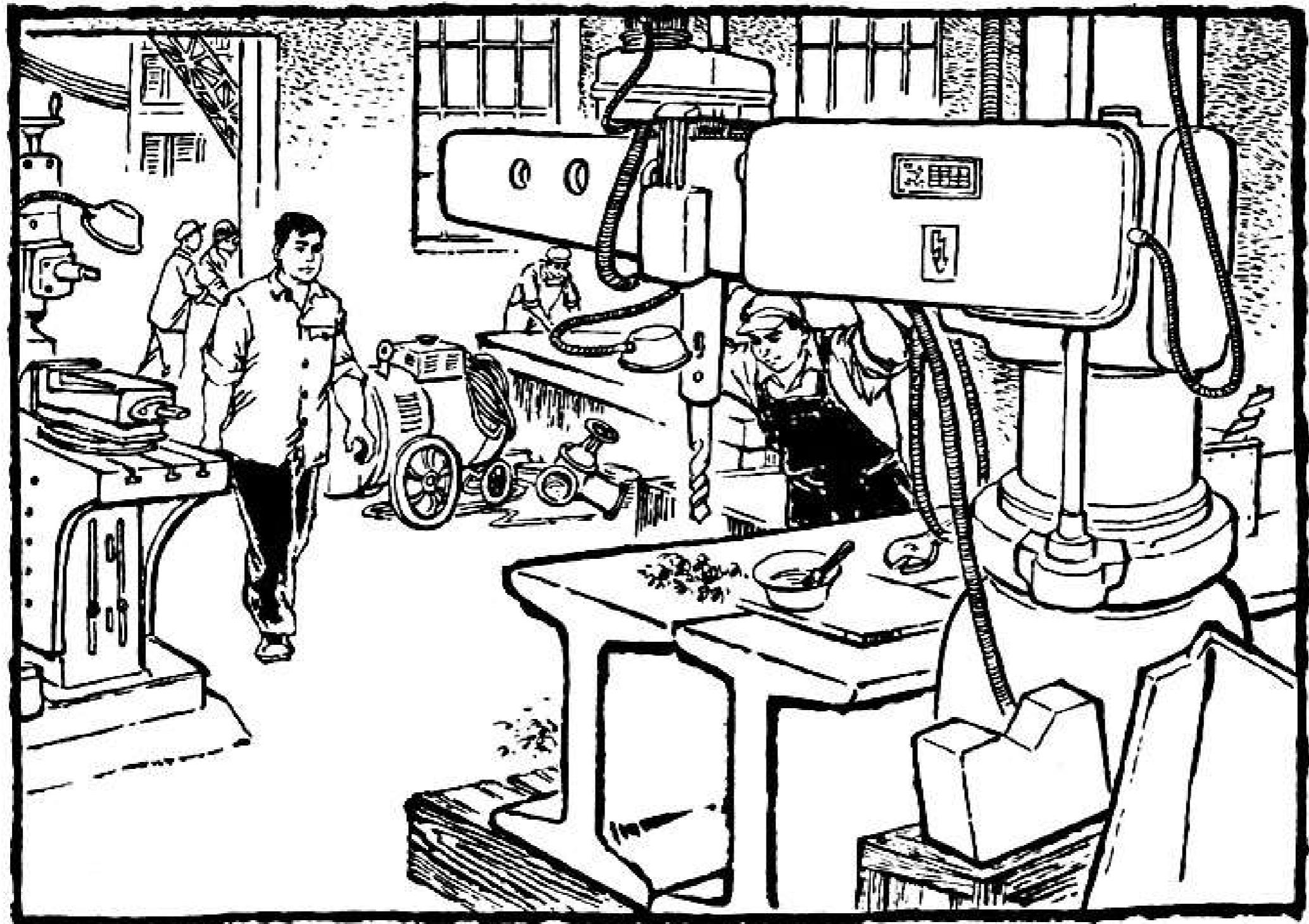
( 56 ) 最近，“青龙”突然失踪，徐鹏预感末日来临，惶惶不安。等高永海一走，他以为时机已到，就赤膊上阵，妄想破坏电站建设，发泄其反革命的仇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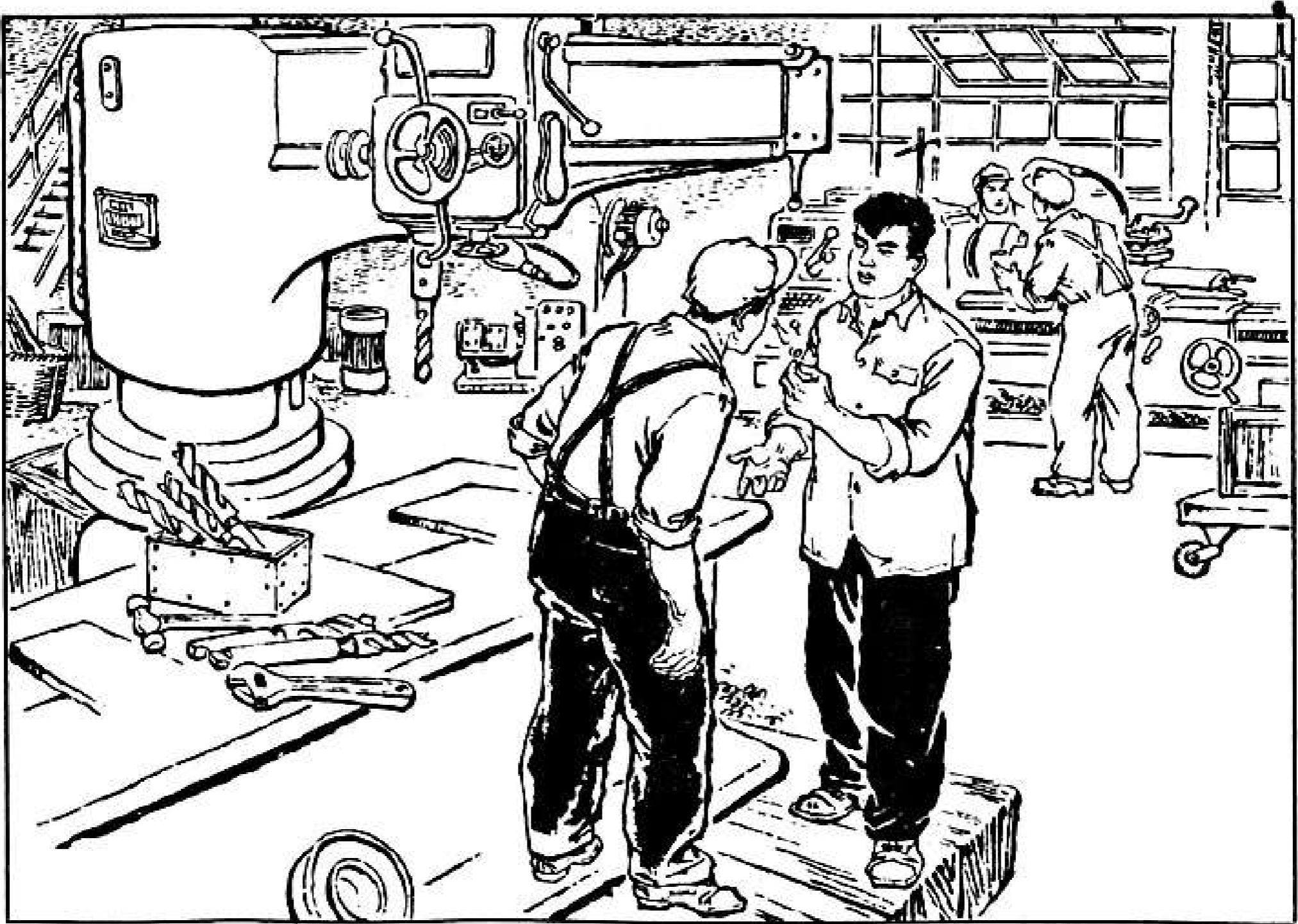
( 57 ) 徐鹏把图纸带回家里，复制了一张材料图，把制作铁扁担的钢材作了篡改，并模仿刘大明、高永海两人的签名笔迹。他反复核对，认为已看不出破绽，才塞进抽屉。



(58) 次日，徐鹏又去资料室晒印了两张假图，发到班组施工。徐鹏万万没有料到，高永海在第三天晚上趁有人陪外国代表团出席文艺晚会的机会，请假赶回工地，一下子打乱了他的阵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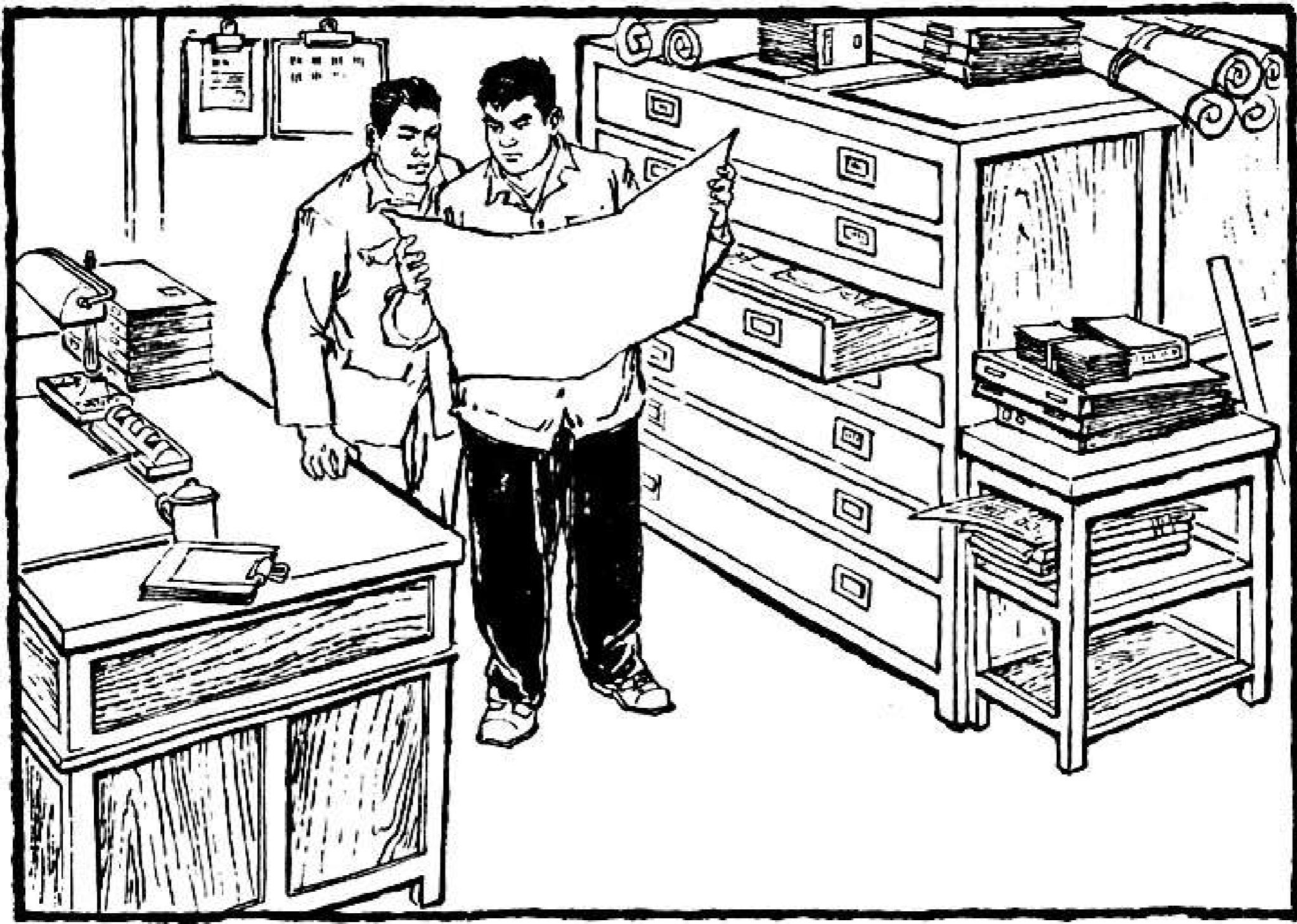
(59) 高永海回到弧光闪烁、机声轰鸣的工地，那激战的夜景无心观看，直接到金工车间了解铁扁担的制造情况。一个青年钳工正聚精会神地在铁扁担上钻孔，他就站在旁边看。



(60) 看了一会，高永海发现铁屑一离钻头就断，便怀疑钢材有问题。高永海一问，果然钢材搞错了，合金钢变成了碳素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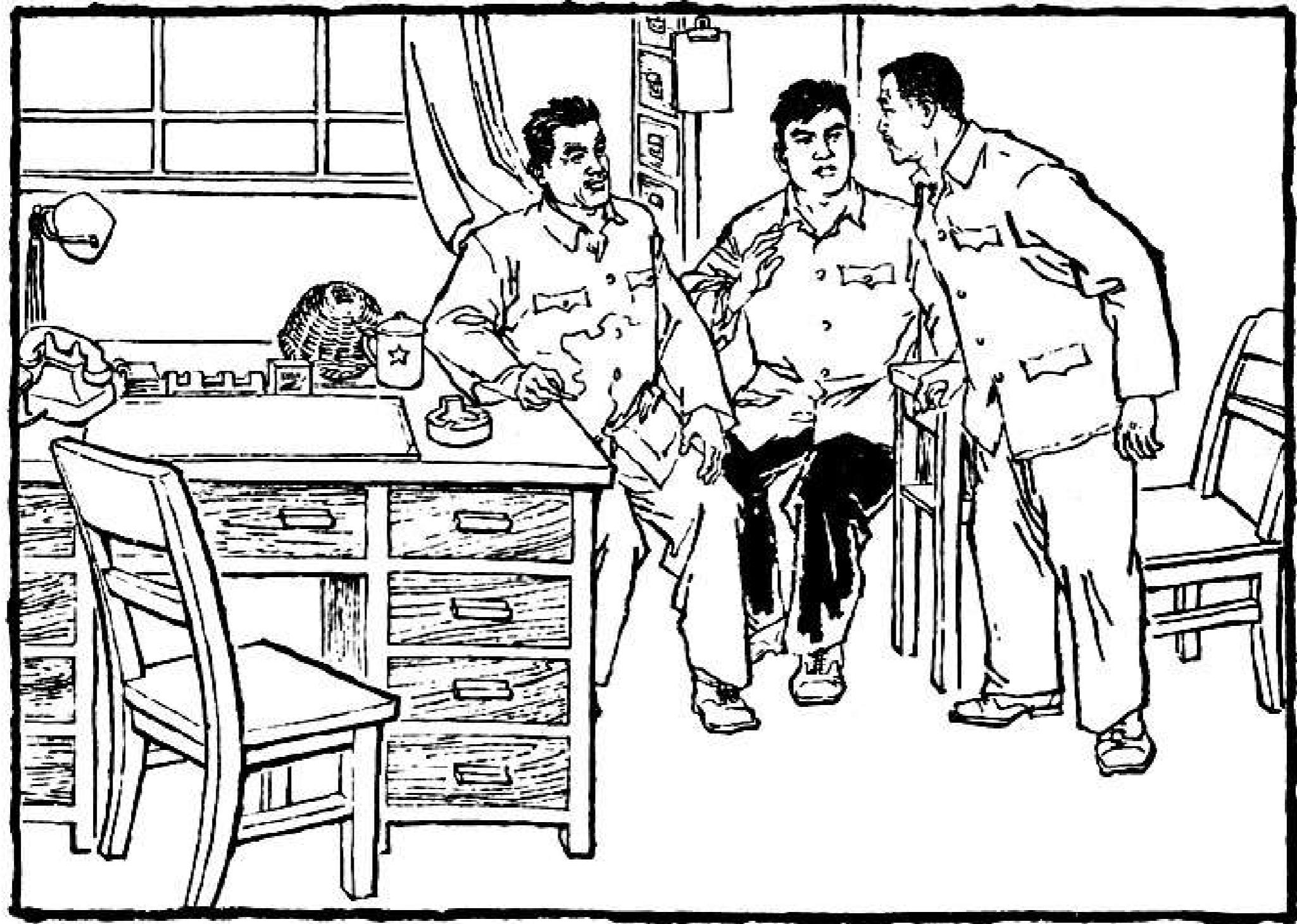
(61) 高永海要小青年拿出材料图核对，小青年把图拿了出来，高永海不看犹可，一看怒火中烧，原来材料图竟被篡改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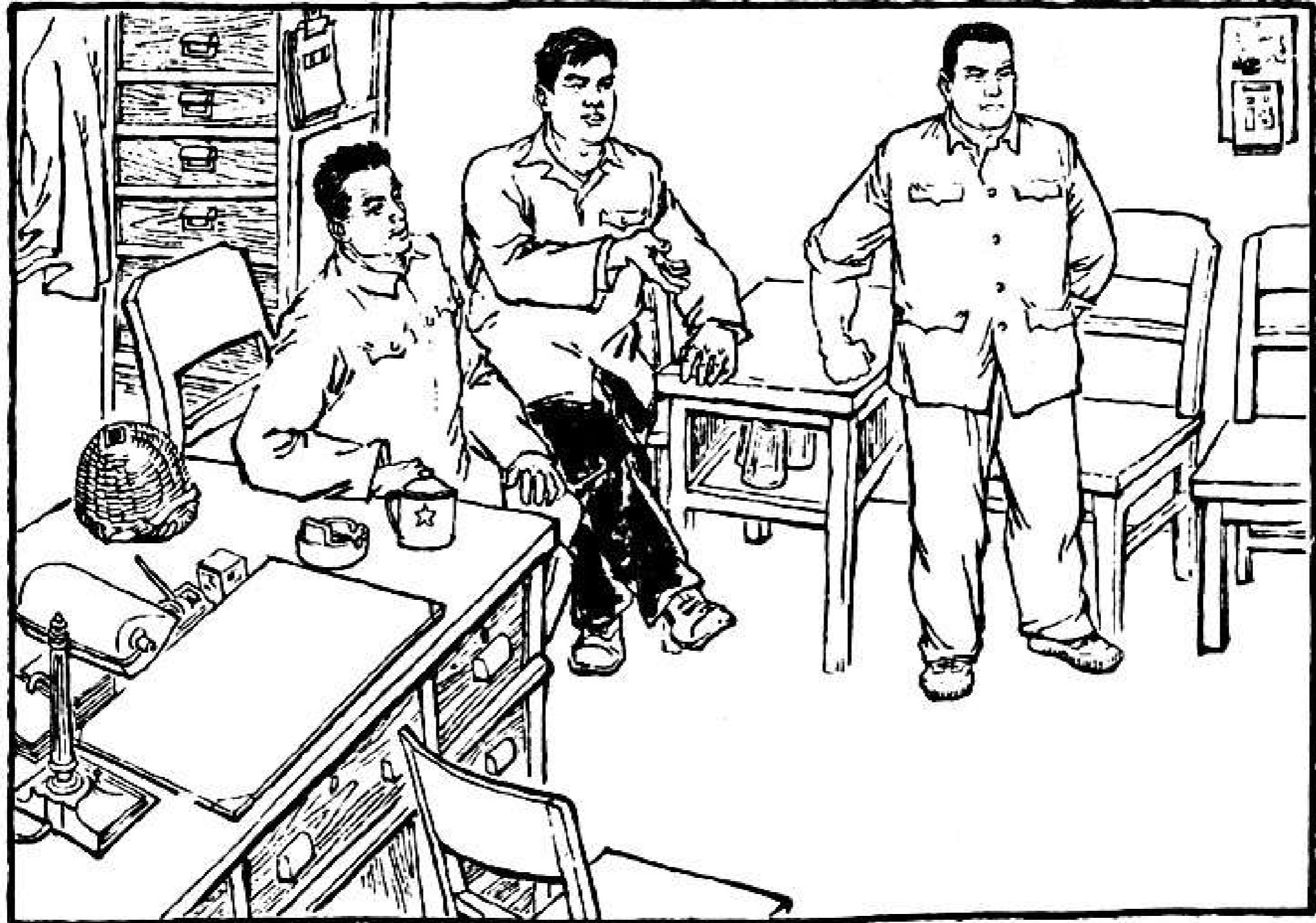
(62) 高永海来到资料室一查，底图上明明写着锰钢（即合金钢），分明是徐鹏搞了假图发到班组。金工车间的师傅事先没有参加设计讨论，不知道铁扁担使用什么钢材，徐鹏就钻的这个空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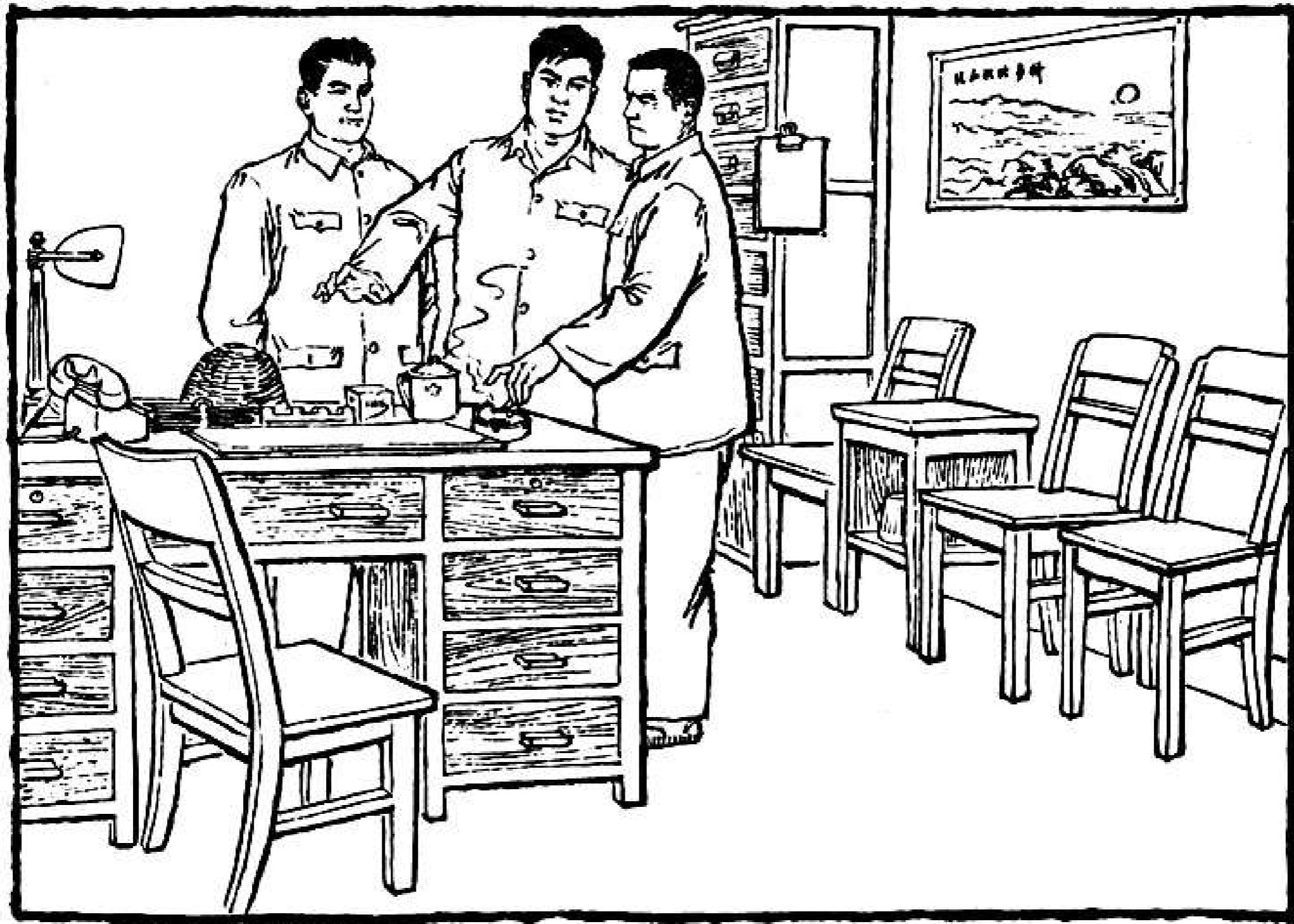
(63) 管理员告诉高永海说：凡是行车改装图纸都是徐鹏自己来印的，前后印过两次，后一次是来增印两张材料图，说是印的不够。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使高永海联想到徐鹏的一系列问题，就向党委办公室跑去。



(64) 高永海正在向党委书记老李汇报，恰好刘大明推门进来，听高永海一说，两眼直瞪瞪，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刘大明说，徐鹏晒印的图纸都审阅过，材料图上明明写的是合金钢，怎么会变成碳素钢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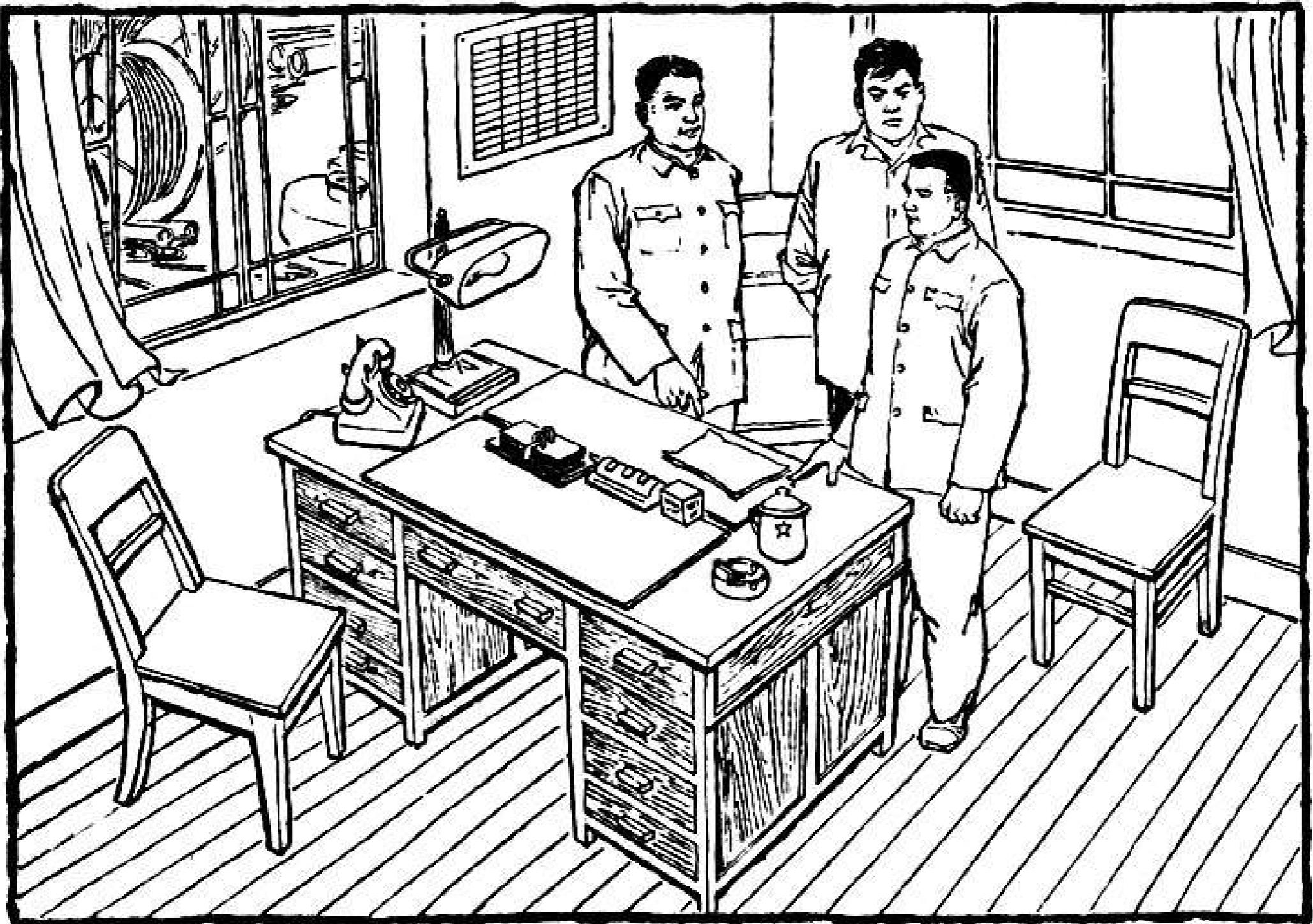
( 65 ) 高永海分析：徐鹏一定搞了两套材料图，一张是真的，一张是假的。那张真的，审查过晒印出来后就收起来了，把假的发下去，待施工结束就毁掉，既达到了破坏目的，又可嫁祸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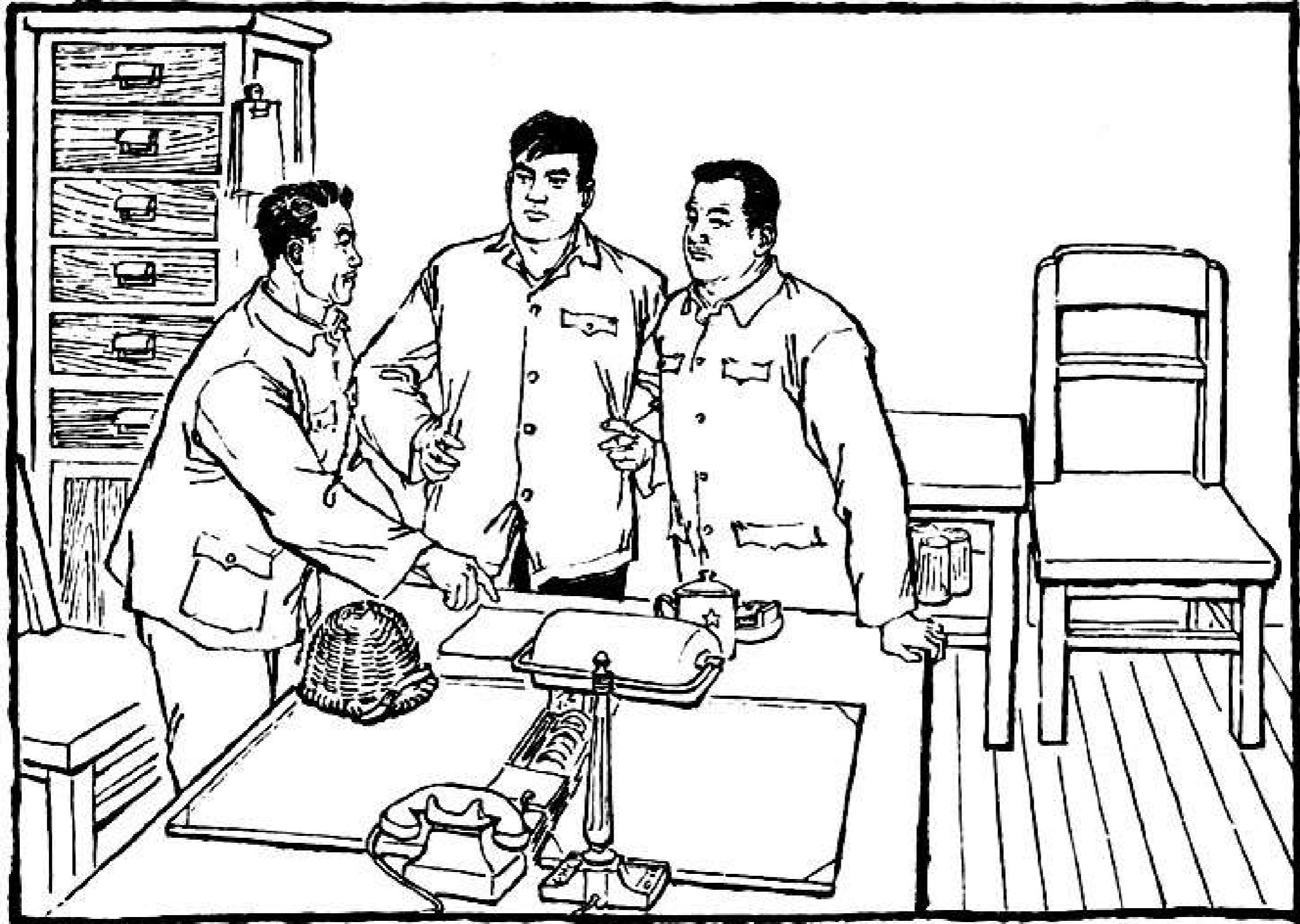
(66) 刘大明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他知道钢材一改，表面是看不出来的，起吊电机时，行车就要从上面甩下来，砸毁电机压死人，后果不堪设想。他气得两眼喷火：“看来，徐鹏这个家伙是一条毒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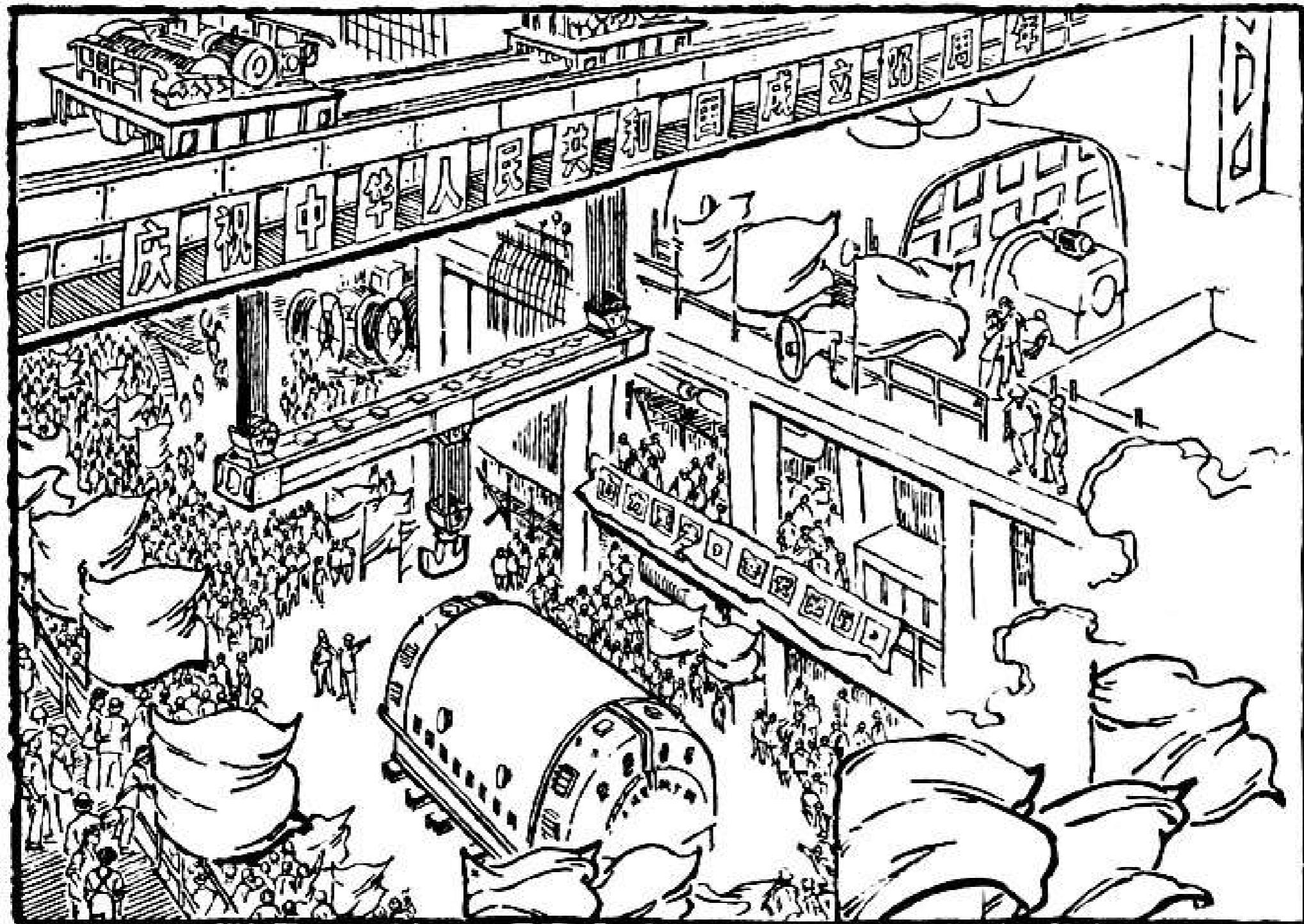
(67) 老李这时拿出一份材料说，最近公安部门逮捕了一个外号叫“青龙”的反革命分子，据初步交代与徐鹏关系密切，要我们注意徐鹏的动向。刘大明被这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现实怔住了。



( 68 ) 老李对刘大明这样的干部是十分了解的，他不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在事实面前才使他清醒些。老李鼓励他说：“徐鹏逃不了的！毒蛇既然要出洞，就干脆把它引出来！”



(69) 老李、高永海、刘大明当场研究了一个将计就计，引蛇出洞，然后歼之的战斗方案。接着，便分头出去部署。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即将开始了。……



(70) 国庆节那天，工地上阳光灿烂，红旗招展。高大的主厂房里人山人海，热闹非凡，人们都想来看看起重工人用六十吨行车吊装一百吨发电机的雄伟场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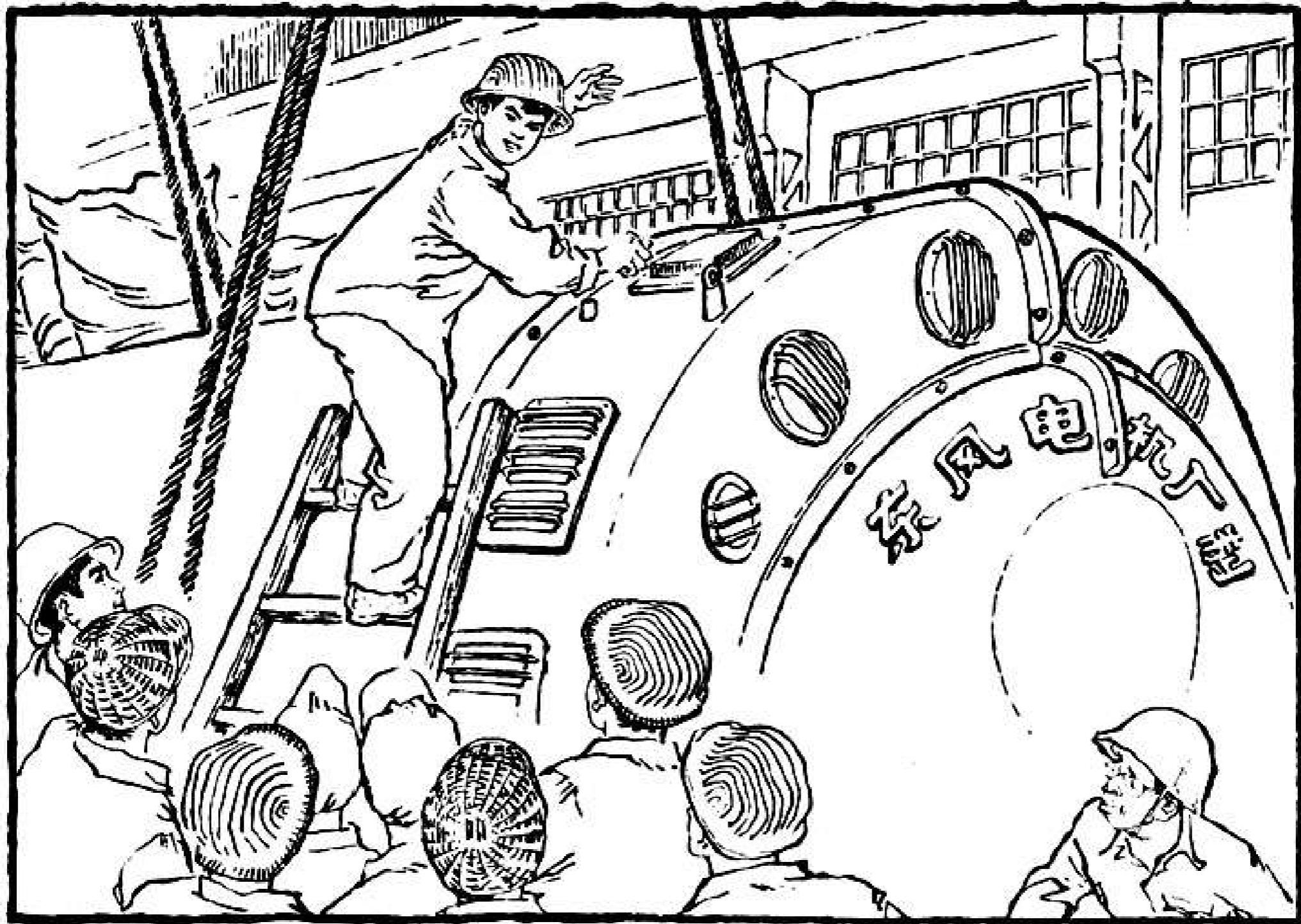
( 71 ) 高永海结束接待工作就赶回工地。今天一早，他身穿一套整洁的工作服来到现场，要指挥一场特殊的战斗，显得格外精神抖擞。一会，徐鹏口叼香烟也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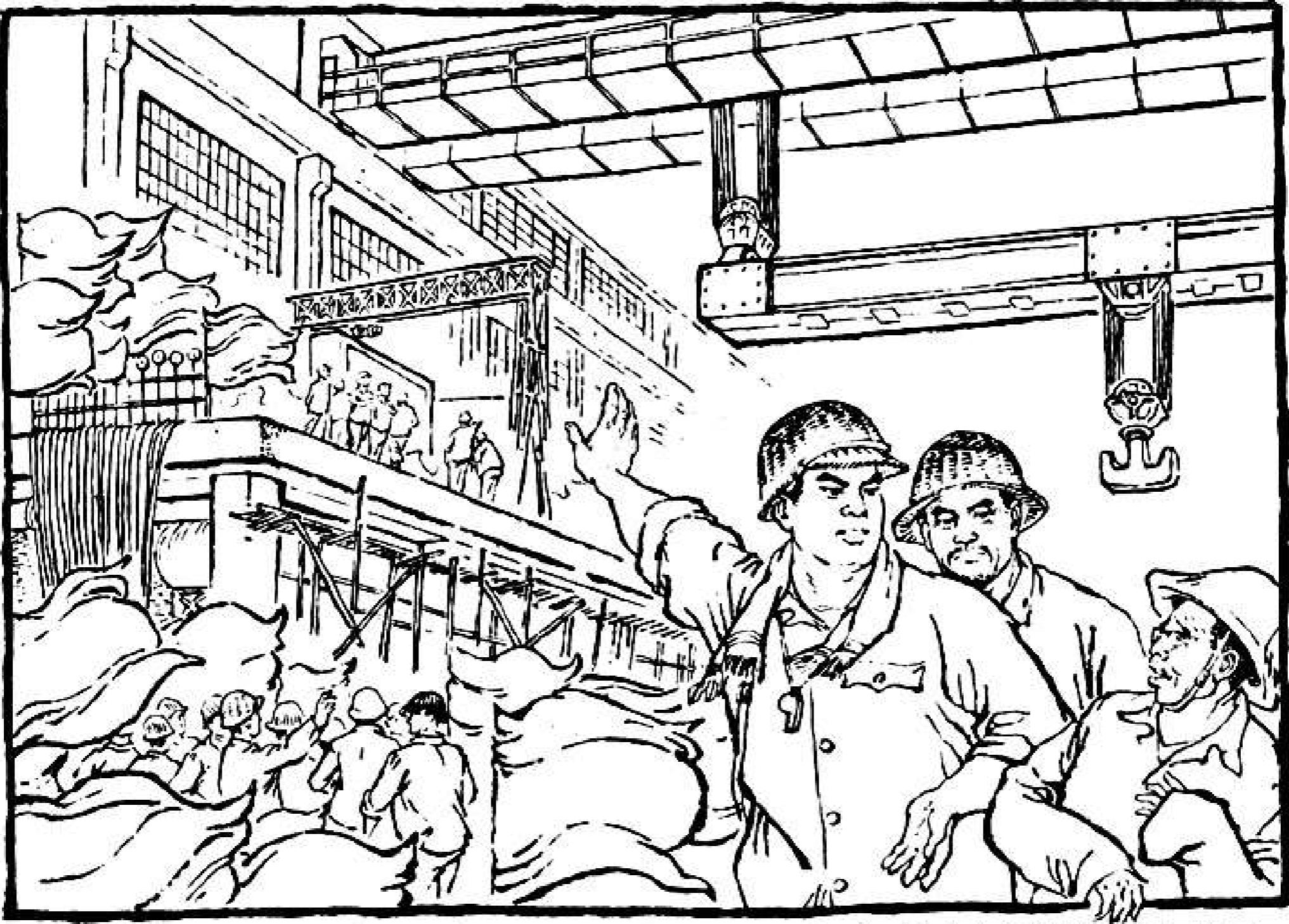
( 72 ) 高永海见他那神气活现的样子，便主动迎上去：“喔唷，徐鹏今天可精神啦！看，还换了副金边眼镜。”徐鹏咧开两片厚嘴唇，皮笑肉不笑地说：“大喜的日子嘛！谁不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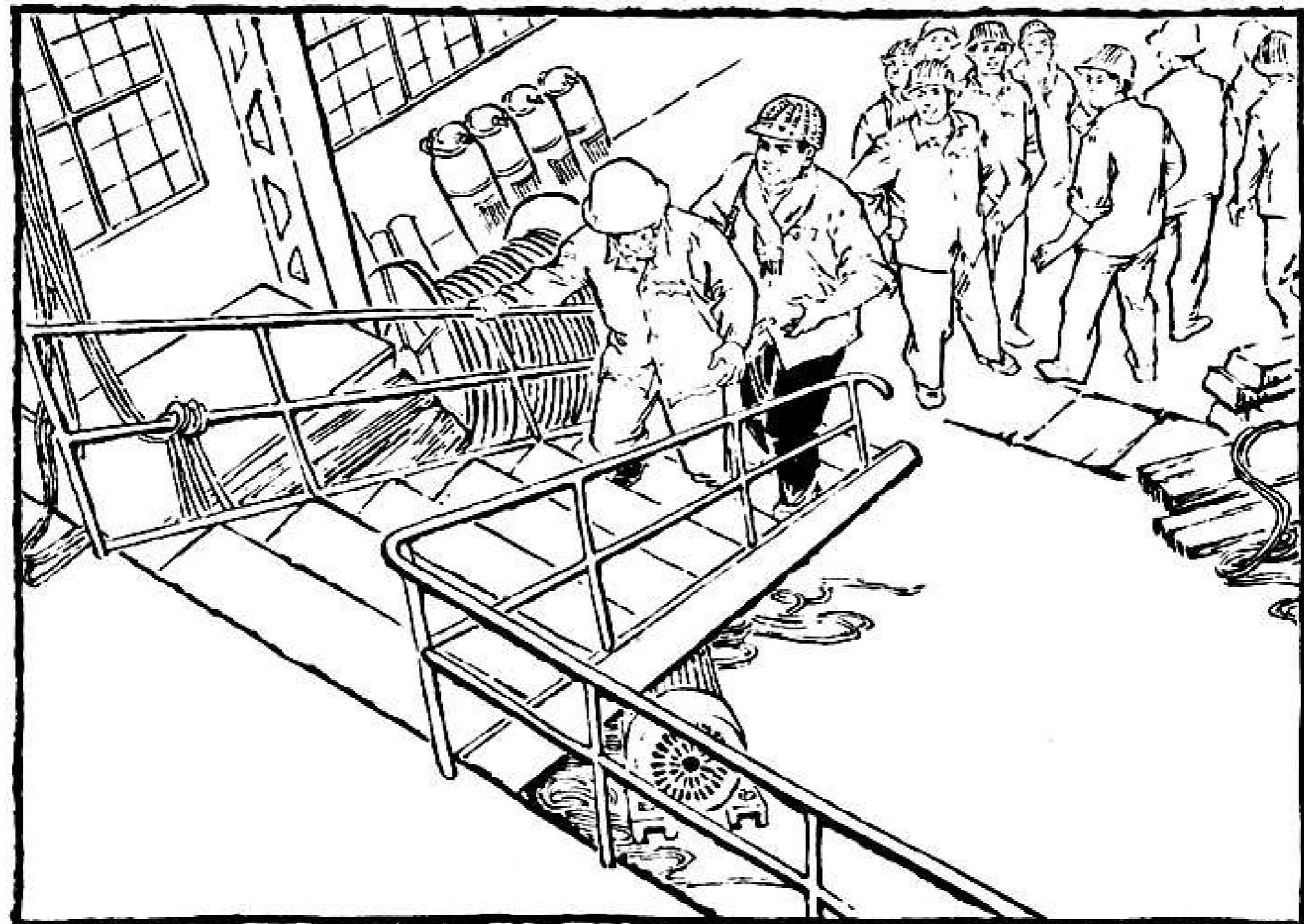
(73) 高永海又说：“徐鹏，今天这个大喜日子，我们都盼了好久了哇！”说着，爽朗地大笑起来。徐鹏一点笑不出来，心里在诅咒：还笑呢！等会儿从天上甩下来，你哭都来不及哩！



( 74 ) 忽然，徐鹏看见张启刚精神焕发地忙碌着，心里恨啊：“你这个小家伙，我放了几把火都没把你烧起来，好吧，我今天叫你跟着高永海见阎王爷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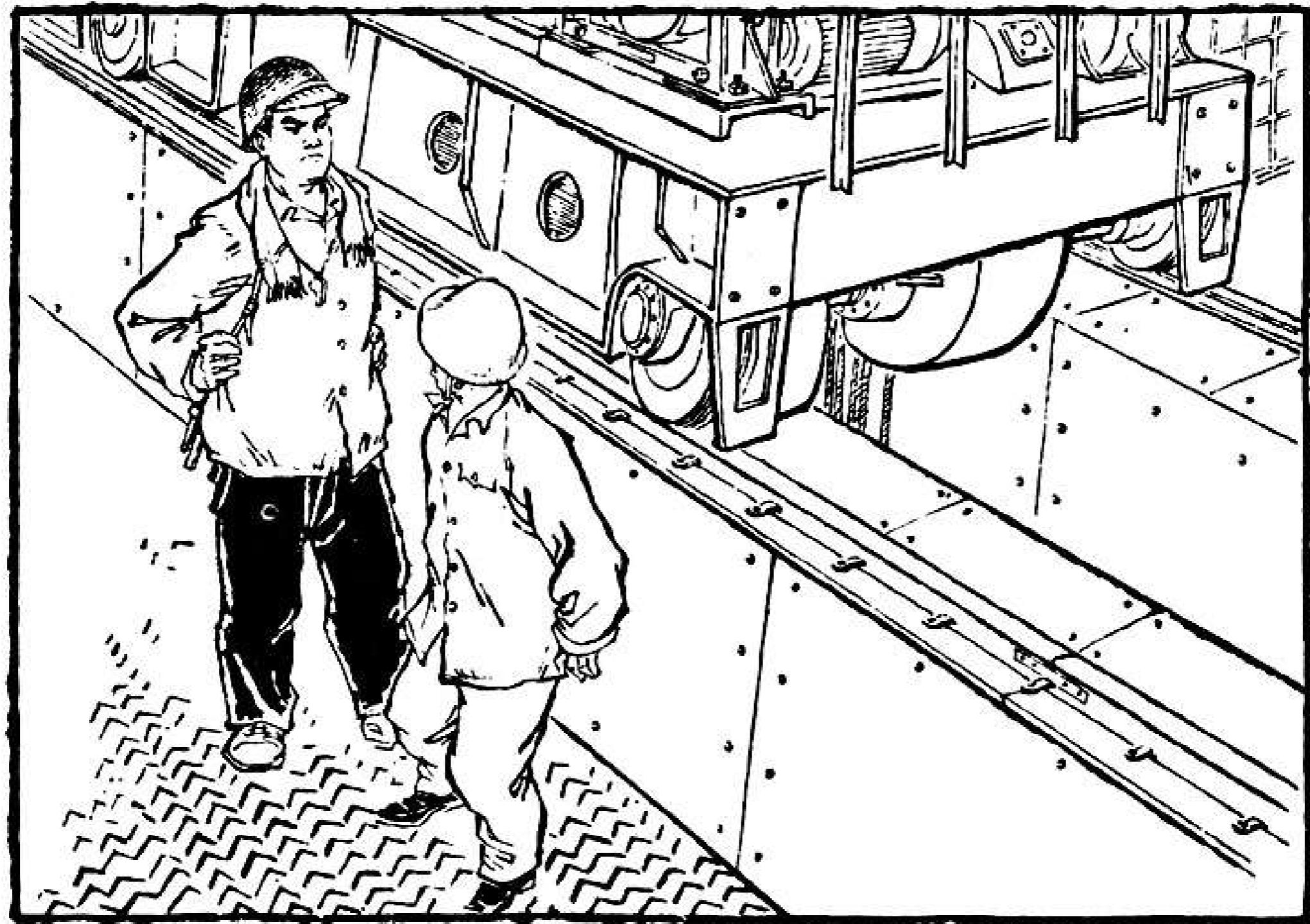
(75) 九点正，高永海按计划把指挥旗交给杨师傅，背了只仪器对徐鹏说：“党委决定，我们两人上行车测量起吊时大梁的沉降情况，上吧！”徐鹏头脑里“轰”的一声，瞪大了两只三角眼，半晌说不出话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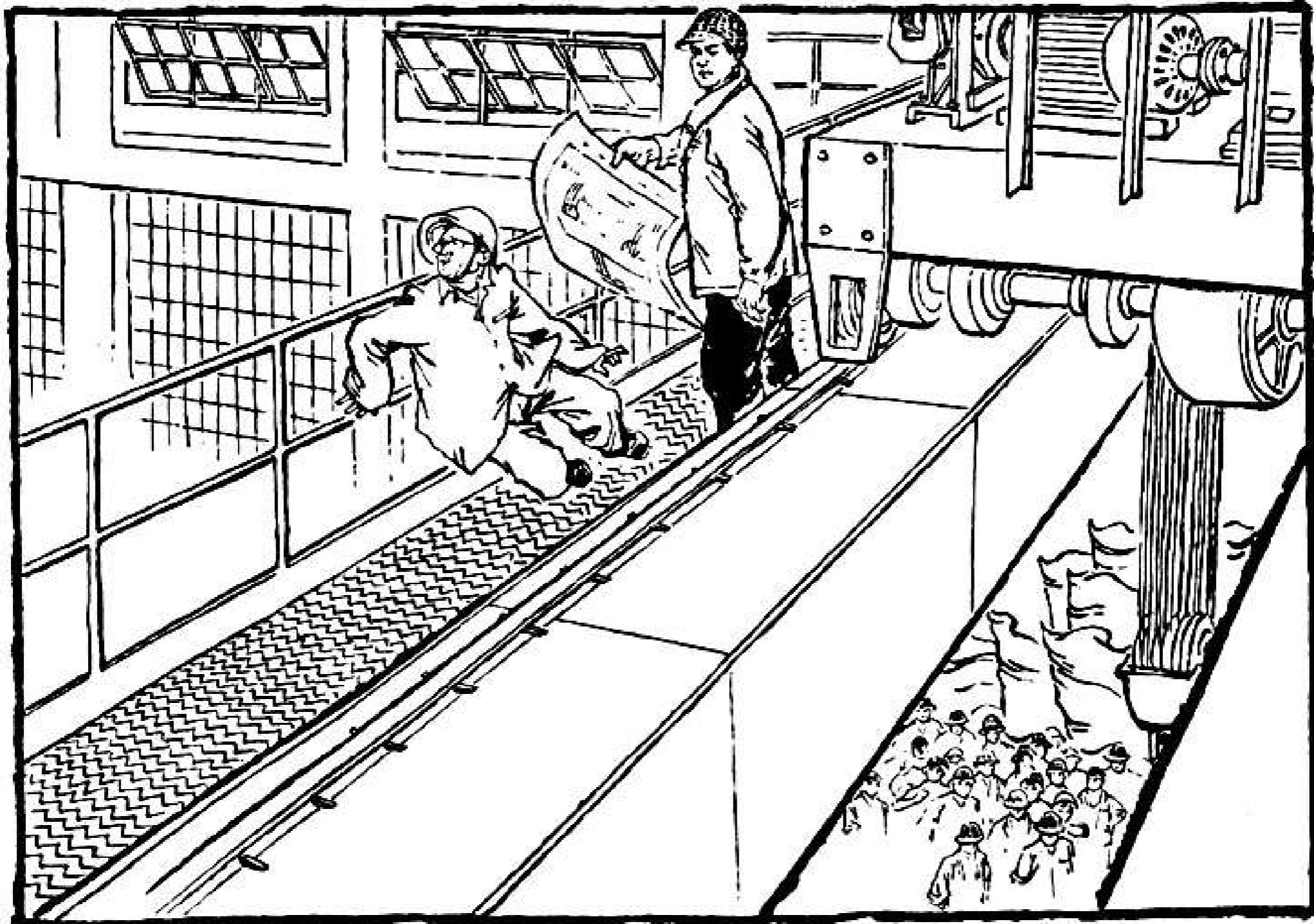
( 76 ) 高永海见他那副熊相，在后面催他：“快上啊！徐鹏，现在是发挥作用的时刻啦，到上面可以掌握第一性材料。”徐鹏只得硬着头皮上去，两条腿象筛糠似的嗦嗦发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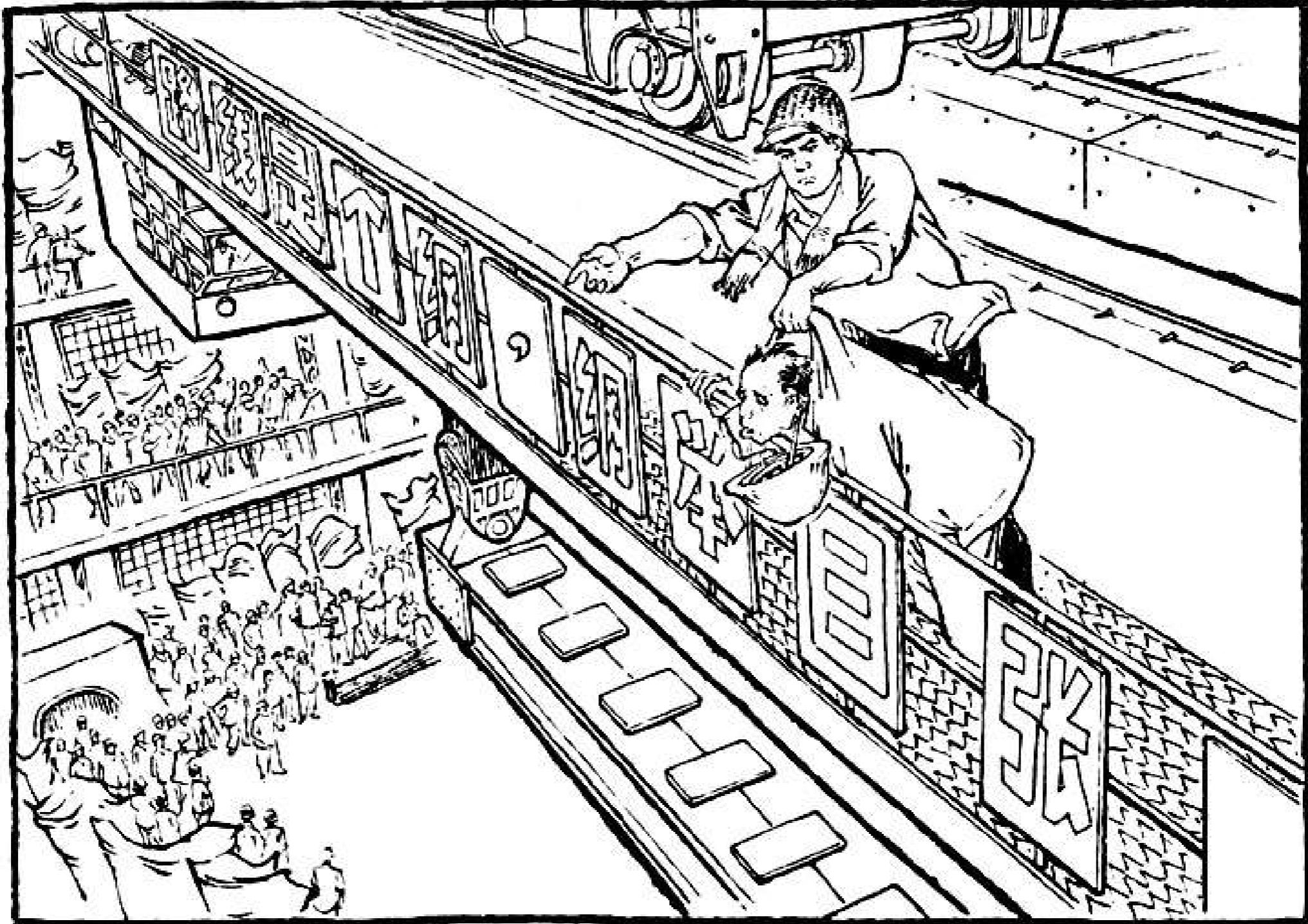
(77) 高永海站在高处，指着闪闪发光的电机和斗志昂扬的人群说：“徐鹏你看，这就是我们发光的年代！一切妖魔鬼怪，无论如何乔装打扮，都休想瞒过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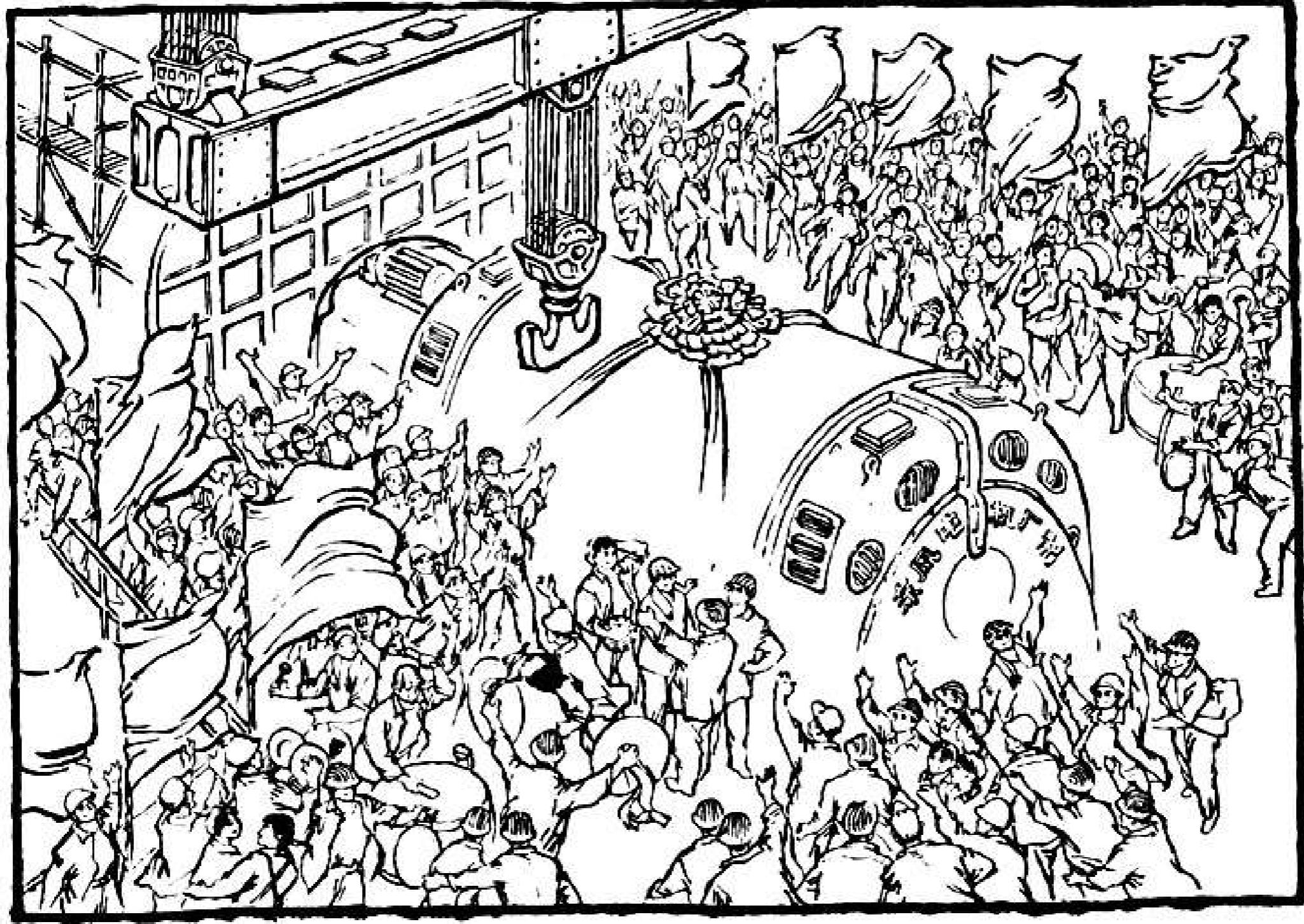
(78) 就在这时，“嘿！——”地面传来一声哨音，起吊开始了，起重机发出隆隆巨响，仿佛敲响徐鹏的丧钟。他想溜，可高永海那逼人的目光如利剑一般射向他，使他不敢挪动一步。



(79) 徐鹏面如土色，黄汗直流，只觉一切都完了，铁扁担断了，行车向下弯了，弯了……高永海把徐鹏的假材料图向他一扬说：“这就是你妄想破坏的罪证！”“啊！”徐鹏失魂落魄的一声怪叫，一下子吓瘫在行车上。



(80) 高永海伸出铁钳般的大手，抓起呆若木鸡的徐鹏大声说：“徐鹏，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们的铁扁担是折不断、扭不弯的合金钢。无产阶级江山你们休想动一根毫毛，发光的年代定把你们照得原形毕露！”



(81) 百吨电机凌空腾起,胜利就位,高大的厂房里锣鼓喧天,掌声雷动,一派生气勃勃的欢乐景象。



(82) 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中，电站建设胜利地完工了，斗争中工人新干部高永海茁壮成长，老干部也更加焕发出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祖国到处都在胜利地前进！

# 搏斗

编文 郁俊英 沈金

绘画 华东电业管理局  
《搏斗》创作组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五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市印刷十厂

开本 857×1048 1/64 印张 1 1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500,000

统一书号：8171·1123

定价：0.09元

我帮找网

wobangzhao.com

视频教程·亲测神器·打包素材·高薪技术